

黑籍冤魂

彭养鸥 著

《黑籍冤魂》三编二十四回，章回体，谴责小说，彭养鸥著。据结尾处“时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事也”一语，可推知其成书当于此年或后此不久。1909年2月改良小说社出版“说部丛书”本，卷端题“醒世小说黑籍冤魂”。小说集中笔墨描写鸦片侵入中国及泛滥成灾的情况，以一个吴氏家族世代受害于“黑籍”即鸦片的情形表现烟毒侵害之深之广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本书主题集中鲜明，构思巧妙。以吴廉一家五代人被鸦片所害为主要线索，以道光初年写到光绪后期，由鸦片初入国门写到其泛滥成灾，时间跨度为半个多世纪，有厚重的历史感。从横截面来看，小说涉及的生活层面极为宽泛，京官州吏，市井游民，士农工商，僧道师生，警察医生，每一类人中均有吸食鸦片者。成人有瘾，婴儿亦有瘾。人类吸烟，老鼠也受熏染。阳间有吸烟之人，阴间亦有吸烟之鬼。可见烟毒无所不在，深入骨髓。针砭时弊入木三分，有撼人心魄之力量。书中之人物塑造亦较为成功，如吴念萱、吴良、吴仲勋、吴良之女等人物都有一定的典型性。有些情节颇引人入胜，如第二十二回中姨太太房中设铃而引发风波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，末尾一回的人鬼对话则令人不寒而栗，发人深思，都会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。作者亦颇富文才，许多描写生动细致，栩栩如生。其中借师爷乔岳之口所述的《烟室铭》、《烟鬼谣》，王讼师所编的形容烟鬼的《山歌》等，都是讽刺吸烟之人绝妙的韵文。总之，在晚清同类题材作品中，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，本书均属上乘之作，影响也最大，当时便被改编成戏曲，广泛流传，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。

目 录

初 编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烟霞成癖举国若狂 | 谈吐生风庶人好议 |
| 第 二 回 | 花样翻新芙蓉流毒 | 心思斗巧斑竹生春 |
| 第 三 回 | 得意自鸣谈锋犀利 | 冒险进取妙策环生 |
| 第 四 回 | 登垄断奸商获厚利 | 申禁令钦使定严刑 |
| 第 五 回 | 拿班做势县役使威 | 带锁披枷烟奴受苦 |
| 第 六 回 | 立法森严力能排外 | 挟资运动财可通神 |
| 第 七 回 | 受皇封官衙偏冷落 | 烧案卷宦海起风波 |
| 第 八 回 | 商计策钱师爷卖俏 | 办妆奁女公子于归 |
| 第 九 回 | 隔牖窥妆私语切切 | 深宵祛篋妙手空空 |
| 第 十 回 | 典赃物偷儿露踪迹 | 探贼巢里老话行藏 |

二 编

- 第十 一回 吞赃物马快放刁 中烟毒童駮毕命
 第十 二回 开药方庸医杀人 礼忤事穷僧显丑
 第十 三回 触疔气鼠瘟流毒 比匪人狴狱遭刑
 第十 四回 千里投亲一枝可托 三生有约两小成婚
 第十 五回 学浪游奴仆入花柳 选吉日星士误阴阳
 第十 六回 创基业纱厂开工 值飞灾轮机殒命
 第十 七回 经商客烟寮述往事 收生婆闺阁话闲情
 三 编
 第十 八回 望添丁偏歌弄瓦 赋悼亡哀志鼓盆
 第十 九回 访亲耗客舍谈心 乏川资穷途落魄
 第二 十回 得钱过瘾乞丐穷凶 指东话西店商受辱
 第二十一回 营金屋刺史启华筵 弄笔头幕宾失馆地
 第二十二回 动疑心深宵窥秘戏 寻短见吃醋闹官衙
 第二十三回 奉差遣捕盗扰村坊 愁参劾入都思运动
 第二十四回 滞魄幽魂现形惊异类 危言谏论改过望同胞
 初 编

第 一 回 烟霞成癖举国若狂 谈吐生风庶人好议

且说中国自鸦片进口，流传内地，百余年来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士农工商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都喜欢呼两口鸦片烟。因为这鸦片烟有一种功效，异常灵验，人若作事过劳，精神疲倦，吃了两口烟，顿时精神朗畅，骨节通灵。又如风寒小疾，头痛身热，吃了几口烟，自然神清气爽，百病消除，所以叫做洋药。这不过因其功效神速，所以拿来备个医药之用。

不料世人嗜好日深，朝呼暮吸，竟把他当个正项事件，与三餐茶饭一般，吃得高兴，遂起他个美名，叫做“芙蓉膏”，又叫做“福寿膏”。这一般吃烟的人：有因病而吃的；有闲着无事，藉鸦片消遣光阴的；有的三朋四友，结党成群，欢喜到烟馆里去走走，烟铺上躺躺，不知不觉吃上的；又有那青年子弟，公子王孙，问柳寻花，朝欢暮乐，因而在花柳场中弄上的。当初吃的人犹少，后来越弄越多，一门之内，主人吃了烟，怎禁得下人们效尤；一家之中，尊长吃了烟，也难怪子侄辈学样。纵然有许多人家规矩极好，管教子弟也十分严紧，无奈风气所趋，大家以吃烟为时髦，不吃烟为迂拙，所以那班子弟，只要瞒着父母，背地里开灯私吃。等到吃上了瘾，无可挽回，父母也只好装聋作哑，不能十二分当真管束了。

但这鸦片的功效，却也稀奇，只有不吃烟的人，偶然呼上一口，才有些灵验；若是吃上了瘾，那就无用了。大凡吃烟的人，莫说吃了烟精神便能振作

，疾病可以消除，其实一些无用了，反多一个累赘，添几分烦恼罢了。

这鸦片又能消烁元神，灰颓志气。你看那班做官的人，因为吃了烟，都是吏治废弛，玩视民瘼；那班读书的人，因为吃了烟，都是壮志全消，不图上进；那班做生意的人，吃了烟，都是废事失业，不管商务堕落；那班做工业的人，吃了烟，都是懒惰成性，不知工艺改良；还有那种田的人，吃了烟，更都是灌溉不勤，耕耘不力，田园则日就荒芜，饥寒则不免交迫。在富贵的人家吃了烟，弄得来七颠八倒，门户萧条；在贫贱的人家吃了烟，弄得来少米无柴，抛妻弃子。烟瘾越吃越大，烟毒越受越深。一个人被鸦片束缚住了，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，铜浇铁铸的罗汉，只要烟瘾一发，顿时骨软筋酥，连一些气力都没有。所以吃烟的，一个个扛肩缩腮，面黄肌瘦，三分不像个人，七分倒像个鬼。把锦绣似的山河，都被这烟气薰得个天昏地黑，日暗无光，简直变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！

国家见了这种光景，想起这鸦片烟的毒害，不得不把他来禁了，于是出了一道上谕，着各省督抚，通飭各地，实力禁烟，限定十年以内，一律扫除这个烟毒。这真是个绝好政策，要算自强的紧要关头。只有这许多烟鬼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心惊胆落，一个个着急起来，三五成群的聚在烟馆里面，议论纷纷。

有的说：“朝廷何故禁烟？像我们一事不管，与世无争，也算得个安分良民，要人人能像我们这样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国家自己不能振兴，倒来把吃鸦片人晦气。”

有的说：“总是那班新党闹什么新政，拿这禁烟来做大题目，闹个不了，其实，他们自己亦何尝不喜欢呼呼？不过不曾上瘾罢了。要是那班新党，肚肠里面没有一些烟积，我就佩服他。”

有的说：“中国人办事，总是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，怕他什么？如今虽然闹得兴高采烈，日后也就冰炭消融，渐渐的松懈了。你看这禁烟单禁烟馆，又要加收膏捐，这不过收拾几个贫穷的烟鬼罢了。那富贵的人家，依旧的吞云吐雾，一些也不要着急，打听禁鸦片烟，烟要贵了，遂整箱的土买了回去藏起来，慢慢的吃，吃不掉，还要传子传孙咧。并且现在那班做官员的，哪个不吃烟？哪个不是大瘾头？官做得越大，烟吃得越多。若要禁烟，除非先禁绝了官场，然后再禁民间，这才有效。要是颠颠预预的禁，总是官禁私不禁的，莫说十年，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禁绝咧！”

旁边有位老人，平心下气的说道：“这烟呢，吃了也受累，禁是禁了的好，但是也要替吃烟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不能十分苛刻。第一要把期限延长，烟馆闭了，不吃的不准吃，既吃的不必戒，烟膏不必捐，烟价不许涨，让吃烟的人，优游卒岁，哪个是寿长八百的人，总要死的。待等数十年后，吃烟的

死亡殆尽，自然烟毒消除，这不是个拔本塞源的法子，却教吃烟的人感激。如今限期只有十年，要是人十年不死，便把他如何处置？难道吃烟的到了十年之后，就一个个是该死的了？也看得烟鬼的性命太不值钱！这种办法，岂不诧异？像我这样年纪，本也活得厌烦，死也不为短命，待到十年限满，早已黄土逍遥，禁烟的法律虽严，也禁不到阴司来。只可惜你们这班少年，到那时便遭殃了。”

那班少年听了老人这话，说道：“我们年纪轻，精力强，到底烟瘾不深，要是真个禁烟，我们也就戒了。像你老人家这样清健，十年二十年尽管的活，然而年纪大，烟瘾深，戒是不能，吃又不得，那才是受罪咧！”老人听了这话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们戒！”

一班少年受了老人一句话的刺戟，果然一个想着要戒烟，有的去买梅花参片，有的去买一粒金丹，有的买亚支奶，有的买克烟药水，有的买林文忠公戒烟丸，戒烟药品，闹得落乱三千，倒便宜那许多卖戒烟药品的做好生意。但是吃烟人的脾气，总是得过且过，那一个是真心肯戒？能不多吃也就是了。这“戒烟”二字，只做口头禅，骗骗自己罢了。俗语所谓“不到乌江心不死”，正道着了他们毛病。

虽然戒烟的人一步懒一步，这禁烟的令却一日紧一日，倒不像是个纸糊老虎。你看各省的禁烟事务，办得何等热闹，各处禁烟的局所，查得何等严密，怕是十年之内，真个要把这许多烟鬼扫荡得干干净净。目今要算是烟鬼的尽头日子，十年之后，烟鬼一个个烟消火灭，赤县神州，不再见有烟鬼踪迹，这岂不是我中国前途之幸福么？

然而做书的人，却偏替这些烟鬼留个影子在世，以为后人炯戒。今日正清闲无事，待我慢慢的替烟鬼来写几个小照，留赠大家作个纪念品。要知烟鬼小照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花样翻新芙蓉流毒 心思斗巧斑竹生春

却说这鸦片烟流入中国，在乾隆时代，英吉利灭东印度，据孟加刺，渐肆其蚕食鲸吞手段，兼并那东、中、南三印度之地。

这东南两印度，皆鸦片出产之所，孟加刺产的叫公班，孟买产的叫白皮，公班就是大土，白皮就是小土。英人灭印度，以这鸦片为药材之产，每年征收其税。后来流行中国，吸食渐多，销数日畅，印度人遂争以种鸦片为生涯，名曰毕波。英人收这烟税，逐年增加，骤增至一千数百万镑，英人把这项烟税尽充军费，养兵二十万，这就可以晓得鸦片销数之广了。

看官们可知这洋药初入中国，不过视为药材之一种，其后怎的会吃？怎的会造这吃烟的器具？怎的吃烟总须困着？吃鸦片的方法，哪个是发明始祖？吃

鸦片的人儿，哪个是烟鬼第一？这虽是当今七八十岁个老烟鬼，恐也不能知晓。

在下倒略知梗概：这吃烟方法，不是由英人传授，也不是由印度人教导，盖英人印度人会贩会种，都不会吃，且亦不许吃，这吃烟法子，实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。但发明这种法子，却也非易，简直与科学一般，其中也有新知识，新理想；而且父作子述，经过了几重阶级，方才发明得完全，能离那吃水烟吃旱烟的法子，独立成一种吃鸦片科学。故在烟鬼一面说来，应该当他一种学问似的研究。无奈这些烟鬼，多是数典而忘其祖，列位不厌絮烦，待在下来大略叙述一番。

当初有个广东人，姓吴，名廉，号荣泉，乃广州府香山县人氏，家中颇有积蓄，平生不事生产。一日，闻听外国新到一种洋药，名鸦片烟，能消除疾病，强健精神，遂去买只大土回来，放在家中，自己方便，做个备用药品。清闲无事，常常拿来玩弄。

一日，忽然异想天开，说道：“中国向来吃水烟吃旱烟，没有什么鸦片烟。这鸦片既然叫烟，自然也是好吃。”遂拿这只土来，撕下几张土皮，用剪刀剪碎，装在旱烟筒里，吃了两筒，果然觉得精神酣畅，兴致淋漓；再吃上几筒，渐觉头晕目眩起来，睡在床上，昏昏沉沉，身子好像腾云驾雾一般。

醒了过来，知道这烟性利害，多吃便要醉倒。又想起一个法子，拿他来装在水烟筒里吃，这烟在水里通过，自然觉着性子和平得多。但这一个土皮，不上两月，早已吃完。

荣泉拿着这土肉没有法子，又想道：鸦片本是洋药，中国的药有的研做末，有的搓成丸，有的煎成膏子。这鸦片是个黏性，研做末是不能，搓做丸药也不便，不如竟把他煎成膏子罢。想定主意，便把他来煎膏，煎成的膏子，放在一只磁器缸内，安置自己房内，思量过几日等药性服一服，把来当寻常的膏子吃。

但连日觉着身子不快，抽筋缩脉的难过，睡在床上，教家人去调些膏子来吃。家人以为膏子多是补剂，这鸦片又能医病，多吃些自然功效来得神速，遂不知好歹的一掠，掠了半碗，拿来用开水冲了，递过来给他吃。荣泉等他凉一凉，就咕嘟咕嘟吃了下去。

你道这荣泉是果真生病么？其实他是烟瘾要发，你想他吃了两月土皮，怎会没瘾？几日不吃，自然烟瘾要发。荣泉不知其故，以为生病，拿这烟膏来当作良药，思量试一试灵验与否？恰巧这烟膏是对症对药，可惜吃得太多了，初时尚可，后来渐渐发燥，荣泉以为不胜烟力，又要醉了，一霎时，不觉绞肠刮积腹痛起来，喊叫连连，额汗如雨。

家人们聚在他房内，连忙替他按摩，渐渐的看他面色发青，眼眶发陷，四肢发冷，身体发痉。家人看了，吓得叫苦连天，他的儿子吴念萱，号叫慕慈，见他父亲如此，忙叫家人去请医生，谁知已来不及，这吴荣泉已是“无声无臭，上天之载”，可怜不到半日竟死了。

这是我们中国误吞生烟的第一个鸦片鬼！

他的儿子见父亲一死，自然衣衾棺椁拿来盛殓了，七终丧葬，寻几个僧道，替他父亲做些功德，追荐亡魂，早升天界。亲友们见吴荣泉死于非命，一家哭哭啼啼，都走来劝解。

有的说：“荣泉老伯年过花甲，也算福寿全归，只可怜误吞洋药而死，也是他命数当然。”

有的说：“鸦片出在印度，印度古称天竺，乃佛祖发祥之地，这鸦片或者我佛慈悲，是普渡众生的仙丹妙药，荣泉老伯吃了这烟，想是往西天佛国去了，也未可知。”大众听了这话，都附和道：“不差，令尊一定是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，慕慈兄不必过于哀毁。”慕慈谢了众人。

众宾散后，家人要把一缸烟来扔掉，慕慈不舍得，呆呆的看着缸烟，想道：“这个一定可吃，惜乎不得其法。我想这鸦片既名为烟，自然只好吸其烟，怎么好把这物质都吃下去？我父亲当时是误了。想他初时装在旱烟筒水烟筒上吃了，都不妨事，后来吃了烟膏，他就丧命，这不是个证据么？但是吃鸦片之法，从古不传，我不能把这一缸烟丢了，总要推敲出一个法子来才好。”

一日，捧着支水烟筒在地下踱来踱去，无意中用吃皮丝烟筒杆子去掏一滴烟，向灯火上一泡，顿时泡发，时青烟直冒，顺手向指头上一卷，就卷成个烟泡，装在水烟筒上，想要呼，再也呼不动，知道这烟实窒不透空气，必得拗个孔，方能呼吸。又因这烟泡坚硬，遂把杆子烧热了拗起个洞来，吸是好吸了，但烟泡焯着，就滴下水烟筒里去。因这水烟筒头是嵌着个古老泉，有五个孔，鸦片泡开，是个流质，所以要滴进去。

慕慈知道水烟筒不能吃，就换支旱烟筒来，如法试验，果然极灵。吃下两筒去，觉着四肢畅适，五体酥松，真有无限快乐。但这鸦片烟滋膏重，且有烟灰，容易把烟杆塞满，慕慈又不知费了几许心思，想着把烟杆改良，换根粗壮的广竹，做成一支鸦片烟枪，装上一个烟斗。

这烟斗发明，也绞了他好多脑汁，起初要想照旱烟筒样式装个烟筒头，但装一个头要配上这支竹枪，至少酒杯口大小，那一筒烟可装一两多，不是四金刚，怎的一口气会吸得了？后来被他想透了，仿个斗式造起一个烟斗来，斗内是空的，可以容得烟灰；斗门是平而凸的，烟泡大小，可以随心所欲。鸦片有黏力，不像水旱烟是要有孔，方才好装。斗脚用个节口，卸下来可以出灰。节

口包在枪杆上，下面托着托底，随便可以做些装饰。枪嘴用象牙镶着，非但是美观，并且收束住烟气，一线而出，不至散漫无羁，如火通般直冲出来呛喉咙。

烟枪造好，又造盏烟灯，打几支钢丝烟杆，这都是从便利上想发出来。后又因坐着吃不便，就拿烟具来放在床上困着吃，却恐这烟具齜龇了被褥，遂想着了书房里面有个紫檀花梨木的都盛盘，拿来做个烟盘。都盛盘内排着文房四宝，用不着的搬去了，有那用得着的，像笔架可以搁得烟杆，墨床可以放得烟泡，墨盒可以盛得烟灰，水几可以插得时鲜花朵，有那细巧玲珑的玉器古董，也放上几件做玩具，和那烟灯、烟枪、烟匣、烟杆，一齐放在都盛盘内。顿时一个烟盘，收拾得齐齐整整，璀璨陆离。

慕慈看着不由的心花怒放，兴致非凡，躺下去开灯就吃。但不知直吃到几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得意自鸣谈锋犀利 冒险进取妙策环生

却说吴慕慈因为烟具造得精致，烟盘收拾得整齐，自己一团高兴，躺下去一连吃上十几筒，吃得精神抖擞，神采飞扬，便再吃几筒，谁知越吃越有兴头，真是一个无瘾大量，哪里会醉？原来这鸦片与吃酒一般，酒是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；这鸦片亦是一筒亦醉，一缸亦醉。慕慈趁着一时之兴，直吃到日落黄昏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吃，站起来捧着支水烟筒，在室中走来踱去，跑个不了。自己觉得神思健旺，脚步轻松，飘飘乎如羽化而登仙。

从此他与这鸦片相亲相近，结个不解之缘。忧来这鸦片可以消愁，乐来这鸦片更能助兴。终朝终日，一榻横陈；无晓无昏，一灯相伴。万事都抛脑后，只知吐雾吞云；百般不在心头，哪管天翻地覆？亲友都如隔世，诗书本底无缘。请从今日杜门，世缘都了；若问几时不吃，除死方休。试看他烟量无双，真不愧烟鬼第一！

这吴慕慈烟具造得这样精巧，烟瘾吃得如此荒唐，早已成个废物。但是他一个人癖好，不再传染别人，也就罢了。我同胞四万万人，也不多争他一个。无奈这吃鸦片法子传染开去，极易极速。不到一年，却已风行海内。你看前后数十年，偌大个中国，弄得来民穷财尽，国势浸衰，坐使黄种飘流，白人猖獗。欧风美雨，日夕惊惶，赤县神州，演出弱肉强吞之惨剧。

推原祸始，其酿成今日亚东之时局者，必以鸦片烟为下流之归；而罪魁祸首，多是吴慕慈一人造因布种。到如今烟鬼满天下，闻得国家要行禁烟的命令，都吓得魄荡魂飞；又闻得禁烟要用强硬的手段，更急得屎流屁滚。一个个怨的怨，恨的恨，咒的咒，骂的骂。怨则怨当初拿不定主意，恨则恨自己吃上这鸦片，咒则咒新党倡这种议论，骂则骂政府行这种新政。戒烟戒了的，已是周

身病痛；有那戒不了的，更只好束手待毙。愁魂怨气充塞两间，却没有一个人思量到这吴慕慈。

我以为一众烟鬼都宜怨他，恨他，咒他，骂他，统是他一人造孽！不是他造出这烟具，发明这吃鸦片，如今哪里会有烟鬼？国家也不要行这种政策，烟鬼也不要受这种惊惶。所以推论至于极端，这吴慕慈不但为国家之罪人，也应算烟鬼之公敌。孔子云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若按照这条公例，吴慕慈怎的会有好收场？诸君耐着心烦，听在下说。

这吴慕慈自那日为始，吃了鸦片，一连几个月不出大门。有他那一班要好的亲戚朋友，打听得他有了嗜好，相约到他家里来看他。大家见了面，到是一惊！见他扛着肩，歪着嘴，面色青滞，牙齿墨黑，一副憔悴形容，倒像生了三个月重病。

众人问道：“慕慈兄近来有何贵恙，为何这样狼狈？”他答道：“兄弟并没有什么病，只是多吃几筒鸦片烟。”众人道：“尊翁吃鸦片以致丧身，何故老兄又蹈覆辙？”

他道：“家严为因不得个吃法，所以误中其毒；兄弟近来发明了吃法，吃了烟着实有益。”众人不信，慕慈叫下人取烟盘出来，放在书房中榻上，众人一看见都盛盘内排列得光怪陆离，却是莫明其妙。慕慈一一指示他们道：“这叫烟枪，烟枪上装的是烟斗，这是烟灯，那是烟扞，都是吃鸦片的要紧条件，为必不可少之物。其余这许多烟盘、烟盒、灰缸，虽亦需要品，但暂时缺乏，却也无妨。至如那扞架等装饰品，可以随意布置，更是无关紧要。”

一面说着，自己躺下去先吃了几筒，然后开上一筒，请那许多朋友尝尝滋味。大家应酬香了几筒，果然都赞道：“好鸦片！吃了下去腹中撑动，觉着肢骸筋络舒畅异常，不想这鸦片的功效，竟如此神奇！想古人服食还丹，其妙用当不过如此。此法若传了出去，怕的大家要吃。但这煎鸦片的法子，到要请教。”

慕慈听了众人要问他煎烟方法，他便像个说书的，要卖起关节来，说道：“这煎烟方法，我是煞费苦心，三番五次的试验，方才研究得精密。你们知道寻常煎膏，总要捞去药渣，这鸦片是个粘质，去渣却非容易。”

大家道：“你是用何妙法煎得这样好？可以告诉了我们。”慕慈道：“谈何容易，须要你们拜我为师，才肯传授心法。”内中人说道：“你也不必卖俏，一定是用纱绢等类，沥去渣滓，然后煎烟的。”

慕慈道：“你却很算聪明，但是尚隔一膜，这纱绢能沥得那样清楚么？其中却另有方法，凭你神仙也猜不着。”

众人听得发躁，再三请他指示，他道：“你们且等一回，让我吃足烟来

对你们说。” 众人没法，等他吃足了烟。他坐起来，眉开眼笑，口讲指画的说道：“这也不难，你们要是煎烟，先炒了土，用水浸着煮上几滚，然后拿他来沥。这沥烟的器具，须要造个竹器，不用纱绢来衬，却是用纸，纸须在火上熏过，多熏几张，纸上的毛尽熏掉，这烟从纸眼中渗下，自然一些没有渣滓，这叫作过笼。过笼有两个法子，有冷笼，有热笼，起先说的是热笼，用冷水过的，自然叫做冷笼了。沥出来的渣滓，是叫笼头灰，不用扔掉，存在那里，下次过笼也有用处。你们晓得，这鸦片吸进斗门去了，里面还有烟灰么？这烟灰力量，却更比鸦片利害。若掺入土中再煎，依旧煎得出烟膏，这是鸦片的特有性。但是再有一件紧要之物，叫做斗脚纱，是幔在斗脚上面的，却有两种用处：一种是烟枪不走气，一种是挡住烟灰不入枪管里去。这都是紧要事件，你们须要牢牢紧记。”

众人听他讲完，称赞了他一番，大家也就散了。各人回去学会了烧烟，置办了烟具，都吃上了烟，渐渐的流传到别处去，大家知道都当桩新鲜奇事，这个也要呼呼，那个也要尝尝，这鸦片就如潮水一般，到一处泛滥一处。鸦片一时盛行，这烟具自然也有人会造。起初犹是合作，后来销路渐畅，遂变了分工，造烟枪的不做烟斗，做烟斗的不卖烟灯，办副烟具倒要走了几月店铺。

要吃鸦片，这也全不在意。烟枪以广竹最为普通，讲究的有用蔗枪，烟斗以厦门为第一，寿州烟斗亦是有名。再有那人情斗、秋云斗，皆是普通用品。烟膏以广膏最为著名，广帮煎烟，有不传之秘；普通吃的多是苏膏。烟灯式样繁多，不胜枚举。列位但看这烟具争奇斗巧，就晓得当时吃烟的人多了。

乾隆末年，吃烟的人已占全数四分之一，广东尤为兴盛。其时有个总督，见这鸦片流毒无穷，遂奏闻朝廷，极言鸦片之害。嘉庆初年，申立严禁，裁去鸦片税额，不准私运入口，于是洋商之运土来到中国者，不敢公然售卖，皆于别样货物交易时，夹带私售，烟价腾贵，陡涨至于几倍，而吃烟者依然如故。道光初年，重申前禁，严办私贩。

这时吴慕慈年已衰老，烟量吃得不可收拾，平时也是个私贩，得了这个消息，怕是逃走不了，捉去当官，受不起责罚，遂将生烟尽吸个饱，瞑目长逝，也做了个鸦片鬼，与他父亲一样往西方乐土去了。

他个儿子吴恒澍，号叫春霖，将他父亲殡葬已毕，自己思量用些手段，冒险进取，发他一注洋财，可以成家立业。想了几时，居然被他想出个主意来，但不知他用什么手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登垄断奸商获厚利 申禁令钦使定严刑

却说吴春霖见当时吃鸦片的人日多一日，国家虽然禁烟入口，却不曾禁人不准吃烟，此时若贩鸦片，一定可得厚利。如今有个法子，鸦片贸易，悉在海

外，这海外离埠稍远，大洋荒岛之间，便非中国法令之所能及。私运入口时候，若有关胥盘查，重重用些贿赂，这些胥役，都是见钱眼开。有了银子，哪有不肯舞弊的道理？

主意已定，遂出去寻了几个向来贩鸦片的洋商，与他串通了，使他招呼各商人将鸦片趸船，悉行停泊外海，就在其地交易。又勾结内地奸民，为之传送，使窑口为之包卖。运载入口时，买通快蟹艇，为之护送。过关时，关上胥役，都得了贿赂，受了陋规，外面盘查得十分严密，暗中却是通连，实为私贩的奥援，不怕官场禁令森严，却一丝一毫奈何他们不得，所以这鸦片销路畅旺如故。

吴春霖既做了私贩的头脑，一班私贩趋附着这吴春霖，犹如蚂蚁附膻，还有那些洋商贩烟来到中国，都是投奔这吴春霖，也奉承着这吴春霖，好似苍蝇逐臭，惹得他两处赚钱，真是登垄断而罔市利。

不上数年，积得家资数十万，自以为子孙万世之业。不知不义之财，总有恶贯满盈之日。常言道：“刻薄成家，理无久享。”况乎这吴春霖干法犯纪，流毒生灵，积下这等造孽钱，岂能保得住终身不败？然而当时他却受用，人情只管眼前，哪个是深谋远虑，肯退一步着想呢？

闲话休提。且讲这鸦片烟自从吴春霖经手做了私贩的头脑，这鸦片趸船之来，每年骤增至数万箱。统计一年出口银两，不下数百万。这数百万银两，尽消费于暗室昏灯，而于国计民生，毫无裨益。漏卮日大，内地银荒亦日盛一日，而于广东全省之经济现象，其影响尤大。省中大吏，默察其情，推究其弊，知皆此鸦片私运入口之害，不得已姑为权宜之计，奏请暂事羁縻，徐图禁绝。

于是朝中议论纷纷，有的说：“鸦片之禁愈严，吃鸦片的人愈多，其弊都由于胥役棍徒之因缘为奸。这班胥役棍徒，但知鹜利，不知畏法，逞其鬼蜮之伎俩，则法令亦有时而穷。所以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，棍徒之计谋愈巧。这个禁烟的法令，不是替那班胥役棍徒做个为丛驱雀的鹞、为渊驱鱼的獭么？如今不如仍用旧法，照药材纳税，但只准以货易货，不得用银购买，这样就可以救得银荒，并且可以裕得国计，岂不是绝妙的法子？再那班吃鸦片的，多是浮惰无志之辈，本在不足轻重之数。只要定个法律，凡官员、士子、兵丁，一概不准吸烟。海内生齿日繁，不多争这几个老弱无用浮惰的吃鸦片人。这是为救济国家经济现象起见，所以这鸦片以弛禁的为是。”

又有的说：“此法不妥。鸦片既然弛禁，不禁人售卖，安能禁人吸食呢？若说官员、士子、兵丁不准吸食，庶民便吃无妨，则那许多官员、士子、兵丁，独不是从民间来的么？至于浮惰无志之辈，在不足轻重之数，一任其吸食

，海内生齿日繁，不多争他们几个，然则他们就不是天朝的百姓么？况乎这些吃鸦片人，原不是生来是个浮惰，天然是无志的，都因他们吃了烟，方才变成下流人物。今若尽人吸食，恐怕吃烟的人日盛一日，普天下的人，个个都自愿要做个惰民咧！你知这中国人的性质，都是因循循循，自甘暴弃的么？又如以货易货之说，尤为掩耳盗铃之计。盖以货易货，不过直接间接的关系，于经济现象一般，同是吃亏。中国之货，即是中国利源之所在，以中国有用之货，易外国无用之鸦片烟，每年消费至数百万金，此数百万金，皆中国裕民足国之资。若贸贸然输之外洋，耗之于鸦片，则中国经济界上哪有不受恐慌之理？故为今之计，莫如严行禁绝，庶几可以裕国计，杜漏卮，扫除弊政，振作民气。否则明明知其为毒人之物，而听其流行，复征其税课，堂堂上国，有此政体乎？况乎所收之税，不过值百抽二，重至值百抽五，极重值十抽一而已，无可复加。以十倍之害，易一倍之利，其得失何待烦言！”

列位，若论这两人的议论，自然是第二人的说话有些远见。然而中国人多是自以为是，不肯佩服别人的。如见他人议论与我反对，我必竭力与他争胜。一个人争胜不来，便要寻几个帮手。朝廷之上，但论党派，不论是非。所以这两派互争，两年不决，筑室道旁，议论多而成功少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通病了。后来这两派决计，是主张禁绝的一面争胜了。

道光十八年，放了林则徐做钦差，到广东来办这禁烟的事务。这林则徐先生，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政治家，晓得鸦片之害，将来必定要吸尽中国人的膏血，所以竭力要想整顿，把这鸦片烟一朝扫荡得干净。

十九年到了广东，严定治罪条例，将贩卖之奸民，说合之行商，包卖之窑口，护送之快蟹艇，贿纵之兵役，严密查拿，尽法惩治，一个个处以死罪。那班奸民得了这个消息，各各远走高飞，只有这吴春霖仗着多财，以为可以用些银子走门路。不料这林大人竟是铁面无情，一些贿赂也不能行。他见势头不好，打算躲避到洋商船上，暂避锋芒。

其时这林公已晓得私贩头脑是吴春霖，立命香山县知县饬差密拿。要说这吴春霖自从贩鸦片发财，一向妄自尊大，得罪乡邻，在别人家却也本来瞧他不起，又见他妄作妄为，更是恨他！所以钦差到了，大家都知道他恶贯已满，大祸将临。

果然不出众人所料，香山县差役来捕，他还在那里吞雾吐云，直至四个公差已闯入他家里。一家大小，吓得面面厮觑，不做声响，即要招呼也来不及。听凭四个差人，直闯到他榻前，见他横在一张弥陀榻上，跷着脚，一手拿着烟枪，一手执着烟杆，两只眼睛，一眼不转的相着烟灯火，口里呼呼，鼻管里烟出，正是吃得到耙时候。

他见有人来到榻前，以为又是哪个来送信，拍马屁，想些好处，心里有些不耐烦，吸完了这筒烟，吃了两口茶，坐起来道：“你们只管来缠账做甚？我走尚未到时候，我要走就走，要不走就不走，不要你们多管。打场小官司，我也没什么要紧。”公差说道：“吴春霖，我们奉公差遣，前来拿你。你既不怕打官司，真是个好汉，快些立起来跟我们走，走的时候是到了！”

春霖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四面一看，没有躲处，只少钻下地洞里去。公差要用铁索来锁他，他连忙喊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公差停手，听他说话，不知说的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拿班做势县役使威带 锁披枷烟奴受苦

却说吴春霖一时情极，喊道：“我有话说。”公差问他什么话，他道：“适才不知几位光降，一时言语冒犯。如今我愿送白银千两，替四位上寿。我本是个安分良民，人家说我私贩鸦片，都是仇扳，没有什么真凭实据。只我吃烟是实，不敢隐瞒。现在钦差到来，虽然禁吃鸦片，但我自后不吃，赶紧戒断，也就是了。即到当官，谅无什么要紧。不过顾全体面，不愿身到公堂，所以与各位商议，各位转去，只说吴春霖早已闻风远扬，不知去向，一时难以追捕。这是我顾全了名誉，各位得了银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公差听说许他们一千两银子，有些心活。春霖见他们迟疑，复开言道：“我的说话，断不会谎。各位请坐，用筒烟香香，待我教家人取银子来，四位带去就是了。”

四个公差说道：“你为着吃烟，这才犯法，我们来拿你，倒来吃你的烟，本官知道，办起来罪加一等，我们是不吃的。”春霖道：“既如此，四位请坐，我倒还要吃一筒呢。”躺下去刚卷好一个烟泡，装上烟斗，家人出来回报道：“现银子家中没有，只凑些金银首饰在此。喏，这是两副金镯，这是三副金环，这是金戒子，这是金簪金如意，还有本洋一百五十元，是全家凑出来的，这许多算来已不止一千两银子了。”

春霖便对四个公差道：“对不起，现银子一时凑不齐，如其相信，明日送到各位府上来，否则这些金器，听拣便了。”

四个公差见银子滑脚，晓得他是个滑头，拿了他的金器，不好分派，遂各自抛个眼色，一个老奸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钦差大人何等雷厉风行，着落本官于一周时交到贩烟首犯，本官叫我们来拿你，坐在堂上专等。空手回去，说我们得钱卖放，活活处死！这些金银首饰，难道抵得买命钱？事大事小，有事无事，你须亲自去走一遭。”

那三个都道：“不差，时候不早，快些走！本官要等得不耐烦了。我们不能为你回去挨打，走！走！走！”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拖着吴春霖要行。他又

急叫道：“慢些慢些，让我吃完了这筒烟，这筒烟已竟装好在烟斗上面，我实不舍得剩下来。喏，这里本洋一百五十元，送与你们，请你们等一等。”

一个年轻的公差，拿手来接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如此你快点吸，我们是不要你的钱，替你带去做铺堂使费。”

吴春霖躺下去吃那筒烟，口里长吁短叹的说道：“吃鸦片也要犯法，真是笑话！今日吃了烟，不知几时再吃？”吃完那筒，又要想再开一筒，公差在旁边吼叫起来，春霖道：“我花了一百五十本洋，难道只准呼得一口烟？这也太贵了，让我再吃一筒。”公差道：“胡说！吃了一筒，再吃一筒，吃到明朝也没有完日。”四个人不由分说，扭着他就走。家人看着，个个叫苦，只怪他自己不听良言，预先躲避，如今弄得怎样收场？

不表他家人们着急。单说吴春霖拿到县里，知县立刻坐堂，不问情由，教推下去就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钉上镣，收在监内。然后上院去回，说贩烟首犯吴春霖拿到。

林公说道：“贩烟之罪，重于吃烟。贩烟之人，勾引洋商，流毒内地，显违国法，隐祸生灵，非梟市不足以警众。吴春霖于三日后即行正法，并密查他的私贩羽党，拿到时一体治罪，不得漏网！”又对香山、南海、番禺三首县道：“吃鸦片本来犯禁，今查省城内吃烟的甚多，限于三日内尽行捕获，重重的惩办，不得容隐宽纵，致干未便！”

三首县答应下来，各回衙署，传差叫到本境木匠，造头号枷千具，又叫铁匠造镣铐千具，预备应用。一面唤齐差役地保，捉拿本境吃鸦片人。吃鸦片人，闻得这个风声，东跑西窜，逃得影子也不见。差役地保，四处搜捕，有钱的塞些使用，逃往乡僻处藏躲；没钱的捉了去，縲绁银铛，捐枷带锁。

到了第三日，捉到的烟鬼已有二千多人。香山县一面将吴春霖正法，吴春霖自监中出来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因为他本来是个大烟鬼，拿到时打了一顿，进监后要想吃些烟，又是狱不通风，钦差的法令又严，谁也不敢买烟与他吃。他没有了烟，就是绝了衣食一般；并且棒疮发作，疼痛难熬，不上三日，已是奄奄待毙。香山县把他正了法，来钦差辕门销差，钦差命将他产业财货，一齐查抄充公。

那些拿到的烟鬼，一个个枷号游街示众。可怜这一班烟鬼，也有三人合一面枷的，也有二人合一面枷的，都是手铐脚镣，铁链丁当。游街的犯人，逐队成群，看游街的闲人，填街塞巷。那些犯人，大半是个穷苦烟鬼，披发蓬头，鸠形鹄面，倒像是一群饿鬼；这些管押的差役，凶恶狠狠，好似夜叉小鬼一般。

街坊看的人，见那烟鬼三人一起，四人一连，长短不齐，高矮不等，合带

着一面枷，走起来歪歪扯扯，十分狼狈。有的是愁眉苦眼，叹气连连；有的是鼻涕眼泪，流着满面。一个个东倒西歪，看看像要跌下去的样子。众人见了这种光景，到替他们可惜，以为受不起苦。其实大半是烟瘾发作，烟瘾小的又可勉强支持；在那些大瘾头，本来受不起这种磨难，烟瘾发了，更一步不可行了，逢路倒下去，人事不知，倒像死人一般。一个跌了，那同枷在一个枷上的人，也只得躺下去；这个烟瘾一发，触动了那个，也就烟瘾发作起来。一时间大街小巷，弄得尸横遍地，看看是没有气息，但是心头尚热，肢体犹温，真真都做了活死人了。大众看得这样惨伤，早掀动了阖城绅士，替这些烟鬼到钦差大人那里去哀告求宽。

林大人说道：“人在世上，有应求的学问，有应做的事业，有应尽的义务。这吃鸦片人，都是个废物，一些不学，一事不做，一点义务不尽，已失了为人的资格，留他们在世，枉教他们穿衣吃饭，一些没有用处，倒不如牛马鸡狗，还可受人驱策，供人烹宰，这班烟鬼真牛马鸡狗之不如，他们死了，有什么爱惜？但各位既来我处替他们哀求，本大臣体上天好生之心，赦了他们死罪，限他们一年之内，概行戒绝。但须具五家互结来，自后倘有仍犯禁令，或不遵限戒断者，概治以死罪；容匿之家，一体连坐。本大臣令出法随，决不宽贷。”

各绅士晓得林大人最恨吃鸦片，如今已算他格外从宽，只得答应出来。于是知县把那些烟鬼取结放了，烟鬼自有家人扛抬回去，只须喷上几口烟，便一个个苏醒转来。从此不敢怠慢，只好戒烟。林大人又请了医生，定下了几种戒烟药方，发出来，倒便宜了药材铺，做了注好生意。这就是林文忠公的戒烟丸，直至今日犹是通行的。

当下林公定了这个办法，一众烟鬼，要全性命，自然不敢再犯。只好遵限戒烟，这也何消说得。

再讲那香山知县来抄吴春霖的家私，到他家内，连人也不见一个，家私什物，早已搬运一空，只剩得一所空屋。问他邻居，都说先期已搬在洋商船上，请外国人保护去了。知县无奈，只好封了他的空屋，来到钦差辕门禀覆。林公听了大怒，要立刻办起交涉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立法森严力能排外 挟资运动财可通神

却说钦差林大人听说外国人包匿了吴春霖的财产，十分震怒，说道：“鸦片犯禁，不准入口，已一再与该夷申明，货船进口，都具并无鸦片甘结。今乃不遵约束，夹带私售，已属罪无可逭，乃敢包匿奸民，窝藏犯人的财产，可恶已极！若不穷治其罪，何以攘夷狄而威远人？”

于是咨会提督总兵，统带提镇各营，分路把守。传令各趸船，速将船上所

有鸦片，悉数缴出。如敢故违，定行严办！洋商初闻此令，一个个多在观望，只有那包匿吴春霖财产的洋商，名叫颠义，恐怕闹个不了，思量乘间逃脱。不料各口早已把住，遂被拿获，把他拘在狱中，说要把他来正法。

众洋商听了，大家恐惧，于是尽将船上所存鸦片，计二万二千余箱，悉数堆积虎门，听候收缴。钦差命悉将缴到烟土，全行堆在虎门外，传集洋商，令其永不售卖，犯者正法、船货充公等因切结，然后命将烟土销毁。

一声令下，四面火起，万目睽睽，看着这山一般堆积的一大堆鸦片，顿时烧得烟焰冲霄，黑雾四塞，数十里周围，都闻得着鸦片的臭味。只薰得鸟飞不下，鸡犬无声。当场看的人，有称快的，有叹息的。外国人看了，人人股栗，个个心惊。只有那烟鬼看着这无数公班、白皮，一霎尽成灰烬，心中老大不舍得。还有那吞土皮吃生烟的穷烟鬼，闻了这浓厚的烟味，倒可以三日不会瘾发。

这一大堆鸦片，足足烧了两日两夜。林大人此举，扬威海外，慑伏蛮夷，真要算绝后空前之举！盖当时之中国，威望未挫，国势犹张，外人不知内地虚实，不敢轻启祸端。其实中国是一只纸头老虎，张牙舞爪，不过虚张声势罢了。

要在今日，莫说洋商不敢得罪，就是个中国人入了夷籍，挂着洋旗，出了什么事，立在租界，中国官场，便不敢轻易拿他。要是事情大了，洋人不能包庇，只须拼着剪去辫子，改装易服，向外洋一跑，莫道是大官大府无法可施，便是大清天子，也奈何他不得。这都是威权损失，国势不扬，没有了治外法权，就免不得处处要受外人的欺侮。

莫说别的，就是这禁烟一事，内地烟馆，限一朝闭歇，独有这租界上的烟馆，非但不遵官限，并且多方推托。近来虽允许了将租界内烟馆分限停歇，犹复要挟我们政府，说十年不能禁尽，必须赔偿他的损失。这不是他们的露马脚的说话么？可笑我们中国的官员，胆小如豆，莫说见着短衣窄袖、蜂目高鼻的洋人，惊得发慌；就是见了一个没辫子的光棍，手里提着一根赶狗棒，也要害怕起来。这叫做积威之下，畏葸成风，却也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

要说这林则徐，却不像那些狗头鼠脑的官员，要算我们中国的杰出人物，生就的一副排外性质。你看他当时禁烟，办得何等认真！要是照他那样办法，这些鸦片鬼，哪里会传下后代来？无奈我同胞四万万，厄运方临，天意要造成个烟鬼世界，怎容得林则徐逆天而行？

这个祸机，就借着林则徐做了个引火种子。都因他办得稍嫌激烈，洋商失利归国，唆动国主兴兵，留在中国的商人凑起数十万银子，入京运动，把林则

徐革了职，另放钦差来到广东办理。

新钦差一到，先把沿海防守尽行撤去，于是敌轮可以长驱直入，官场便藉口夷氛不靖，难以扑灭，希图糊涂了事。后来议了款，讲了和，送了香港，许了五口通商，这鸦片就变成了正项税则，吃的贩的，都是冠冕堂皇，不干例禁了。

再说那吴春霖的家眷，当时听得风声不好，一家人东奔西窜，吃惊吃吓，弄得疾病相缠，死亡相继。

吴春霖有个儿子，叫吴良，号瑞庵，起初躲在洋商船上，听说他父亲要正法，要出来收尸。又听说要捉吃鸦片的，他是一个烟鬼，怎敢出来自投罗网？后来烧烟令下，洋商包匿不来，他就躲在一个要好朋友家。他这朋友，姓谢名辉，字子晋，是个洋行通事。这瑞庵躲在他家，听风声稍静，方敢出头，已弄得人亡家破。

子晋荐他到一个洋商处做个沙文。沙文是外国人的奴隶，这瑞庵自幼读得几年洋文，会说几句不规则的洋话。当时做了外国人的奴隶，却服事得外国人十二分周到，趋奉得外国人十二分殷勤。外国人得意，遂替他运动大帮贩烟的洋商，说他的父亲为贩烟正法，要算殉难鸦片烟之战，他的儿子应该专利，这是正当的酬报。如今我们的鸦片运到中国来，概从他那里出销，使他沾些微利，这不过他们中国人自赚自钱，于我们却一毫无损。大家都以为是。

吴瑞庵得了这个好机会，自然不再做沙文了，他就在广东城内，开片土栈，外洋运来鸦片，每年何止数十万箱，他做了一个贩卖鸦片的总管。一个人坐收渔人之利，发财是可立而待。但有他那许多邻里乡党，都晓得他的历史，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，说他是非义之财。还有那一班贩鸦片的，更是妒忌了他，常言道，“利之藪，怨之府”，是一些也不差。

吴瑞庵知道人情浅薄，大家欺侮他是个暴发户，没有声势，自己想着钱也有了，这好买卖也不能久长，遂请个经理，将店事交托了，自己要想改个行业。左思右想，却想不出一个名利双收的生意来。三百六十行生意，有钱皆可做得，但要教人家钦敬，却只有读书行医两种行业。

有素说，一读书二学医，可惜这读书行医，总是要童而习之，不能半路上出家。后来这吴瑞庵却想出一注生意来，这注生意，只要有钱，人人皆可做得。不要学习，不妨半路上出家，不但可以名利两全，并且是荣宗耀祖。做了这注生意乡邻也不敢欺侮，亲戚都有荣光。

你道是什么生意？就是做官一行。从前的做官，是列位知道的，总要是个读书人，一自捐官之例一开，官场风气，遂大有变动。无论娼优隶卒，龟奴贼盗，一朝发迹，便可拿着几个臭铜钱，去捐一官半职，到官场中去鬼混。又有

那贵家子弟，富室王孙，一字不识，一物不知，仗着前人挣下来的家私，也拿着钱去买个候补道做做。次一肩的，捐个府厅州县；没有志气的，也捐个佐贰杂职，一样到省候补。顶冠束带，居然官宦人家，谁敢说他是个绣花枕头，外面绣得五色灿烂，里面却包着一包稻草？

这班人终日终夜，躺在鸦片铺上逍遥作乐，哪里懂得什么民情利弊？又哪里讲得什么忠君爱国？这都是捐官的弊害，所以仕途最为庞杂，要算个下流之归。然而做官要是奸滑刁诈四字俱全，会逢迎得上司、垦剥得下民，便算个能员。其实名利双收，三百六十行生意，再没有强如做官的了。

当下吴瑞庵转着了做官的念头，他就带着银子，入都营干，想捐个官做。他的意见，本来没有大志，想捐个知县做做。京里朋友，见他钱多，遂撺掇他捐个候选道，加个大花样，不上一年多，果然仗着孔方兄的力量，选着了缺，报喜的报到他寓处来。但不知他选了什么地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受皇封官衙偏冷落 烧案卷宦海起风波

却说吴瑞庵花费了十万银子，捐了个道台，在京中候选了一年多，居然选了浙江的宁绍台道。报喜的到他寓处来报喜，瑞庵听了，不胜之喜，赏了喜钱。

报子去了，早有他一班朋友乡亲，听他选了缺，大家都来道喜，准备着酒筵，替他饯行。瑞庵忙忙碌碌，应酬一番，顺便向几个亲热的朋友，讨教讨教做官的捷径，官场的礼节。闹了几日，领着部文，一路出京来，回转广东。

斯时邻里乡党，见他是贵了，心里虽然鄙夷他是贱种，场面上却不敢轻薄，见了面，少不得也要奉承他几句。瑞庵得意洋洋，仿佛苏季子作相归来。过了几时，摒当了家务，选个吉日，领了家眷，到浙江杭州省城。先去见了抚台，然后再见那两司，再拜会了同寅，又要拜会拜会一班在省候补的广东同乡，择了个黄道吉日，要去上任。

在省各官，自抚宪以下，都要荐几个人，有的是荐幕宾，有的是荐长随。瑞庵拣几个阔绰的荐头，留下了几个跟班，聘请了几位老夫子，然后带着家眷，领着幕宾跟随，来接了宁绍台道的印篆。闹热了几日，应酬了一番，就安安逸逸的做他的道台来。

要说这宁绍台道，本是个海关要缺，瑞庵一个市侩，在这通商口岸，要教他办交涉，怎样得会合宜？好在他会说几句洋话，又生来有副奴隶性质，媚外是其长技，所以倒不会得出岔。

列位，这做官是极容易的，办公有幕友，赚钱有吏役，爪牙具了，官是一个木人儿，用得着他时，牵他出来，摊个排场，做个样子，万事都可以糊涂了结。平时尽着在上房左拥右抱，娱乐妻妾，吞云吐雾，醉饱鸦片，都无妨碍。

但应酬要圆到，上司要路，冰敬炭敬，要送得多，这就没事了。

吴瑞庵是个烟鬼，做了一年宁绍台道，他捐官的本钱，已经收回了。再要想弄些利钱，又以这关道交涉事繁，公事忙了，吃鸦片不能十分适意，要想调个简缺，休息休息。遂请个红人儿，在抚台那里委婉曲折的替他说了好话，抚台也晓得他没有才干，不胜得个繁缺，遂把他来调署温处道。

这温处属下都是僻陋地方，公事简少，道台又是个有名无实的备员，不比州县是个亲民之官，每日总有几件公事。瑞庵到了温处道任，真是得其所哉，一应公事，全凭幕友老夫子，自己不过应酬世故，画一个行而已。

镇日无事，无非吃鸦片。他本是几十年的老烟鬼，瘾头又大，自己又要舒服，雇个烟奴替他开烟，终日终夜，只是躺在烟铺上，公事大小，一概不问，任着幕宾胥吏，颠倒黑白。弄得名声狼藉，他却一点不知，一些不晓，所谓：“笑骂由他，好官我自为之。”好在地方偏僻，民智不开，看得个官，就是个皇帝一般，没有一个人敢来奈何他。衙门中人，见他一个人吃烟吃得这样，遂也一个个沾染了这种习气，一班幕宾跟班，衙役皂隶，都是一榻烟霞。这个衙门，简直变做了一个烟馆了。

列位，大凡吃鸦片的人，都是俾昼作夜，晨昏颠倒的。这吴瑞庵吃了烟，自己先是要黄昏起身，那班跟随伺候的人，自然也要红日西沉，方才出现。把个道台衙门，弄得白昼里人也不见一个，冷冷清清，好像城隍庙一般，鬼多没有一个。到了夜间，东也一张烟榻，西也一个烟铺，烟灯点得透亮，一星星倒像鬼火。那班烟鬼，一个个横躺直竖的吃烟过瘾，过足了瘾，谈今说古，热闹纷纷，倒像煞做鬼市。要是在白日里看见他们，都是皮青眼肿，背曲腰弯，真是阎王小鬼一般！

你道吴瑞庵他在署中到底怎样？其实他并非一事不问，不过无暇及此。若有了要紧公事，师爷看过，送到他签押房来，请他过目，他要过足了瘾，没有事，也还看上一通，只是不明得什么道理罢了。

一日有件公事，师爷看过了，送到他这里来，放在他的烟铺上。他也不管好歹，过得瘾足，就伸手取了那件公事，躺在烟榻上，映着烟灯，没要没紧的展开来，从头至尾，当他新闻报来看。看得心烦，一阵烟迷迷着了，不知不觉将手中公事，送到了灯火上去，一时纸角燃着，就烧起来。等烧到手边，觉着痛，一惊而醒，连忙扑灭了火，已是烧去了大半，只剩得些纸角。只急他乱跳，搔头摸脑，没有了法子，连忙叫人去请刑名师爷来商议。

那班下人，都在外面伺候，闻听老爷发跳，不知为了什么，都奔进屋里来。看见了这样事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听他说去请刑名师爷，有他一个心腹二爷，叫做吴升，答应一声，三脚两步的飞奔到刑名师爷处。

原来这刑名师爷，姓钱名必正，也是一个烟鬼，瘾头亦是大的，正所谓物以类聚。这日钱师爷正在过瘾，不防这吴升大惊小怪的奔进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师爷，主人有要紧事，请师爷去商量。”

钱必正倒是一吓，问他什么事情？他一时急了，偏要说说不出来。钱师爷以为和他作耍，骂道：“狗才！你倒过足了瘾，这样高兴，与我钱师老爷闹玩意儿！”吴升道：“主人实有要紧事务，请师爷过去。”钱必正道：“什么要紧事务，值得这样大惊小怪！天大事有我钱师爷在此，不用惊慌。”

吴升道：“适才师爷处送来的那件公事，是什么公事？”钱师爷道：“这是一件地方紧急公事，由上台通飭下来的，只要照例通飭下去就是了。”吴升道：“主人不留心，把这件公事在烟灯上烧掉了，请师爷去替他想法子。”师爷听了，叫声：“啊呀！这到难了，想什么法子？怎的东翁不谨慎，会把公事都烧掉？”

吴升见他在那里出神，催他到主人处去，一同商议。钱师爷见他催促得紧，有些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有什么不了，也值得这样的吱哇百叫！我道是外国人要杀得来了。”吴升道：“烧了公文案卷，主人的功名有些不保，怎么说不要紧？”钱师爷道：“早晓得功名不保，应该谨慎些，不要闹岔来。我看功名亦是小事，你主人只要有鸦片吃就是了，要什么功名不功名！你不要慌，待我过足了瘾，慢慢的再同你去见东翁。”吴升道：“请师爷去了再来过瘾。”钱师爷道：“胡说！我的烟瘾快要发了，被你在此打扰了好几时，你等得及一同去，等不及先去报个信，与你主人说我就来。”吴升道：“师爷要过瘾，主人那里尽有鸦片，请过那边去吃。”钱师爷道：“你主人是小气量的，平日想吃他一筒鸦片，犹如吃他一块肉，我这里是有我的鸦片，谁要去吃他的。”

钱必正一头说，一头困下去开烟。那边吴瑞庵那里已几起人来请，吴升催他快些过瘾，他道：“吃烟不能性急，你难道不晓得？越是要紧，越发不过瘾。你不要催急了，你看这筒烟，被你催急了，已两次落下斗门来。”吴升无法，只不做声，看他吃烟。

吃不到两筒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了一声“必翁好自在”！吴升回头一看，见跑进一个人来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商计策钱师爷卖俏 办妆奁女公子于归

却说吴瑞庵当时等得急了，自己跑到钱师爷这里来。吴升看见，侍立在一旁，对钱师爷说道：“师爷，主人来了。”这钱师爷看见东翁来，要装些身价，晓得吴瑞庵烧了案卷，功名决计不保，所以拿班做势的，不肯一请就去。只

因不贪他下回主顾，有心待慢，如今见东翁亲自光降，他略一起身，点一点头，照呼一声“请坐”，自己仍旧躺下吃烟。

瑞庵就在他铺上坐下，候他吃烟。一面是一五一十的对他说了一遍，告诉他是请师爷想个法子，弥缝得这事。钱师爷吸完了烟，坐起来吃了两口茶，方才开言说道：“东翁！这事坏了，是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弥补的。拼着丢了功名，自行检举，或者还不至十分决裂。不然，那就难说了。”瑞庵道：“除了这个，另有别法可想么？”钱师爷道：“除了这样办法，哪里再有妙策？只除非你能拿烧毁的案卷，用什么神仙妙法，使他返本还原，这才可以无事。若说是不能，只这已算上策。要不是自行检举，只怕坏了功名，还担处分呢。”

瑞庵听了无法，也晓得自己的事，真闹得不大不小，谅也不能掩饰。又想着做官本也没甚趣味，不如退归林下，无拘无束，只乐得逍遥自在。于是听了钱师爷的话，就进省见了上司，禀明这事，把印来交卸了，少不得要被上司埋怨一顿，功名自然要参。

他却不得参案归来，已是带领家眷，回返里门。就在广东城内，买了一所房子住下。房子虽然不大，也还住得。后面有个花园，倒也回廊曲折，花木参差，总算点缀得风风雅雅。

瑞庵退官后，自己想道：“我本一个落拓少年，遭际坎坷，父亲身蒙显戮，母亲郁抑而亡，我只道不再有出头日子。不料时运来了，一样也会发财发福，不但有了钱，并且做了官。这道台的官阶也还不小，虽然参了官，要算宦海风波，不曾得个好结局，然而银子我自尽有。这参官是个自不小心，没有什么丧失名誉。我有了银子，还愁什么？从今以后，把世事尽行丢开，只寻个现成快乐，有何不美？”

列位，一个人在世上，总要寻些事做，闲着身体，便要懒惰。吃鸦片人，又是懒惰成精的。吴瑞庵起初有个官羁绊了他，虽说懒，也还要干些世事。如今闲着没事，那全副精神，就专一的注射到吃鸦片上去了。

他把上房对面两间空屋，就收拾起一个烟室来，两间屋子，内外一夹，夹做两进。内一进冷天的吃烟室，外一间暖天的吃烟室，内外两室，各有床帐被褥，冬天用的暖帐，热天用的凉帐。室中陈饰精美，外一间门栏上面，悬着块匾，写三个字叫做“卧云居”；里面也有块小小匾额，题着叫：“烟霞万古”。又集着名人诗句的一副对联，叫：“重帘不卷留香久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”瑞庵是胸无点墨，这些匾额，多是那文人墨客凑趣替他题的。

他那一副烟具，尤极其精致。一枝象牙的烟枪，配个碧绿的秋角咬嘴；一只有的厦门烟斗，上面彩画着八骏图；一盏云白铜的烟灯；一个水晶似的玻

璃灯罩；那烟盒都是玳瑁的，又有那京都四远驰名的钢丝烟杆，一枝一枝架在一个珊瑚架上；一个烟盘是紫檀花梨木雕成的，用银丝嵌就一个个团球花纹。只他这副烟具，已足令人爱慕。更兼他那烟膏，又煎得极其讲究，广膏已自有名，他更用参汤收膏，陈了几时才吃。所以这烟泡开，清香扑鼻，不吃烟的人闻了，也要心醉；那吃烟的人闻了，更觉要垂涎了。

瑞庵自罢官家居，已是百般心懒，也绝不与外人来往，终朝终日，除却三餐之外，惟有吃烟的工夫，也不再管别的。

一日，家人送进一封信来，拆开来一看，是他亲翁张质夫那里来的。原来吴瑞庵他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那年瑞庵在京捐官之时，与这张质夫相识。张质夫名叫张朴，是山西太原府人氏，在京中通裕银号做个掌柜的，他儿子名叫张景韩，号子诚。瑞庵见他是个银号里老班，知道山西客人是很有家私，又见他儿子眉清目秀，到也有些斯文样子，听说他已巴结得在大兴县进了学，是个秀才，要想把女儿配他，因托人替张质夫说起这话。张质夫见瑞庵新捐道台，也是有财有势的，自然情愿结下这头亲事。

两面说得投机，就在京中央两个阔绰的朋友做媒，传红纳聘，结下姻亲，两人非常密切。后来瑞庵选缺出京，赴宁绍台道任，两个又常有书信来往。至瑞庵调赴温处道任，两家渐渐疏慢。及瑞庵坏了官，遂断绝了通候音讯。

这日忽然有信前来，只道是封寻常通候信札，及拆开看后，方才晓得是说亲的信。上面说：“小儿年长，已在授室之期，令爱亦已及笄。夭桃秣李，宜早合良缘，毋使婚嫁愆期，致令幼女怀春，吉士有！梅之赋也。仆愿与亲翁早了向平之愿，但路程遥隔，不便迎娶，可否亲翁亲自送亲来京，吉日良时，使两小成其嘉耦，而仆亦得与亲翁把晤，叙数年阔别之忱。”末后又叙些寒温套话，无非赞美他晚景林园，清闲纳福。

瑞庵见了信，想道：“女儿爱珠已是二十岁了，有素说，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真是不差。二十岁的女孩子，是该嫁了，留在家中，终非了局。但这送亲一事，倒颇踌躇。自己吃了烟，懒出门，除了亲自送亲到京，难道好教女孩子他自己前去嫁人不成？有了，不如命大儿伯和送他去罢，只要多差几个老成的家人跟去，自然无妨，免得自己跋涉。吃烟人出门，老大不便呢。”

想定主意，来到上房，对他夫人说知。夫人李氏说道：“儿子年幼，恐怕不能担当得这样大事。况且路途遥远，他又不曾出门惯，怎样好让他一人送亲去呢？”瑞庵道：“不妨，这里多派几个老练的家人前去，一切自有他们照料，不须儿子费心，不过教他陪伴着阿姊就是了。且他已自一十八岁，也该到外边走走，学习些出门规矩，晓得些世事。这京都又是个繁华壮丽的地方，帝乡风景，自与他处不同，万国衣冠，九天闾阖，也教他见识见识。”

夫人听了，觉得也是，丈夫嗜好太深，终日吃烟，轻易不肯出门一步，这送亲一事，要教他涉水登山，实是千辛万苦。除却教儿子前去，再不有别的商量。

二人计议定了，一面备办起嫁妆香奁等物，又要添置首饰，又要置办衣服。首饰是金的银的，衣服是绸的绢的，再有那珠翠宝石等物，零零星星，一样一样都慢慢的置备起来。这嫁女的妆奁，最为繁琐，瑞庵又只有一个女儿，夫人又最疼他，所以格外要办得整齐。

但这位姑娘，却又不比寻常，嫁妆以外，还有一样最不可少的，是一副烟具。因为这姑娘是吃烟的，听说翁姑是个古板头性质，不喜欢吃烟的人，到了他家，不能当官吃烟，背地私吃，这烟膏必须要带足。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这是吃鸦片姑娘第一件要紧的妆奁，其余倒还可有可无。

他的父亲晓得他的意思，好在自己煎现成的烟多，叫人搬上几缸，装在一一只朱红漆花皮箱里面，用棉花偎好，恐怕路上要颠播翻了。他自己又瞒着父亲，私下去搬上几缸，放在冠箱里面，烟具也收拾了二副。

他母亲又对他说道：“我儿，你去不要苦，鸦片，我时常叫个家人来看你，暗中就叫他运送些烟膏来就是了。”母女商量一番，一家忙忙碌碌，把嫁妆办得舒齐，择个日子，送他们动身。

这广东进京，虽然路远，有火轮船倒也便当。吴瑞庵选了两个老成练达的家人，吩咐了一番，着他们好好伺候少爷，往京都送亲，一路须要谨慎小心，夫人也拣了几个能干的仆妇，玲珑的丫鬟，伴着姑娘赠嫁过去，也要叮嘱他们一番。母女临歧，少不得有一番叮咛，这也不消说得。这瑞庵也嘱咐过儿子，一行送亲的人，上了轮船，瑞庵夫妇也自归家不提。

单说爱珠、伯和姊弟两个，带着一行人，趁着轮船，乘风破浪，到了天津，这里已派人来接，到京中预备公馆住下。到了吉期，张府备了花灯彩轿，迎娶新娘。轿子到门，不到一点钟时，等了半日，新娘却不上轿，鼓吹细乐，只管在门外吹吹打打的催。

你道是什么缘故新娘不肯上轿？其中却有个道理。要知他究竟为着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隔牖窥妆私语切切 深宵舫篋妙手空空

却说这位新娘是个吃鸦片的人，向来在家困惯晏朝，起早起老大不便，一路进京来，路上又辛苦了。这日吉期，算是起个早起，却已日上三竿。

不料这京里的迎娶，来得这样早，花轿到门的时候，新娘刚在那里梳洗，装扮好了，还要过瘾，那外面迎娶的人，等得不耐，腹中又饿，一个个喧嚷起来。

这里个伴婆老妈子都是老狐狸，对新娘说道：“小姐定了性，慢慢的过瘾，今日吃了这回烟，须要到晚上方才好吃。瘾须过个十分足，外面喧嚷，由他们去噪，不要睬他们。姑娘不上轿，他们不能把空轿抬回去，又不能到里面来，将新人抢进轿去，怕他们怎的？这上轿的权柄，是我们操的。”

一个老妈子便出来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在此胡闹，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，花轿到门，总要等半日，三两个时辰方才上轿，没有轿子一到，新娘就会上轿；也没有新娘装扮好了，坐在家中等候上轿。这样贱的新娘，是没有找处的。如今你们闹也如此，不闹也如此，好好再等了一个时辰，新娘方能上轿咧。”

迎娶的人听了，觉着无法，于是七张八嘴的嚼起蛆来：有的说新娘在那里上马子，有的说新娘还要裹足呢，有的说论不定新娘是吃鸦片的，这时候正在里头过瘾。这句话却被他们猜着了。然而那些迎娶的人，也多有是吃鸦片的，听说“过瘾”两字，早打动了他们的痒处，一个个打起呵欠来。

知道新娘上轿，又须等个时辰，大家都走了开去，到近地寻个小烟铺去吃烟；不吃烟的也饿了，到别处去寻东西吃。花轿歇在门里，彩仗花灯，放得大门外，落乱纷纷。等到新娘上轿，再一个个叫得回来。花轿到张府，已在日落黄昏时候，吃喜酒的人，也等得厌了。花轿进门，笙歌喧阗，灯烛辉煌，那参天拜地的一番礼数，也不必多讲。

新郎这日自然喜气盈盈，吉日良宵，洞房花烛，乃人生第一个得意日子。但宾筵初肆，贺客盈庭，未免也要去应酬一番。待至酒阑宾散之后，准备金莲归第，锦帐寻春，不料室门已闭。新郎倒是一惊，想道：莫非新娘怕羞，恐有人去闹新房？但婢媪都在里面，为何没有声息？难道困了？总不成第一夜便以闭门羹相待。试弹指扣扉，听得里面脚声杂沓，一个老妈子来开了房门，新郎进来，见新妇已卸了妆，背着烛光坐在床边，像是个娇羞样子。

新郎遣去婢媪，想要双宿双栖，揭开锦帐，闻着一阵香味，觉着这香不是衣香、芸香、安息香，也不是龙涎香、鸡舌香、脂粉香，又不是芝兰香、茉莉香、夜来香，更不是西洋外国的一种花露香水香。细闻这香，似乎带些苦味，并且漾着几丝烟气。新郎满腹疑心，却猜不着是鸦片香。要说这新郎，他也不是不识鸦片滋味的，只因寻常烟馆里的，都没有这样讲究，他这烟膏既陈，又是用参汤收膏的，所以与众不同。

新郎第一夜，是不好意思去问新娘，只索睡了。一宵已过，到了明日，张家使人去接了小亲翁来。这第二日新娘，虽不比第一日，然而吃喜酒的人，闹着余兴，宾客衣冠，妇女裙钗，新房内络绎不绝，这新娘怎能吃烟？只好硬熬着。老媪婢女，贼头鬼脑，觑着便送两个烟泡与新娘吞了。

好容易熬到黄昏，吃过夜饭，翁姑处问过安，回得房来，便把房门关上

，要想开灯吃烟。恰巧新郎进房来，走到房门前，刚听得关门，一想好奇怪，为何两天如此？遂不来敲门，到天井里蹇过来，站在窗外，用涎唾湿了窗纸，透个小孔，侧着眼，在小孔中张望。只见一个老嫗，偷手摸脚的立上凳去，开了一只冠箱，托出一个烟盘来。又另拿盏烟灯，拿两支枪，放在床上，婢女过来点了灯，替新娘开上筒烟，新娘躺下就呼。一边吃，一边婢女在那里装，新娘吃个双管齐下。

新郎见了，想道：“原来这新妇是吃鸦片的，怪不道昨日闻着一阵气味。我总不疑心是鸦片，这吃鸦片也是当今个一种出色当行的嗜好，不为稀罕。只这新妇怎的是这样大瘾，一管枪来不及过瘾呢？”列位，这却是新郎错怪了。新娘因日间不能吃着，隔夜又是半饥半饱，所以商量着用两支枪吃，想要迅速一点过瘾，这是吃鸦片偷盘过瘾的苦处，新郎哪里晓得？当时过来敲门。

新娘听得，连忙要想熄灯，一个老妈子摇手道：“不妨事的，自己汉子，总要被他晓得，瞒他怎的？瞒了他后来倒不能冠冕堂皇的吃，今日正要他晓得咧。”遂过来开了门，让新郎入来，瞎七瞎八的拿话来兜搭新郎。新郎只不睬他，望床上瞧去，只见帐子下着，帐内却点着盏灯，一盏灯已自熄了。新娘立在床前，一副忸怩的面孔，真是画师也画他不出！新郎看了，心中老大有些过意不去，要想招呼新娘吃烟。

老妈子见这种光景，趁势对新郎说道：“我们姑娘有个肝气病，这两日辛苦了，正在发作，吃两筒鸦片平平肝气。在家的时候，这鸦片是不吃的。”新郎道：“肝气病是女人的普通病，吃鸦片是最灵验的，你们服事姑娘，多吃几筒就是了。”老妈子道：“新姑老爷你也来香一筒，你不吃，我们姑娘当着新姑爷是不好意思的。”新郎道：“我没有肝气痛病，是不吃的。”老妈子道：“吃一筒何妨？这是欢喜膏，保管新姑爷吃了这烟，是喜上添喜，与新娘快活个不了。”

新郎听了这话，倒红了脸，与这婆子缠不过，只好去应酬一筒，其实新郎亦是欢喜的。老妈子便过来教新娘也困下去吃，新娘假意含羞，半推半就的躺下去，二人就吃起对挡来。

老妈子撇个眼色说道：“我们服事了姑娘一日，辛苦得很，如今要去睡了，这回要让姑老爷来服事了。姑老爷服事新娘，比我们道地得多咧。”说着，与一众婢女都去了。新郎新娘，吃过鸦片，自然也睡了。新婚宴尔，鱼水和谐，这一夜的快乐，是不必说。

明朝起来，新郎新娘齐声喊道：“啊呀！”仆妇们听见，大家赶进房来一看，见窗扇撬开，房中箱笼橱柜，尽行敲去了锁，把新妇的妆奁，席卷一空。

新娘气得哭，新郎气得面皮发青。仆妇们吓得面面相看，个个没有头脑。有的说：“赶紧去追。”有的说：“这贼不知去了多远，一时到哪里去寻？”有的说：“贼从哪里来的？”有的说：“你不见这窗扇撬坏，明明当天井里进来的。”有的说：“这窗关得紧紧的，怎的被贼撬开，没有一足声息？”有的说：“昨夜三更睡梦中，我仿佛听见新房里有些声响，但却不疑是贼。”有的说：“你应该起来照一照。”有的说：“这贼想不是一个人，你看衣服首饰偷去不少。”

大家七张八嘴，你推我，我怪你，闹得落乱。张质夫晓得了，也来看了看，先唤了地甲，然后报县，县里差捕快来踏看。捕快看了踪迹，见窗扇撬坏，是从窗中入房，箱上的锁，俱硬敲去，晓得不是老贼，人非一个，出去却开了房门，然后一重一重开门出去，是由后门逃走的。再看屋上，没有踪迹。料是他前日在此看结亲，看熟脚路，当夜不能下手，这日不知何时混进来，藏躲在那里。到了夜间，方才动手，谅这新出世的小毛贼，容易破案。

遂对失主说了，教开一张失单，或三日或五日，保破这案。大家心中稍些安静些。新郎拿起纸笔来开失单，一要问新娘，新娘说一样写一样，说一件写一件，失单开好，交与捕快，另外自存一纸。

捕快去了，大家都安慰了新娘一番，新娘只是泪汪汪的哭个不了，人家以为他不舍得衣裳首饰、赠嫁过来的东西，不知他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处。衣裳首饰，倒也不在他心上，开失单时，遗漏颇多，但不知他心上究竟牵挂的是什么物件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典赃物偷儿露踪迹 探贼巢里老话行藏

却说新娘因晚间失窃，所有奁赠，都被#筐，心中十分凄楚。后来开失单时，检点箱笼，失去一只朱红漆花的皮箱，箱中是他父亲赠嫁的鸦片烟膏。这鸦片烟膏是吃鸦片人的性命，比着三餐茶饭，尤为要紧，竟是一日不可欠缺的。如今失了，所以十二分惨伤。然而碍着公婆，又不好说出，只得自己心里懊恼。旁人见他啼哭，以为不舍得一副妆奁，那知他心中还有别的牵挂，这说不出的苦楚，连新郎都不知，只有他贴身服事的丫鬟仆妇晓得，都替他暗暗叫苦。

到了晚上，私底里告诉了新郎，新郎听了，也替他着急，说道：“这未曾开在失单上，是不能追还原赃的，这却如何是好？现在你有的吃么？”新娘道：“现在是有，是我出门时，到父亲处去搬得几缸，放在冠箱里面，到未曾窃去。可惜那一箱，倒被贼人偷去了。这贼要这鸦片何用？别的偷去了不算，这鸦片也顺手牵羊的偷了去，看来也有鸦片烟癖的。”新郎道：“是呀！贼人不吃鸦片，他也不会偷了。这鸦片偷去极累坠，一只箱子竟然抬去，看来还

是个大瘾头，如今没有别法，且等这捕快的回音。”

不知一连等了几日，却没有什麼信息，新郎便亲自来寻了捕快，问他信息。捕快道：“起初我以为是个新出世毛贼，容易破案。却不道一连缉捕得五日，影迹全无。这贼莫非远处去了？否则是少爷家中熟脚，偷了东西，看见势头不好，不敢把赃物出世，藏在哪个地方？”

张子诚道：“胡说！我家没有歹人，你休多疑。当时你踏看的时节，并未曾讲到这层。如今你说这话，莫非缉获不到，有意拿这些话来搪塞我？不然，你或者已有些路数，思量要吞赃不成？”捕快道：“少爷休得这样说，捕快只会捉贼，哪里敢吞赃？不过一时无从缉获罢了。少爷勿要性急，宽限几天，总要有个水落石出，追还你们的原赃就是了。”

子诚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也可助你们缉捕的方法。那日所开失单，尚漏了一件，未曾写在上面，如今对你说明：有一只朱红漆花皮箱，内中放着十八缸鸦片烟膏，四围用棉花偎着的，我想这贼，鸦片烟也要偷，一定是个烟鬼，你可到烟馆里去找寻踪迹。但赃物取到，这鸦片却不要当场还来，我另差人来取，多赏你些银子，酬你的劳，决不致亏负你，你须上紧追捕，不可懈怠。”捕快听了，点头道：“是了。”张子诚言罢，离开捕快，自回家去，安慰他娘子。

这里捕快加意向那烟馆里去缉访，可有游手好闲的人，一向在烟馆里过日子，近来忽然不到的。访了几日，也没有什麼消息。

一日，有个捕快伙伴，到当典里去探访，见一个人拿着几件女人的衣服来当，是两件绸的。捕快伙家看他三不四，有些尴尬，细认那衣服，似乎与张姓所开失单内的衣服相同，却不敢造次上前去拿他。等他当了钱出去，暗暗跟随，见他到市梢头一个人家去。

捕快伙家遂向邻右打听此人的履历，邻右说道：“此家姓赵，是做裁缝的，常在大户人家做生活。因为他吃上了鸦片烟，懒惰不勤俭，近日生意就不比从前，大户人家多有人说他齷齪，嫌他不干净。人家好好一件衣料，颜色新鲜，他不留心，就弄上几处烟积，十个指头染得墨黑似的。所以旧日老主顾，多不敢请教。新近在一个富翁家做了几时生活，听说那家有喜事，这裁缝倒做着一注大生意。这几日有了钱，便不出门，终日无非在家吃鸦片，要等那几个积蓄吃光了，再寻别处生活做。”

捕快伙家听了，心里明白，便去寻着了捕快正身，告诉了他情节，带着几个人来捕这裁缝。敲门进去，一个女娃子出来问道：“你们哪里来的？到此何干？”捕快说：“我来寻赵裁缝的。”女娃子道：“寻他何事？”捕快道：“要教他做衣裳。”女娃子见来人不正经，自己有

些心虚，便说道：“不在家中，出去做生活的。”问他在哪里做？他道：“下乡去的。”

捕快伙家想道：明明我方才见他当了衣服回来，怎说不在家？遂到他里面去探看，坐在一个大木柜上，假意和这女娃子扳谈，想探他的话因，谁知一些也没有破绽。捕快无法可施，正待立起身来要走，忽见坐的木柜柜缝中，透出烟来。

一声吆喝，把柜盖揭开，见柜中两个人头对头躺着，当中放着一盏烟灯，两枝烟枪，旁边放着一大缸鸦片，两人正在吃得有兴，也不晓得柜上有人，也不管得有人前来捉他。两个人你一筒我一筒的尽吃，忽然见有人揭开柜盖来，看他们两个人，犹仰面朝天的眼睁睁对着捕快看，似乎怪这捕快们不该来搅乱他们的烟兴。

捕快喝道：“毛贼！还装什么洋盘？快些伸颈出来，老爷请你吃长寿面。”两个人不声不响，呆呆望着捕快伸手下去，一把辫子拉他们起来，两个人犹牢牢握着烟枪，说道：“不要这样强横，要吃烟，我请你们就是了。”捕快骂道：“放屁！你们偷了张家的妆奁，躲在这木柜里，自在吃烟，累你老爷寻了十几日，你们只道藏身得安稳，岂知也有破案的日子？贼赃藏在哪儿？快说！”

两人听了这话，方始晓得来的是捕快，自己做的案子破了，他们前来捉拿，心下十分惊惶。捕快取出铁链，把他们来锁了，要吊他们的赃，一个说道：“在赵大女儿房中。”一个说：“这都是朱四起意的。”

捕快牵了两个贼去搜赃，这时女娃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及至赃物搜了出来，照单一检点，却只少了几件衣服，几样首饰。又打开箱子一看，见十八缸鸦片，只剩得十六缸了。

捕快一一的盘问他们，赵大说道：“我们前月在张质夫老班家中做生活，因为他们少爷要娶亲，这生活很多我一个人做不了，叫了这朱四做伙计，生活做完了，就在他家帮闲吃喜酒。这朱四见新娘的嫁妆丰富，与我来商量要偷，说道：‘我们偷了一回，怕不能吃三年五年的安稳饭。这做裁缝，一日赚了几百文，不够吃鸦片，还要顾得有生意没生意。偷了这一遭，发了财，多熬几缸鸦片，我们两人既不愁贫，这鸦片也可吃个尽兴。’小人一时听信了他的说话，到第二日黄昏，混入张家，藏在柴房里。三更天，遂撬开了新房中的窗榻，进去偷东西。这箱鸦片，当时却不晓得。两人一掀，觉得沉重，以为是银子，抬回家来一看，却是鸦片烟。两人更是喜出望外。就把赃物藏在女娃子房中，朱四心虚胆怯，不敢出头，我两人就商议困在这大木柜中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不知你们怎样会晓得的？”

捕快冷笑道：“要得不破，除非莫为。你们这十几日，也寻得老爷们好苦。”朱四说道：“怎的说十几日？我在里头不过抽了几口烟，打了几个瞌睡，这日子怎样这等过得快？”捕快道：“你们这几日，竟吃了两大缸，怕不有三十五两烟。”伸手去拿了个吃剩的烟缸一闻，觉着一种香味，异常的沁脾透骨，要想尝他几筒，就拿灯枪，排在木柜上横下去。刚呼得一筒，只听外面有人喊进来，大家一齐立起朝外看，但不知进来了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二 编

第十一回 吞赃物马快放刁 中烟毒驢童毕命

却说捕快正在吃烟，听得外面有人叫呼进来。大家一看，却不是别人，是个当境地方，闻得境内出了贼，做了案，马快前来捉贼搜赃，他得了这个信息，所以飞奔到来。大家招呼了，捕快似乎不好意思再要躺下去吃烟，遂息了灯牵了赵大、朱四就走。捕快伙计扛抬了赃物，一行人先到马快寓处来。

地方见他们都去，自己来得迟，没得什么好处，遂教地方伙计，将赵大家中所有什物，一齐搬到自己家中去。出来把门用竹条钉了，再加上一道封皮，是本管知县的衙条。这所房子，就此充公。

再说捕快带了两个贼，到得寓处，把来吊打一顿，两个贼认做了徒弟，从今以后，这做贼就是他二人的行业。年朝月节，常常要送些礼物与这马快。若是偷到什么东西，先要孝敬马快，方得安逸。马快与贼，本来通连，马快就是贼，贼就是马快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没有什么的分别。

隔了一日，马快将二人解到当官，听候惩办。地方官遂传谕到张质夫家，教他们来认领赃物。张质夫打发一个家人和着吴家送亲来的管家，到得公堂，来领取赃物。照失单一对，十份之中，已只剩得六七份，且亦多是以假冒真，指鹿为马的。譬如珠宝首饰，真的换了假的，好的换了歹的；又如衣裳服色，绸的易了布的，新的变了旧的，这都是马快的狡狴，做了手脚。张姓家人明知赃物多非原物，晓得问官决不肯承认，说是捕快放刁，也只得叩头谢了恩典，领了回去。除却公堂的使费，捕快的赏赐，这领回去的物件，却已得不偿失，不过出得一口气罢了。常言道：“捉贼追赃，晦气未尽。”这真是阅历之言，奉劝列位，平日门户，总要当心。倘若不幸失窃，就认了晦气。只要日后格外谨慎，也就算了，定要捉贼追赃，这就是不识相了。世上盗贼多，失物的人家，哪处没有？你看哪一家是追得还原物的呢？

闲话休提。再讲张子诚晓得洞房失窃已经破案，他牵挂着十八缸鸦片，要来向马快讨回。马快回道：“少爷当日不曾开在失单上面，这鸦片却没有吊到。”子诚道：“我前日与你说过，怎说没有吊到？你不要放刁，我多赏你们些钱，不教你们吃亏就是了。”

马快看着急，晓得是吃不光，遂说道：“少爷，真的我没有留心这鸦片，不知我的伙计，可有人看见？让我来问一声看。”子诚道：“我说与你听，你们不用抵赖，那地方已是来告诉我了，他亲眼见你们搜寻出来，就在贼窝里开灯吃的，我也晓得你们，这鸦片也是用得着。但你拿了来，我总酬你们相当的价值就是了。”

马快听了这话，明知地方已经放了风，不能推托过去，就叫了一个伙计问道：“那日在赵大家中，可曾搜到什么鸦片？”伙计明白，说道：“有是有的，因为这失单上面，不曾开得，恐怕是别人家的，所以不曾缴出。今张少爷既然说是他们的，拿去就是，但没有十八缸数目。”

子诚问道：“拿到几缸？”捕快伙计道：“只得十缸，那八缸想是被两个贼吃掉了，或者已经卖去了，也未可知。如今少爷要拿去，须要多赏赐我们些。”捕头说道：“你去看倒底还有几缸？全都拿来，不准隐藏。少爷是个宽宏大量的人，决不会亏负我们。”

伙计去了一时，来说道：“鸦片只剩得八缸在这里，那两缸伙计们已自吃完了。”捕头说道：“你们好糊涂！怎的会把张少爷家的鸦片吃了两缸？亏得少爷是个大量气人，不来怪你们。下次不能这个样子，不老实。”回头对子诚说道：“少爷，这八缸烟我教伙计送到府上去罢。”

子诚说道：“不必，我自有人在此会拿，不消他们送得。”捕快伙计说：“少爷这鸦片拿去，要肯赏我们多少银子？”子诚道：“本的可以多赏些，如今十八缸只剩得个零头，你们又吃了两缸，我不能多赏，与你们十两银子。”捕快伙计说：“我们只搜到十缸，少爷又没有失单，我们要不认，少爷亦没有法想。我们要好还了出来，少爷怎好意思只赏得十两？还要多赏些。”捕快头目也在一旁说好说歹，做圈做套，讲明白赏了三十两银子，子诚把烟拿回去。

新娘虽然不拼得，也是无法。这八缸烟整整有四五百两，差不多好吃一年多，且等吃完了这烟再说。

隔了几日，伯和要回家去，张家留了几日，替他饯行。到了行期，伯和来别他姊姊姊丈，姊弟分别，自有一番叮咛，嘱咐回去在父母前告慰。他姊丈也嘱他在岳父母前代言请安。张质夫也写了封信，托他带回去，无非是寻常通候语，没有甚事。伯和离了张家，带了送亲去的人，回转广东。仆妇婢女，有姑娘合用的，就留在这里服事姑娘。

按下这张家，暂且不表。再说伯和一路归家，路中有老成的家人照料，倒也平安。到了家中，见了父母，告诉了在京的事，父母心下倒也丢去了挂念。

这吴瑞庵自嫁女以后，无牵无挂，性情越变越懒，烟瘾越吃越深，到了后

来，竟是一管枪来不及过瘾，必须双管齐下，吃个双开枪。每日未起身以前，困在床上，竟如死人一般。有人与他喷烟，喷了几口烟，七窍内闻着了烟味，然后苏醒转来。终年睡在里一间烟室，烟室里面，用布幔遮好，不透一些风，恐怕这烟气要走漏出来。所以有人进他烟室，烟雾薰蒸，犹如闯进了迷魂阵。不吃烟的进去，闻了要吊恶。好在他家中，上上下下，都是吃烟的，只有他的夫人，倒极贤德，是不吃烟的。再有一个小儿子，小名叫做阿荫，年纪不过七岁，蠢如鹿豕，所以尚未学会吃得鸦片。他那两个阿哥，都是烟鬼队里的人。次的烟瘾尚不十分大，不过初入籍；大的已吃得不可开交，真要算是吴瑞庵的肖子。

一日，瑞庵正在吃烟，一个使女，气急败坏的跑进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小少爷中了毒了。”吴瑞庵听见，毫毛一凛，仍旧躺在烟铺上问道：“小少爷中了什么毒？”使女正要回答，只听对面房里，已是哭声一片。瑞庵这一惊，真非同小可，连忙放了枪，赶到上房一看，阿荫已没有了气息。

夫妻哭了一场，把这孩子殁了。要查究他是中的什么毒，却查究不出。在下却是晓得。这阿荫蠢然一物，平日见他父兄吃鸦片，以为这鸦片与饧糖一般的好吃。这日拿了一块面包，私下到他父亲烟室外间，揭开一缸烟，看见缸内烟膏盛得满满的，将块面包向缸里一蘸，淋淋漓漓，望着嘴里便塞。塞进口去，嚼上一口，觉着味苦，连忙的吐，一半已咽下喉咙去了。剩下的面包，望壁脚边一掷，觉着口苦难当，一路跑到他大哥伯和房中，想寻些别样东西解一解口。他大哥不在房中，桌上放一碗热腾腾的糖汤，他也不管好吃不好吃，拿起来一口气咕噜咕噜吃了两口，觉着也是苦的。停了不吃，向着地下要吐他出来，却吐不出，只吐得几口涎沫。一个人苦了一回，倒也不苦了，就依旧向外面玩耍去。他的大哥小解回房，见桌上烟膏汤浅了些，模模糊糊，也猜不到是他兄弟吃了两口。

原来伯和这日起身迟了些，来不及过瘾，恐怕瘾发，掘了些生烟，放在开水里掏和，预备过瘾的。一时要紧小解，出去时，烟膏汤放在桌子上面。阿荫进来，误道是糖汤吃了。歇了一回，烟毒发作，肚中绞痛起来，遂进去告诉他母亲说肚里痛，他母亲以为他夜里受了风寒，教他睡了。

不料一阵一阵的绞肠括积的痛起来，面皮也变了颜色，他母亲又以为中毒，急叫去唤他父亲，不料瑞庵尚未过来，这孩子他倒已断送了性命，也算这孩子命该如此。但这在不吃烟的人家，决没有这样的奇事闹出来。只他死得不明不白，所以教他父母十分悲惨，后来寻到了一件东西，方才猜出这阿荫送命的缘故来。要知此是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开药方庸医杀人 礼忏事穷僧显丑

却说阿荫一死，大家不晓得是什么缘故这样死得速。后来有个下人，在壁脚沿拾到了他掷去的咬残面包，上面的鸦片，蘸着犹浓厚未干，拿来给主人看了。阿荫的父亲，再到外间烟室查看烟缸，内中有缸烟，蘸痕犹在。于是疑心他是误食生烟而死，不知其中尚有一段情节。这致死的原由，虽然不差，但他所以死去的速，却还有一半未能知晓，就是在他大哥伯和房中吃的烟膏汤。

这在瑞庵当时，虽有些悲伤，事过也就忘了，镇日一灯相对，什么都不放得他心上。只有这阿荫的母亲，膝下没了个小儿子，觉着孤凄，没有人陪伴闹热，心中苦苦凄凄，忧念不释，忧忧郁郁，渐渐的积成病来。请了几个医生服药，只是没有效验。

常言道：“心病难医。”他是生的思儿病，儿子不能复活，他这病怎会得好？广东地方的有名医生，全都看过，药亦是凉的、热的、表的、散的、攻的、补的都已吃过，却都不能疗得他的心病。这许多有名医生，用药与射箭一般，大家把他当做靶子，却没有一人能入彀，倒说是参苓罔效，和缓无灵。其实医生的本事平常，都是浪得虚名，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那里。

一日，有个邻居举荐一个医生来，这医生姓包名济生，说三代祖传，是有名的包一帖。瑞庵平日也闻得这包一帖的名字，遂叫个家人去请他来诊。

这包济生虽然是个世医，却是少年落拓，父母过后，贫无聊赖，方才贴起医生招子来。论他的本领，却半点没有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还要读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《汤头歌诀》恐怕也背不出，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是更不必说了。起初挂牌，也还有人请教，但要是他到，只要一服药，好的总要被他吃坏，活的总要被他吃死，所以叫做包一帖，又叫做包送终。他住在城北严横街，人家指他住的街叫阎王街，把他当作催命鬼，所以他的生意，一些没有。

这几日正是穷得过不去，灶内无柴，釜中无米，还要吃鸦片。忽然有人来请他去出诊，拿这请封，买了些柴米。剩下的钱挑了两簪鸦片，勉强过了瘾。坐乘轿子，到吴瑞庵家来，已是半夜光景，口里倒说生意忙，所以来迟。那知他已几日的吞土皮，不曾见有个人上门。好在这吴瑞庵家中，也是俾昼作夜的，夜半更深，正是他家中的日中午时。

包济生进得门来，一路不住的把鼻子来嗅。你道他嗅什么？原来吴瑞庵家中吃烟的人多，每个屋中俱有烟铺，一路的烟味，送到他鼻子管来，惹得他垂涎，所以不住得把鼻子来嗅这烟气。到得病人房中诊脉的时候，对面烟室里吃烟，正在吃得浓厚，听说医生到了，瑞庵过来接待，开口时，这口里的烟气冲过来，引得医生瘾发。诊过脉，到起坐里来开方。那烟室的门帘卷着，室中烟气，顺着风一阵一阵卷进他的鼻管，把他那些烟瘴虫搅得在他肚里骨碌碌翻身

。这时的包济生，眼花缭乱，呼欠呵呵，提着一管笔，倒像有几百斤重，拿来当把扫帚在纸上乱扫。脉案开好，胡乱的写上几味药品，却都写在桌上。

旁边有个狡猾的家人问道：“先生，这时候赎药来得及么？”他道：“来得及，这药铺无论何时都可敲得门，他那药铺门上，有个小门，时候晏了，不开门，这药方就在小门里塞进去，叫他赎药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但不知这小门有多大？一张八仙桌抬得进去么？”包先生道：“赎药只须把药方带去，为什么要用八仙桌？”家人道：“先生的药方，写在八仙桌上，要赎药自然是要把八仙桌抬去才好。”

包医生听了这话，仔细一看，一张药方，半张写在八仙桌上，自己好没趣，只好说：“错了，错了。我今日看的病多，人是看得困乏，所以一张写完，忘了换一张纸。”遂重拿过张纸来，开完了，起身要走。一个家人说道：“先生还要费心。”

医生又是一惊，以为自己又闹了什么的笑话，连忙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家人说：“宅中有个老妈子，也在那里害病，要请先生顺便看看。”包医生道：“好好！”立起来跟着这个家人就走。到得老妈子困的地方，叫老妈子伸手过来诊脉，老妈子病得人事不知，是害个热病，正在热盛的时候。一个家人，把他手拉出来，让包医生诊脉，有心作弄这包医生，拿他的手背朝着上面。

包医生糊里糊涂，把三个指头捺上去说道：“病势沉重，已没有了脉息。”家人好笑，说道：“先生诊的是手背。”包医生听了，惊得汗流浹背，遂强辩道：“不差，这是脉诀上有的，叫‘脉有反关，动在臂后。别由妙诀，不干证候’。”幸亏他还记得这几句脉诀，可以遮饰过去，不然，就要当场出丑了。诊完了脉，开了一个表散汤头，这老妈子的病，果然一剂而愈。那老夫人的病，却被他一剂药，催送上路，有气早变成无气了。

瑞庵见他妻子一死，心中十分感伤，然人死不能复生，只得料理丧务，买棺盛殓，命儿子成了服，择吉开丧，买了一块地，安葬事讫。这丧务都是托人照料，自己吃烟要紧，哪里有工夫干办丧事。

丧葬既毕，不料他自己也生起外症来，背上坟起，红肿如碗口大小，疼痛难熬，叫喊之声，日夜不绝。痛得他鸦片也不能吃，皮肉日渐溃烂，脓血淋漓，腥秽之气，令人不可向迤。委顿床褥，不及旬日，竟呜呼哀哉！

他两个儿子伯和、仲勋，哭了一场，将他父亲来殓了，也择个日子，替他父亲开丧。但他兄弟两个，都是无愁公子，大的年才二十，小的犹只得一十七岁，平日一些不学，单单只管吃烟。他父亲一死，更觉六神无主，全凭着几个家人们，颠倒播弄。到了开丧日期，吊客已络绎在堂，孝子尚在过瘾。

出殡之日，各局俱齐，预备起棺行丧，等孝子出堂行礼，等了好多时，只不见孝子出堂。那执紼送葬的人，都等得厌烦，见几个家人，扶了他兄弟二个出来，灵车出门，刚走得几条巷子，他兄弟已是弯腰曲背，步履艰难，扶孝子的人，吊着他兄弟而行。人家见他涕泪满面，只道他悲哀，谁知他烟瘾未曾过足，到得坟头，好像两只死鼠一般，家人连忙开上几筒鸦片，让他们吃了，方得成礼。

葬事既毕，回家去放荡的吃烟。七终百日，请了几班僧道，到家来做功德，他兄弟并不知什么悲哀，过足了瘾，与僧道去闲谈。这僧道中，也有吃鸦片的，啐经理忏的时候，志心朝礼，南无天尊，念得响亮。一时烟瘾要发，那法鼓、金铙、木鱼、云版，都是无精打采的敲着。经忏法事，甫过得一任，吃烟的僧道，把蒲团、拜垫、椅子、凳杌、东横西竖，铺了几张烟榻，这里一副烟灯枪，那里一副烟具，大家吃起烟来。

他兄弟见了，并不去见怪他们，倒去和他们讲论烟膏的好丑，烟瘾的大小，问他们平日，这鸦片是在庵观、寺院、庙宇内吃的，还是在烟馆里吃的？他们有的说在烟馆里吃的，有的说是在庙宇里吃的。

有那狡猾的说：“神庙佛宇，法戒森严，不准吃烟，要吃只能到烟馆里去。我们诵经礼忏，法事太忙，想吃些烟借力，年深月久，遂致上瘾。所以我们吃烟，并不是像居士们闲着把鸦片消遣的，却有个不能不吃的缘故在内，算不得是我们僧道的坏品。”

也有那憨直的说道：“神庙佛宇，虽然不准吃烟，但只瞒世人，要在无人到的地方，没有人的时候，这烟也可吃得。僧道的戒律，本是做与俗人看的，只要掩饰得过，有什么不好吃烟？比这吃烟再坏的事情，我们寺院里面还有咧。”

这个僧人说了这话，惹得大家好笑。他们的师兄师弟，却怪他多言，说他这样胡说，不像个受戒的僧人。然而他吃鸦片正在吃得高兴的时候，又说道：“这吃鸦片，在烟馆里有几种好处：第一是散心，第二是可以听得新闻，第三是吃烟的伴侣多，不愁寂寞。若有了什么疑难之事，到烟馆里访问几个老者，可以商量出个计策，这识见阅历，也可由此增长起来。你看那许多讼师，经手词讼事件，不多是在烟馆里面会话的么？”

伯和兄弟听了这话，似乎很有道理，也想到烟馆里去走走。他父亲的烟室，因为他父亲死在其中，怕有鬼出现，教人拿来锁了。不料隔着几日，这屋里却出了一桩新鲜奇事。要知奇事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触疔气鼠瘟流毒 比匪人狴狴遭刑

却说伯和兄弟本是在家吃烟，这日听了和尚的说话，他弟兄就常到烟馆里

去走走。他父亲那两间烟室，本是极好，他们倒说更深夜静，怕鬼出现。又说什么不吉利，教人拿锁锁了门。

一日，有一个家人，在门前经过，闻着一阵臭味，门缝里一张，却不见得什么。这臭味却从那门缝里直冲出来，于是去拿钥匙，开了锁，进去一看，只叫得奇怪！见地板上面纵横狼籍，尽是死鼠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便来告诉了伯和弟兄。大家都来一看，人人道怪，个个称奇，却没有一人能知其故。一个家人，去捉了一只猫来叫他吃。那猫闻一闻，便走了不吃。

伯和见这死鼠，猫都不吃，更觉莫明其理，只好教家人拿扫帚来，扫在粪箕里，搬出去抛在僻静地方。这死鼠腐烂开来，腥秽奇臭，被日光蒸发，这恶毒臭气，散在空气中，传布得十里周围，都闻得着这阵臭味。

那年广东就有了鼠瘟，多是这死鼠的毒气传染出来。但这鼠果真是何毒气呢？列位，这死鼠不是在吴瑞庵烟室中的么？瑞庵在日，这烟室里面，烟气薰薰，那些鼠子，都已闻得惯常，也有了瘾。瑞庵一死，他儿子将烟室锁了起来，不再有人到里面吃烟。这烟室中冷冷清清，一些烟气没有，那些鼠子瘾发，想出窝寻些食吃，又没了气力，都跌倒在地上，慢慢的就死了。

这鼠子都有鸦片烟癖，肠腑中含着烟毒，所以腐烂开来，那毒气就酿成了鼠瘟。但当时却没有人疑心到此。那些邻右人家，见他家内鼠子成群的死，知道是他家不祥之兆，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

再有那些家人仆妇们，欺他兄弟两个少不更事，无知无识，遂造起许多谣言，说屋里不太平，常常有什么声响，这个说是狐狸，那个说是鬼祟，吓得他兄弟两个，常常躲在外面。那些家人，趁此机会，结党成群的搬运他们的家私，偷盗他们的物件，家内所有，几于席卷一空，这两个糊涂虫，哪里知晓？家人们亦渐渐散去，真是门庭冷落，人口萧条，蛛网牵丝，灰尘堆积，全副的败家气象。

他兄弟两个，终日终朝，无非烟馆里逍遥。一日，仲勋在家，一个仆妇对他说道：“少爷，要余米买柴，好做饭。”仲勋道：“这廋间的米，柴房里的柴，怎的会缺了？”仆妇道：“吃了，烧了，柴米总是要完的，不买总不会生出来。少爷可晓得，巧媳妇做不出无米饭？”仲勋道：“開箱子拿银子去买。”仆妇道：“银子是用空了。”仲勋听了发急，自己去開箱查看，果然都剩了空箱，连别的箱子衣裳玩物等类，俱是空空。

仲勋急得发跳，说道：“这银子他会生翅飞的？这衣裳玩物他会消灭的？为何都剩了空箱？”还有几只箱子，在他母亲床后，是他母亲的私蓄。见锁得原封不动，过去一掀，觉得沉重，以为都是银子，开开来一看，却都是砖块垃圾，气得他发昏！一连几处房里，都是空箱。到此方晓得那些家人偷去

，所以不辞而别。急忙赶到一个烟馆来，寻他阿哥商议。

走进烟馆，见许多人围着一张烟铺，大家在那里看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一首俚俗的歌谣，是一个讼师编成，形容吃鸦片人的。说一个烟鬼：

“爬起身来，昏天黑地；吃起烟来，欢天喜地；放起屁来，薰天触地；高起兴来，谈天说地；做起事来，有天无地；发起瘾来，怨天恨地；讨起账来，求天拜地；躲起债来，钻天入地；相起骂来，皇天捣地；明起誓来，指天画地。”

原来这首山歌，是讼师王伯陶编的。

大家看了，都赞道：“王先生果然聪明，编得真好！形容得吃鸦片人一些不差，真是吃鸦片人想心思，头发尖里也会想进去。王先生要不吃烟，哪里会想得这样道地？”

仲勋此时，却没有心绪管这闲事，见他哥哥也挤在人丛里面，便一把拉他出来，对他讲了，伯和也吃惊非小。两个人搔头摸耳，没有法想。大家犹在那里啧啧称赞那王伯陶讼师的好笔墨，好心思。伯和听了，就想着来与讼师商议。讼师一听，晓得好生意好主顾来了，遂替他们做了几张状子，在香山县里告追。

那晦气的家人，走不远的，捉住了几个，敲扑追比，不怕他们不把赃物献出。讼师再做一张领状，领了出来，却不交与这伯和兄弟。

隔了几月，方才对他们兄弟说：“赃物已领出来了，但这衙门使费，耗去几何，我已代你们开销过了。再差役的烟账，也要你们会的，我的状子是送的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伯和道：“是了，这差役的烟账，应该是我们会；先生的状子，怎好白费心？自然要送些酬劳。”

彼此推让了一番，这差役的烟账，到会了百来两银子，讼师所吃的，自然也包含在内。从前他们欠的，统统替他们还了，还要存些在烟馆里，预备后日无事的时候过瘾。这都是差役讼师通同一气，通年吃的鸦片，都是人家替他会账，这烟馆里也与他们是手臂相连的。

这讼师为因贪着伯和兄弟下回主顾，所以不曾把他们的赃物吃光，然还得一半，花费得一半，却亦无多。领回去，另外还要送些谢礼。

不上半年，吃用又是困乏了，他们幸而还有个土栈，虽说生意不似从前兴旺，也总算是可过。多有人想盘他们的，晓得他兄弟相信这王伯陶讼师，就暗地买嘱了他。果然他兄弟不敷日用，来与这讼师商议，讼师劝他们盘与别人，免得将来亏倒下来，弄得不可收拾，自己不会做生意，诸事靠托别人，是靠不住的。盘了栈，有钱可以存放收利，你们的招牌吴兴盛三个字，也值钱的。

伯和兄弟听信这言，就托王伯陶经手，盘与一个本地人，连招牌买去。伯

和兄弟得了这注银子，又可以快活几时。但他们生计渐蹙，兄弟两个，也不似从前的挥霍。仲勋是足不出户，烟也吃得不多，他父亲遗下的烟膏，偷剩了的，还够吃得一年半载。

独有那伯和是在烟馆里吃惯，仍旧是在烟馆里过日子。后来在烟馆结识了一个朋友，这人姓李叫李金标。伯和见他相貌魁梧，语言豪爽，衣服也极华丽。论他烟量，却是个无限大量，会起烟账来，倒像是很有家私，真个是挥金如土。伯和与他结识，常常的吃他的烟，饮他的酒，受了他许多的珍玩礼物。伯和只道朱家再世，郭解复生，天然是个义侠，所以与他十分亲密。烟馆里的人，都看这人来历不明，劝他不要与那人要好，却是忠言逆耳，哪里听得。

有一日，这伯和一人正在吃烟，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问烟馆的老班道：“吴伯和在此么？”伯和听见，起身问道：“是哪个？”那人向他一相，说：“你的朋友请你去。”他问道：“哪个朋友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你向日顶要好朋友。”伯和道：“莫非李金标？”那人道：“不差，是他。”

伯和一想，这李金标几日不见，正要寻他，却不晓得他的家世，也无从问讯。他日常也总三两个月出门一回，是出去做生意的，一月半月回来，总有些礼物送我。这回去得不多几时，想必生意顺手，回来得速。遂问那人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去便知。”伯和跟着他就走，直到一个衙门里面。

伯和道：“李金标在此何干？”他道：“他干的事，你通晓得，你们是向来共事的人，倒装腔得像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在身上掏出铁链来，向他颈项上套去。伯和说道：“这是何意？你骗我来敲竹杠。”那人喝道：“你通连强盗做了窝家，现在李金标破案，已供出了你来。老爷在堂上等你。快进去！”伯和吓得魂飞魄散，叫起屈来。

差人哪里听他，把他横拖倒拽，扯了进去。少停知县升堂，伯和跪上去想要分说，知县不管青红皂白，推下去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把他来钉了镣，叫几个差人，押着他到家里搜赃，果然搜出了几件赃物，这都是李金标日常送与他的。在公堂之上，却招出是与他同谋，这伯和是他的窝家。于是知县将他下在牢里，把他房子发封充公。

他的兄弟知道，连忙来寻王伯陶，请他出个主意。王伯陶说：“我晓得这李金标不是个正经人，平日不听良言，果然连累下去。”遂替他写张状子，用足了使费，替这伯和申说。待得申明冤枉，伯和已殍死狱中。

知县把他拖牢洞拖了出来，他兄弟把他来葬了，但家私已弄得罄尽，没了生计，只一人孤苦伶仃，又不会做得生意。

正在凄惶，忽然想着了一个去处。但不知是什么地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千里投亲一枝可托 三生有约两小成婚

却说吴仲勋见大哥瘐死狱中，家产动的不动的都已败得干净，一个人立脚不住，要想进京找他姊夫姊姊去。但自他父母死后，也发了几封丧报，不但人不来，礼不到，连信息多不通。后来有京里的人回广东来，说这张质夫夫妇已死，他儿子张子诚，带着妻小，扶梓还乡，回山西去了。

仲勋想要到山西去，因要走旱路不便，且亦未曾出惯门，吃烟人走旱路最不便当，仲勋虽说吃烟不多，近来遭际厄塞，这烟竟如不吃，但翻山越岭，行旅艰难，不吃烟的人，也一样是畏葸的。况且旱路不能计程而进，指日而行，这旅费便要带足。途中若逢风雨冰雪等，在客店中，一月半月，也未可知，所以他不敢到山西去寻他姊夫。

思量他父亲在日，有个至好结契朋友同乡谢子晋，他在江苏做官，我父亲落难的时节，躲在他家，后来生意也是他荐的。我父发了财，就替他捐个知县，到任去的时候，还送了他几百银子。我父与谢子晋，胜如同胞骨肉，如今我去寻他，总可以位置得我。况且由广东到江苏去，有轮船可趁，不消几日，就可到彼。

主意已定，遂收拾了行李，拼当了川资，趁着轮船到江苏来。轮船到得上海，上岸落了栈房。隔了一日，雇了只船进省来。船到苏州，将行李上岸，住了客栈，开发了船钱，住下来慢慢的向广〔东〕帮中打听这谢子晋的消息。

再说这谢子晋向在广东洋行里做生意，本来极阔绰。林大人禁烟之时，吴瑞庵躲在他家中。事情过后，又替瑞庵荐了个生意。这瑞庵若无谢子晋，也就没有了后半世的荣华富贵。瑞庵发财之后，不忘他的好处，所以替他捐一个知县，报他的恩，又送了几百两程仪。

他到这江苏来，做了几任的知县，他为人精明强干，会钻营，会应酬，不比吴瑞庵那样糊涂，一事不会做得，要全仗别人调度，所以上司倒十分器重，说他是能员，替他补了缺。历任几个冲繁疲难的大县，总算他力能胜任，一连得了两个保举，引见出来，升了知府，仍在这江苏候补。

斯时他钱也有了，官也升了，上司也换了。这后任的抚台，自己科甲出身，最看不起捐班。谢子晋在省候了一年，却没有差委，清闲无事，就在公馆里逍遥，一榻烟霞，消受这阿芙蓉的滋味。但赋闲既久，总要望些差委，遂花了些钱，运动了几个抚宪信任的官员，常常在上台面前，替他吹嘘，说几句好话。

一日，抚宪想着了他，忽然传见，他正在公馆里吃烟。烟吃完，瘾过足，独自一人，横在烟榻上，出神的想心思，说（想）道：“府的差使，比较州县佐贰，局面堂皇得多，不是做总办，便是当提调会办；但差事也有简有烦，也有长有短，这差况亦有美、有苦、有优，那都在上司掌握之中。要是上司

合式，委个好差；不合式，弄挡苦差使委下来，非没有什么利益，还要倒赔钱。这种差使，那就不如在公馆里吃鸦片了。我近日托了某道某府在上台面前吹嘘，想要个差委，怎的这几日没消息？不要他们靠不住？或是关节不到，铜钱用得还少么？”

子晋正在凝神呆想，一个管家走过来，见他不言不语，睁着眼在那里出神，低低禀道：“老爷，抚台传见。”子晋听了，犹如奉到了丹诏一般，坐起来说道：“传轿班伺候。去拿我的衣帽来。”

管家过去，把衣帽拿来，顶帽放在桌上，靴子摆在榻前，袍套放在榻上，请老爷起身，替他穿戴。这子晋下榻来，弯下腰去，自己脱鞋换靴，站起来，让管家替他换衣服。自己心里想道：“我说某道某府，是个正经人，不会滑头，他们也够得上替抚台说话。但此去抚台不知委个什么差使？厘金乎？保甲乎？长局乎？短局乎？优乎？不优乎？见了抚台再讲。”遂顶冠束带，坐了轿子，直上院来。

及见了抚台，却不提什么差委，不过淡淡的问了几句，就端茶送客。子晋大失所望，起身告退，心中局促不安，行步一蹶。

抚台朝他脚下一望，几乎失笑，见他一只脚着鞋，一只脚穿靴，遂问道：“贵府吃鸦片么？”子晋回道：“是，卑府是因病而吃的。前在某县任上，公事烦劳，体复多病，因此吃上这烟。”抚台又问道：“近来烟量如何？”子晋回道：“还好，卑府吃得不甚多。”抚台冷笑道：“还好，贵府倒不曾赤着脚来见我。”子晋低下头去一看，顿时满面羞惭，窘得无洞可钻，口里连珠不断的“卑府该死，卑府该死”。

退下来，到得公馆，拿烟盘、烟灯、烟枪乒乒乓乓掙（抛）得满地，罚（发）誓不再吃烟。把几个家人，混账忘八骂得落乱三千。

隔了一夜，火性是过了，烟瘾又要来了，再教家人收拾起烟具来，依旧开灯过瘾。家人口里不说，心里暗笑。子晋连忙请人到抚台处打关子，不料参案已出去了，说他嗜好太深，难为民牧，遂参了他的官。

子晋坏了功名，也就无牵无挂，便在苏州租一所房子，暂且住下。他贪着这苏州俗尚清嘉，山清水秀，清时佳节，可以流连光景，娱乐暮年。便他在苏，绝少知心相识与他朝夕盘桓。因他在官时，高视阔步，气焰薰人，如今他失了势，也就无人睬他。

他又膝下无儿，闺中只一少女，拈针弄线，慰情聊胜于无。他的夫人早已去世，并无小妻箠室，伴侍黄昏，近景正是寂寞。却好这吴仲勋找寻到来，家人替他通报了，子晋听得吴瑞庵儿子到来，忙叫人请他进来相见。

仲勋进去，子晋见他衣服褴褛，形容憔悴，两人见过礼，坐下来，子晋道

：“贤侄风尘辛苦，千里迢迢，到此不易。闻尊翁尊堂，俱已下世，可怜他二老，半世辛勤，不曾享得几年晚福，侄辈的近状如何？”

仲勋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就将父母死后的事，一一讲出来。言罢，潸然泪落。子晋听了，也是太息，安慰了他一番，说道：“我如今罢官家居，故乡千里，贤侄远来，正慰寂寞。寒舍虽不丰腆，也还过得，贤侄就在此过几时，安心耐守，静候机缘，再图恢复，不知侄意如何？”

仲勋道：“小侄应当在此侍奉伯父，但恐叨扰不当。”子晋道：“彼此通家至谊，有何客套。”遂教家人去替他买身新鲜衣服，与他更换，从此这仲勋就在子晋公馆里住下。他是经过了几番磨折，世事也晓得了些，阅历也有了些，如今住在人家，是十分谨慎，一些不敢荒唐，终日杜门不出，只是陪着子晋，随高随下，侍奉殷勤。子晋看他是吃烟，遂叫他呼几口。他也至诚老实，并不推辞，烟瘾却不大，每日三筒五筒，也就够了。

子晋见他忠厚谨愿，并无什么习气，要算是少年老成，倒打动了子晋一桩心事。他想到：“我已年近花甲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并无子嗣。如今异地居留，又无亲族，女儿年已及笄，急宜与他对亲，但总不得个门户相当、诚实可靠的人，托付掌珠。平日也有几家富室贵族，前来说亲，却总是高低不就，耽误下去，终非了局。不如把女儿就配这吴仲勋，招赘他做女婿，将来半子收成，也就身后有靠。”

想了这个主意，先来与他女儿商议，说：“仲勋是我知己朋友的儿子，他现虽落寞，也是个宦宦门风，与我们是同乡，人亦也还安静，与你年纪相当，我意欲将你招他为婿，将来我这家业，就教你二人接下去，你心下如何？”

他女儿听了，一想也好，这吴仲勋人品相貌，也还不俗，且是安稳，寻常不出户庭，嫁了他终日相守，也胜似嫁个金龟夫婿，常常要辜负香衾，遂答应了他父亲。子晋出来，再将此意告之仲勋。

仲勋是落拓依人，听得人家要招他为婿，哪有不愿之理？遂请了两个同乡作媒，择个吉日，子晋就替他两小完了姻。成婚以后，夫妻倒也和睦。这仲勋是款款深深，趋奉得他妻子十分勤谨。子晋见他夫妻相得，心中也是欢喜。又因仲勋年少，坐食终非长策，遂想定一注生意，教他去做。但不知是什么生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学浪游奴仆入花柳 选吉日星士误阴阳

却说谢子晋因仲勋正在青年，不宜坐食在家，做个浪子，总要教他立些事业，干些营生，不能就此把光阴错过，虚度了一生。但要他读书，则时过后学，难比登天；若替他捐官，则年纪尚轻，阅历太浅，怎晓得宦海风波。至如负贩经商，登山涉水，吃烟人更是牵牛下井。况乎经商作客，总要周知事物，算

计精明方可。但除却商务，哪样教他可以做得？与人合伙，是非忠厚人所宜，不如独自开张，教他现成做个东家，让他监督商务，顺便学得些经商的道理，此计不错。

想定了念头，就对他说道：“自你到此一年有余，我看你谨慎小心，所以招你做女婿，这万贯家财，将来都付与你执掌。我望你能成功立业，不但我女终身有靠，便是我付托得人，将来我的身后之事，也得你担当。你今正在英年，年富力强，大可出去干番事业。男儿要想发财，不作官便经商，这作官一节，且搁过不提。若说经商，我看有一注生意，可以做得。现在世界开通，商业日渐发达，自洋货进口，洋布的销路日广，这洋布是洋纱织成，或开片纱厂，定然获利。”

仲勋道：“纱厂开在哪里好？”子晋道：“上海是个通商口岸，百货囤积，信息通灵，所以商务最为兴旺。纱厂若在上海开设，洋纱有洋庄销路，生意必大，利息必丰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姓毛名厚卿，向来在上海做洋纱生意的，人极精明，我明日去汇五万银子到上海，你就去约会厚卿，买块地基，起造厂屋，在城内亦择个相当的地方，或租所屋，或购块地，预备一个住宅，俟纱厂落成，开工生理，我们就移家上海去。”

翁婿二人计议定了，仲勋回房对妻子说明此事，遂收拾起行李，准备动身。明日清晨，带了个家人，别了丈人妻子，下船往上海来。到得上海，自有招商客寓，在码头上接客，替他行李搬到客栈中住下来，且慢去会厚卿，先就在上海游玩几日。

这上海是繁华去处，为中国商埠第一，即在五洲亦是有名。那租界地方，街道广阔，店铺整齐，车水马龙，往来如织。两面的房屋，都是画栋雕梁，辉煌金碧；还有那重楼复阁，高矗青云。到了晚上，那电气灯、自来火，星罗棋布，照耀得彻夜通明，光辉如同白昼，真是火树银花，城开不夜。

又有那梨园子弟，教坊名花，吹竹弹丝，到处笙歌不绝，说不尽夷场风景，描不尽海上繁华。莫怪那少年子弟，到此俱要流连忘返，这都是风俗奢靡，处处使人销魂荡魄，所以人到了上海，便是走进了极乐世界，不思故乡了。

这仲勋虽不是初次到申，但他从前经过，是境迫饥寒，急于寻找个安身之地；这回出来，不比从前，虽然有些正事，不敢十分放浪，但如那戏馆、花园及几处有名的地方，也总要去游玩赏鉴一番。

过了几日，方才去拜会厚卿，述知来意。厚卿听得他要来上海购地造屋开纱厂，心中大喜，当夜就请他吃了一台花酒，席上厚卿把购买地皮许多关节，一一叮嘱仲勋，叫他不要上当，仲勋应允。从此以后，厚卿领了一班掮客，领他东去看地，西去赁屋，空闲时节，请他游园、看戏、吃番菜、坐马车

，那花街柳巷，也时常要逛逛，这仲勋就慢慢的放荡出来。他那仆人，是个扬州人，子晋做江都县时雇用的一个小使，如今年近二十左右。他见主人涉足花丛，也未免见猎心喜，偷身出去，到花烟间走走。

他后来欲心渐炽，思量打回野鸡，夜间趁着主人不在栈房，他带了几尊番佛，一人走到胡家宅来。见油头粉脸，络绎在道，巡捕不见的地方，竟是要拉拉扯扯。他是初出茅庐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后来时也晏了，人也稀少，见一个雏妓，随着一个老嫗，掩映电灯之下。仆人在他面前掠过，觉着风鬟雾鬓，翠袖%寒，大有日暮修竹之概，淫心不禁大炽。

听那雏姬唤云：“来噫！来玩玩去。”那仆人一听，乡音入耳，已是关心；更兼那燕语莺声，勾魂摄魄，要走哪里走得过去？一个老嫗过来扯住，说道：“大少，替你做个媒人罢，我们姑娘只得十八岁啰。”

仆人半推半就跟了就走，走进一个巷子，也不晓得什么地方。进得门去，拥进了一个房间。房间虽不甚大，倒也有一床一榻，先开了个烟盘，雏妓替他开烟，两人头对头躺下去吃烟。

仆人偷眼看那雏妓，眉描新月，眼晕秋波，双颊涡深寸许，拿块手帕掩着嘴，问道：“大少，你尊姓？”那仆道：“我姓王。”那个雏妓道：“你叫什么名氏？”他道：“我没得名氏，你叫我小王就是了。”那个雏妓说道：“原来是小王大少。”他问今年多少岁了？小王道：“十九岁。”

旁边老婆子说道：“我们姑娘刚刚十八。十九、十八，是一对好鸳鸯。”说得小王心花怒放。那雏妓道：“啊唷！你不要多讲，小王大少他不要我的。”小王被这雏妓撒娇卖俏，弄得他心痒难熬，吃了几口大烟，就此上床。两个人，一个是极生，一个是荡妇，一夜的翻云覆雨，正不知弄到几时。

明朝日上三竿，小王一觉睡醒，怀中犹搂着粉头。细细对他一看，看得发愕！但见他两鬓已丝，满头搽的是黑发膏；脸上的脂粉褪了，显着鸡皮皱纹；色青面滞，斑痣满面，唇焦齿黑，一副烟鬼形容，两眼赤漫漫的张着，眼梢两滴眼刺，好像汤团。看他年纪，约已四十左右。老去鸠盘荼，看得令人梦魇！亏这小王一夜搂抱，却当他是天仙，哪晓这灯下西施，全是乞灵脂粉！粉骷髅见了白日，自然要现出怪象来。

小王当时从床上跳起，这雏妓惊醒转来，犹装着娇声唤道：“小王，我的心肝。”小王道：“我的妈妈，你不要叫了，我见得你害怕，你比我的娘年纪还要大些，倒说是十八岁？”

说罢，穿衣要走，向身上一摸，袋里的钱都掏空了，问这粉头要讨，粉头道：“乖乖，这几个钱把老娘吃鸦片烟，你去不要忘了我们一夜的恩情，你不时来玩玩罢。”

小王不再多言，往外就跑，出得门来，东张西望，怕有人看见，难以为情。一溜烟跑回寓处来，伺候姑爷，仲勋睡犹未起。

等他起来，服事他洗了脸，吃了早膳，仲勋对他说道：“厂基我已看好，在里黄浦，价亦讲过。今日要成事，住宅城里没有对眼的，也就买块地基，一同与厂屋起造。我写好封家信在此，你先回去对老爷说知，我待事情办妥，也就回来。”

小王答应了，收拾他的铺盖，拿了信，别了姑爷，先回苏州，来见子晋不提。

这里仲勋与厚卿买妥了地基，厂基住基，两处都一日成事，付了价，收回了文契。购地事毕，即日须要兴工起造。上海的工作，泥、水、木作匠归一个作头包办，也由厚卿荐来的，是个宁波工匠，与他谈明了如何布置，如何造法，讲定了价，先付些银子，即便兴工。

那城里的住屋，自然也自包做。这个宁波工头，要想揽下来一起做，不想有个上海本地工头，来抢生意，终日跟着仲勋在烟馆上说长论短，替他开烟，与他会钞，要揽这桩生意，谈起价来，却比宁波匠人便宜，仲勋自然包与他做了。

承揽写好，那作头问道：“这住宅是要风水通利，保得个人口太平。少爷，这上梁竖柱的日子，总要请阴阳先生，选个黄道吉日才好。”仲勋道：“不差，这住宅是要取个八方大利的。但我急于营造，未识年内的宅向如何？”

遂到城内城隍庙来，与一个拣日先生商议，托他选日。那先生道：“贵造宅山向，今年是个小利，后年方得大通，阁下急欲大造，待我来算一算看。”

仲勋道：“托先生就近拣一个日子，只要住下去人口太平就是了。”先生随手取一本《选吉通书》过来，翻了几页，说道：“今日是十月十九，倒是个黄道日子，可惜来不及了。下月初二，也是个周堂，但于营造不甚合宜，有个大将军在方位上。如今我们用个解法，在日中正午上梁，这太阳是诸星之主，取个以君克臣的意思，必然无妨。”仲勋道：“请先生开张日单，好招呼工匠。”先生说：“是了，尊驾现寓何处？开好了，我教小徒送来。”仲勋与他说了栈名，就出城来。

那个阴阳先生，到晚间过足了瘾，点起支洋烛，带起副老光近视的眼镜，铺好张红纸，提起开花秃笔就写。烛光之下，眼晕晕看着张红纸，有些模糊。好在格式写熟，趁笔写下去，谅也不会写错；即便有几个白字，也不妨事的。写好了，看一遍，折叠起来，交与一个徒弟，教明日就送到仲勋寓处。

仲勋一看，却改了个日子，遂对那徒弟道：“这日单差了。”徒弟听了一

惊，半晌不会说话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创基业纱厂开工 值飞灾轮机殒命

却说那阴阳先生差来的徒弟，听仲勋说日单差了，以为自己拿差了，所以一呆。仲勋道：“昨日拣日的时候，好像听你们的先生说是初二上梁，如今为何改了初三？”那徒弟说道：“不差的，我听见是初三，先生你记错了。我们先生最细心，决不会误事。”仲勋再把日单一看，什么天仓、母仓、五合、六合、金匮、禄马、紫薇、太阳诸吉曜，写得淋漓满纸，想道：或者是我一时听错，否则记错也未可知，人家以阴阳选吉为业，决不会弄错的。遂将日单收好，打发那徒弟去了。

徒弟回去，那先生尚未起身，徒弟亦不再提起。那仲勋就将十一月初三上梁，交代工匠。不知这却是阴阳先生的过失，眼花笔秃，两画化成了三画，这初二就误了初三，仲勋也不考订明白，糊里糊涂，就交代了工人。这多是吃鸦片人，懒惰成性，不肯多费周折的缘故。

原来这吴仲勋自从入赘以后，烟瘾渐渐放大，吃烟之道，本就容易上瘾，不容易戒，况上瘾之后，这烟量总是由小放大易，从多减少难。仲勋吃烟是从小就会，父母亡后，虽然迭经患难，烟量有减无增，然那时少吃，是迫于境遇，不是他的心愿，所以一经得志，烟量复增。

他在子晋家中，一事不做，终日在家，无非吃烟消遣，倒变成个转转瘾。然碍着丈人要说话，也还不能十分放纵。及到了上海，便是无拘无束，可以放量的吃。一月之中，除去干事游玩的时候，无非一榻横陈。

这上海地面，无论茶坊酒肆，妓馆公园，无处不可吃烟。那烟馆之中，更是器具精洁，陈饰华美，侍候周到，广膏苏膏，随心所欲。这地方的风俗奢华，那吃烟的烟具，烟室的铺张，自然也跟着风俗一样的奢华。仲勋到了这繁华的世界，入了这烟霞的窟宅，自然这烟要逐渐增加，没有限制了。

当下仲勋安排妥贴，别了厚卿，回转苏州，见了子晋，告诉了一切。子晋道：“这住宅上梁，是桩大事，不可单靠厚卿一人。你可再到上海去监工，照料一切。我年老颓唐，天寒懒于出门。等住宅完工，全家迁移，再往上海。如今是不去，诸事都交你与厚卿二人去办罢。”

仲勋答应了，到二十八九，重复来到上海，至十一月初三，好容易起了个早起，盥漱已毕，用些点膳，赶进城来。一看工人都齐集在那里，主人到了，只等个工头到来。取表一看，已是十二点钟，这工头犹然不到。

仲勋等得性急，问道：“工头莫非不来了？”小工道：“是一定要来，上梁大事，无他不成。”仲勋道：“为何这时候还不见来？”小工道：“工头素来吃两口烟，起不起早起，算来也应该就来了。”谁知左等也不来，右

等也不来，看看日影已经斜西，时计上的短针已指一点钟。仲勋起来，不曾吃得几口烟，自己等得倒有点烟瘾发作，恨道：“这个混帐东西，他误我的大事！”小工道：“他向来不会误事，怎的还不见到来？”

仲勋觉道熬不住瘾发，遂不管上梁不上梁，走到一个就近烟馆里去吃烟。那许多小工，多有吃烟的，见主人去了，工头不来，也就走开去，说道：“管他拣时不拣日？去过足瘾再说，烟瘾发了，哪里还有力气来作工？”

仲勋去不多时，工头踉跄赶来，问道：“主人来过没有？”大家道：“等得不耐烦，去过瘾去了。你今日怎的误事？时辰已经过了。”他道：“我昨晚困得晏，今日起不出早起。起来时候，已经十一点钟，我想时候还早，吃了几筒烟，急然腹中膨胀，要想出恭。我已半个月未曾出恭，这堆恭足足出了有一个时辰，所以来得晏些。如今快去寻主人来。”小工道：“他们去吃烟，我们腹中也饿了，且让我们去吃些点心来。”

不一会主人来了，小工亦都到齐，然而时候已是三点钟。仲勋大怒，劳劳叨叨的骂这工头，工头道：“少爷，工头并不误事，我来的时候，刚听得大自鸣钟敲十二点，少爷自己走开了。如今也不必怨张三怪李四，常言道：‘拣日不拣时。’只要日子好，时辰是无要紧要的。”哪知这初三个日子，却巧不好，是个大败日子。此是阴阳先生误事。仲勋自己也应担得一半错处，却不必去怪这吃鸦片的工头。

后来房子造好，算账时节，仲勋要罚扣他的工钱，工头哪里肯，仲勋道：“你与我讲生意的时节，躺在烟榻上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上梁的时节，却误我的事。如今工钱扣个九折，作个罚头。”工头再三服罪哀求，竟是分文不能短少。

从来吃鸦片人，都看得一钱如命，若说是个穷烟鬼，尤其丝毫不肯吃亏。平日到烟馆上去挑烟，那烟灰里头，多要搀和些枯焦饼屑，但是他吃饱了烟，过足了瘾，在烟铺上谈心，都是天花乱坠，若正正经经托他办事，没有一个不误事的，这也是烟鬼的大概。仲勋也是个烟鬼，贪便宜，算小利，所以会上当。

话休絮烦。上海的住宅起好，子晋翁婿便将家眷搬来上海居住。那里黄浦纱厂也已造成，多有人听说要开纱厂，自然有人来钻谋生意。子晋就托厚卿总理厂中各事，另请一个账房，姓陆名作仁，一个机匠工头，姓杨叫杨贵山，其余厂中职事人员及小工等，均皆约定。子晋汇兑十万银子，托厚卿去购置机器，买办棉花，及一切厂中应用器械。布置妥贴，择吉开张，厂名叫做广兴。

纱厂新开，生意倒也兴旺。仲勋是常川在纱厂中监督，子晋亦不常到来。好在上海行路便当，出得城来，一乘马车，直拖到纱厂门口。

一日，子晋清闲无事，一路出城来，观看了黄浦滩一番风景，徐徐踱到厂中，在账房内问了些厂事，谈些闲话。思量要去看看机器，立起身来，出了账房，各处看了一遍，末后一人走进机房，见大机小机，旋转极速，机声轧轧，震得耳鼓皆响。一包棉花放进机去，自轧自弹，自卷自纺，换过几只机，经过几重阶级，顷刻已变了棉纱。

他看了赞叹道：“果然机器的妙用，要算巧夺天工。”看了一回，再看那些女工，在那里工作，纷纷扰扰，络绎不绝。子晋见几个年轻略有姿色的，坐在一旁休息，却看着别人做，晓得都是女工头脑，遂凑趣与他们闹几句玩话。

那女工见是一个老头儿，年纪六十左右，上七下八的几根老鼠胡须，簇起在嘴边，嘴已瘪了，只留着三两个牙齿，却被鸦片烧得墨黑；鼻孔边鼻烟闻得垢腻堆积，肮脏不堪，鼻梁上带着副眼镜，却是墨晶玳瑁边的；头上西瓜皮帽子，正是油光显显；身上穿的马褂长袍，却是宽袍大袖。从烟铺上起身，不曾整顿衣服，有些歪歪扯扯；钮扣儿上扣扣了下钮；须梳、挑牙杖、多宝串，挂得噜噜苏苏；脚上穿双方头厚底镶鞋；回转身来，一条小辫子歪在肩胛上，口里还衔着支旱烟筒。

女工见是个老鸦片鬼，心里正在好笑，口中轻轻骂道：“老猢猻，死在头上转，再要寻开心，看来鸦片烟倒吃足勒。哼！”

子晋并不听见，信步走到引擎间来，见一个极大机器，运转如风轮，声气震动，像似轰天雷响一般。子晋走得切近，看得出神，一转身，不防衣裳角一飘，被机器卷住，口里叫得“啊呀”一声，却巧机匠工头杨贵山在别室，听得有人啊呀，惊得一跳，晓得不好，有人出岔，连忙奔进来，见东翁已被机器卷上去，慌将机关停止，放下来，一个人已是断（折骨，血肉狼籍，没有一丝声息。

可怜这谢子晋，到纱厂来，本是一团高兴，谁料得他要死，谁晓得他要死得这样惨！性命只在一霎那间。一霎那前，子晋犹然安富尊荣，一霎那后，子晋竟是粉身碎骨，这岂不是他命该如此么？话虽如此，但他自己也有些自作自受。这引擎间，除了工头机匠，等闲没有人敢到，他却不知好歹，闯了入去呆看；这衣裳又是宽巾阔服。烟铺上起来，也不知整束整束，尽他是牵牵扯扯的，这都是他致死的缘因。

杨贵山见东家轧死，捧着尸首，犹在那里叫唤，这总机一停，各种机器，一时俱停。作工的人，大家吃惊，知道出了事，大家赶进引擎室来，见个老东家已轧得歪头曲颈，血肉模糊，看得人人太息，个个嗟吁。杨贵山忙教去请小东家来，有人说道：“适才已与经手先生一同出去的了，但不知到哪里去的

？”账房陆作仁忙差人去寻，一面差人到城里家中报信。

报信的到得子晋家中，见家内的人，也是大惊小怪的，倒加上一吓。不知为了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经商客烟寮述往事 收生婆闺阁话闲情

却说纱厂报信的人，到得子晋家中，却好子晋女儿正要生产，一阵腹痛，痛得在床上乱滚。家中人着忙，要教人出城来寻他们翁婿，又要使人去找稳婆。

正在忙乱的时候，恰巧纱厂报信人进门来，见堂前点得灯烛辉煌，一家大小，忙得像热镬上蚂蚁一般，一个个都带着惊惶之色。

报信的人着实疑心，以为他们已经晓得了子晋轧死的信息，所以如此张惶。正疑惑间，家中的人见厂中有人到来，向他问子晋翁婿现在何处？他问道：“你们家中忙的何事？”家人说道：“姑奶奶要生产，姑爷老爷不在家中，六神无主，快请我们姑爷老爷回来。这生产是个大事，姑奶奶又是头胎，简直不耐痛，要闹坏了身体，我们担当不起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老爷在厂中出了事，今日不能回来了，待我去找你们姑爷去。”家人问老爷有什么事不能回来？那人道：“事情不大不小，你们姑爷回来，就晓得。如今不要去对姑奶奶说，恐怕要惊坏了他。”说罢，即出门来。

家人摸不着头脑，也不敢去惊动姑娘，只是心中怀着鬼胎。再说那报信的人，回转纱厂，见厂中已几次叫人出去寻仲勋不见，他们向来所到的地方，所走的堂子书寓，都已寻遍，却没有踪迹。

原来仲勋和经手先生他们出得纱厂，信步走到南市一个烟间里，开了两只灯，躺下去吃烟谈心。厚卿问道：“仲兄，你这烟几时吃上的？”仲勋道：“我十四岁吃上的。”厚卿道：“若未发身的人，吃上了烟，永远不会发身，一个人像干姜瘪枣，不能娶亲生子，这叫做烟癆，在女子亦然，年轻妇人，吃烟吃得太多，他那月经就不会行了。不瞒仲兄说，贱内也喜欢吃烟，所以到今不能生育。这鸦片坏处多好处少。”

仲勋道：“这也不能一例而论，像我们内人也吃烟的，如今却怀了胎，已是十月满足，快要生了。”厚卿道：“恭喜你，要添个令郎了。但我闻得父母吃烟，生下来的小儿，在月内必须喷烟，不然癯发，是不能成人长大的。”仲勋道：“有这样事？我倒没有听说过，将来倒要留心。”

厚卿道：“这烟也甚奇怪，不吃烟的人，吃几筒烟，可以助兴，吃上了烟，连那房事都不高兴，简直想不到去干那事了。然而妇人却不然，烟瘾越过得足，行房越是有兴，倒像是不可一日无此君的。”仲勋道：“男人吃了黑饭，就不想吃白饭；女人吃了乌烟，再要想吃白烟，这也是一般普通的性质。”

两人说得高兴，旁边走过一个卖水果的，提着只篮，说道：“两位先生，可要作成我的梨？我的梨是真野儿梨，吃勒口里满口消泮的。”仲勋对他一看，那卖梨的拿起两只梨问道：“阿要扞？”仲勋道：“几个钱？”他道：“便宜的，一角洋钱两只。”仲勋道：“一角洋钱四只。”卖梨的道：“先生不在乎此，挑挑我们穷人。”仲勋道：“不要。”卖梨的道：“啊呀，大才不必小用，一角洋钱，那里勿用得？阿要便宜一点，两角洋钱五只罢。”仲勋道：“六只。”卖梨的道：“五只，拣大些罢，先生不必计较，那一只算是让做小生意的吃鸦片烟。”仲勋道：“你扞两只起来，你的手不干净罢，十个指头统是墨黑的。”卖梨的道：“我揩干净就是了。”仲勋道：“你的衣服，也很齜齜，你看乌油光起，倒像是油漆的。一只开花帽子罩在眉心上，你的头几时不剃了？也像带着国孝，足有一百日不曾剃头，头发养得论寸长，你这人鸦片吃得很糟！”卖梨的道：“先生，吃了鸦片，就不爱修饰了。”两只梨扞好，拿了两角钱就走。厚卿道：“他们做小生意，又要吃饭，又要吃鸦片，哪里再顾得到衣着？你看上海地面，做小生意的，哪个不是烟鬼？连那拉东洋车的，拉下了钱，还要到烟馆上去吃几筒过瘾。过瘾过不足，拉得三两步，便汗雨淋漓，人家不晓得，倒说他吃力。”仲勋道：“没钱的吃鸦片，真苦恼，要是没有钱时，烟瘾发起来，他便怎样？”厚卿道：“也只好吞些土皮，权且过瘾。但他们有了钱，就不顾什么的尽吃了。”仲勋道：“这吃鸦片人，要算上海是最多了。”厚卿道：“天下都是一样的，我前年到陕西去，见那里吃烟的人更多，这罌粟就在田里种的，西土就是出在那里。当地价钱，卖得很贱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吃。大路之上，多有人家卖鸦片烟，但他那里烟馆与此处不同，莫说烟馆的装潢，不像上海的华丽，就是式样也都别调。在路旁壁上，开个小小方洞，上写着内有烟吃，这就算是烟馆。”仲勋问道：“哪吃烟的人怎样呢？”厚卿道：“有那行路的人，走得力乏，要想吃筒烟借力，拿几文铜钱，塞进洞里去，就有人收了你的钱，拿烟枪在洞里塞出来，凑上去就呼呼了几口就走，这灯枪都放在洞口，装好烟等着生意来的。筒数多少，看你的钱数去的。”

仲勋道：“这到奇怪。”厚卿道：“还有奇怪的事，真要算吃鸦片的下流。记那年在陕西道中，一日，在一个驿站动身，黎明即起，乘着轿子上路趲行。行至巳牌时候，行入了万山之中，但见树木阴森，乱山重叠，仓皇四顾，莫说没有散处的村落，连人影都不见一个。心内着忙，我想往日此时，应该要打尖了。若像这个地方，哪里可寻得个打尖处？要是一日在这山岭中行，腹中饥饿，还可吃得干粮，只是没有吃烟处，烟瘾发作起来，怕不要从轿子里面跌出

来。

心内正是踌躇，烟瘾也有些发作，忽然转过了一个山坡，轿子也就停了下来。我觉得诧异，问轿夫道：“为什么在这山岗里面歇下来？”轿夫道：“打尖。”我道：“哪处有人家可以打尖？”轿夫道：“人家是没有，老爷就在此用些干粮，我们还要过瘾。”我想这又奇了，这山麓中，哪里去过瘾？轿夫过来，在轿子里面取出一副烟具来。那烟具真要好笑，一支毛竹的烟枪，装个极粗恶的烟斗，烟痕堆积，也看不出是铜的、瓦的、窑货的，一盏碗窑的烟灯，有个嘴可以放油，那灯罩倒出色，不是玻璃的，是用鸭蛋壳做的。烟具放在地下，就藉乱草做个烟榻，在山坳中背风的地方，人就着地躺下去开灯吃烟。

我看着好笑，然而自己烟瘾也发了。要过瘾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，只好拿副烟具，也学着他们，拣个山坳深处僻静无风的地方，把坐褥垫了，着地过瘾。谁知我的烟瘾未曾过足，后面来的行旅，都到这地歇了下来，吃烟的都是一般藉草而卧，不吃烟的就吃些干粮。这个荒山之中，顷刻倒有了市面了。”仲勋道：“要是在那个地方开个烟馆，是必定好生意。”厚卿笑道：“除了日中，便无人影，独自一家在那里开烟铺，难道做鬼市不成？”

两人说了一回，会了烟钞，回厂中来。半路上遇见厂中寻找的人，气急败坏的说道：“你们在哪里？厂中的人几十起在外面寻你们不着，把个上海租界，都要寻得翻转来了。如今快回去，谢先生在机器间被机器轧死了。”

两人吓极，一口气奔回厂中，见子晋轧得断头折颈，背曲腰弯，那皮肉筋骨都轧在一堆。仲勋叫了几声，哭了一场，机匠告诉了他的缘故，大家劝了他一番。

正要料理办子晋的身后事，忽然一个人来说道：“姑爷不好了，姑奶奶产生不下来，如今性命危急，请姑爷快回去！”仲勋吓得像木人儿一般，那毛厚卿道：“仲兄，不要着急，请放定了心好干事。子晋先生已死，谅也不得复生，现在料理活人要紧。这子晋先生的后事，兄弟代劳，老兄请暂回去看产妇。”

仲勋听了这话，觉道不差，遂将此间丧事一切拜托了毛厚卿，自己跑回家来。到得房里，见婢女、仆妇、收生稳婆拥得一房，产妇倒还安静。仲勋便问收生婆道：“如今快要生下来么？”

收生婆道：“少老爷放心，瓜熟蒂落，到了时辰，总是要生下来的。如今时尚未到，少奶奶自是头生，不晓得什么，肚里一痛，就在床上滚，这却不可。妇人生产，是天造地设的公例，不用慌张。儿在母胎，是头在上脚在下，生下来的时候，却要头朝下，这才顺适。产母腹痛，是儿在腹中回身，最忌产母

弯腰屈身，使儿在母腹不能回身，胞胎一破，儿生下来，若脚先出，那两只手就如树枝般杈枒，最易坏事。只要忍痛安眠，自然无事了。产母房中，切忌人家惊惶，使产母闻了害怕。但凡坏事的产妇，都是犯了忌门，方才有意外之事。你看那私生子，闻得有哪一家出事的么？如今少奶奶胞浆水尚未下，且宜安眠。”

仲勋听稳婆的话，似乎有理。等了两三个时辰，忽然产妇又是一阵撑痛，痛得冷汗一身，把仲勋吓得目定口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三 编

第十八回 望添丁偏歌弄瓦 赋悼亡哀志鼓盆

却说仲勋见他妻子一阵撑痛，痛得艰苦异常，仲勋没有见过这样事，所以吓得心头小鹿，怦怦乱撞。稳婆一见，知道时辰已到，儿要脱离母胎，遂唤婢女速倒盞参汤来，教产母吃了，一面安慰产母，教他不要心慌，耐着再痛一阵，小儿便生下来。又道：“姑奶奶体弱，拼着一床被褥就在床上收生，不必定要临盆，上床下床，诸多不便。产母忽然又是一阵撑痛，稳婆招呼仲勋出房，教他到天（厅）前灶前，拈香祈祷。

仲勋担着惊出到厅前叩头，刚在厅前拜过，立起来要往灶下去，听里面一阵闹动，老妈子出来报道：“恭喜姑老爷，添了一位千金。”

仲勋急忙赶到里面，在房门外听得儿啼，走进房去，见收生婆在那里包扎初生的小儿，包扎好了，安置床上产母脚后，回头对着仲勋道：“少老爷恭喜你，添了一位千金。常言道：‘先开花，后结子。’这个千金，要算添丁的预兆。”

仲勋问道：“产母如何？”稳婆道：“无事，还要算得是快生快养，少老爷放心，你们只要好好的服事着他，让他靠在那里，不要使他困下去，困了下去，恶露出不清，要生别样病的。多烧些苦草汤给他吃，三朝洗儿，再来讨喜酒吃。”

仲勋道：“好，我这里待等三朝，再一起开销你罢。”那稳婆去了，家中落乱纷纷，一夜不能安眠。仲勋关照家人道：“今日老爷到厂中看机器，不留心为机器轧死，你们权且不要声张，怕是产母听见，要惊坏了，那是了不得。”家人也知道这事不能对产母说知，父女关乎天性，知道了那有不苦的道理？

仲勋安排好了家事，遂出城来到厂中，见子晋的后事却都办得舒齐，遂安排将子晋来盛殓。仲勋承继子晋的家产，自然要替子晋穿孝。子晋灵柩就停在厂中，停工三日，俟丧务稍稍就绪，再行开张生理。

至于日后子晋择吉开丧，择地安葬，都是应办的事，书中也不必细表。只

这三朝盛殓，仲勋已忙个不了，几乎没有了吃烟的工夫。三朝已过，仲勋急欲回家看视产母，家中新生小儿的汤饼筵，也只好草草敷衍。

家人窃窃私议，都道：“老爷不死，生了外孙女，必然欢喜，怎的一个死一个生，只隔几个时辰？”又道：“这热血冲丧，是不吉利的。”产母睡在床上，见着众人交头接耳，有些疑心，唤个使女，教他来装烟，呼了几口，问道：“昨日老爷姑老爷何以不回家来？”使女无言回答，支吾半晌。正要撞破的时候，却好仲勋回得家来，身上的孝服因为要瞒着妻子，都在厂中更换过。

进房来一看，见产母平安，在那里吃烟，心里一定。他妻子问道：“你昨日住在那里？父亲何以不见？”仲勋道：“他听见家中生产，心里怕烦，暂且在厂中住几时回来。我昨日在厂中陪他的，如今他在厂中请酒，教我回来看你。”说话之间，听得小儿哭个不住，仲勋问道：“小儿哺乳未曾？”一个乳母道：“初生小儿，大概总是三朝开乳，你们这千金，为什么只管哭？乳多不要哺，哭得声气也要哑了。不知这小儿可有什么疾病？”

仲勋道：“新生的小儿，谅无什么疾病。我倒听得人家说过，父母吃烟，生下来的小儿，也会有瘾，教做胎里瘾。莫不是他烟瘾发了，要吃烟么？”他妻子听了好笑，说道：“倒有这事，小娃娃才出母胎，乳尚不会哺，倒怎的教他吃鸦片？”仲勋道：“你吃了就喷他一口试试。”

他妻子不信，就呼上口烟，轻轻向小娃子一喷，觉着烟气到了小嘴，也微微的似乎会吸，哭声顿时停了。大家看着，笑个不了。他娘再喷了两口，说道：“生出来就要吃鸦片，将来成个鸦片烟精，把他怎样安置？”仲勋道：“不妨，我打听人家说，在百日之后，慢慢减少，可以戒得断的。”那乳母道：“这吃烟的根，是出世就有，恐怕将来一吃就会上瘾。我看这种小娃子的皮肉骨血里面，都含有鸦片烟的质料。这小娃子竟是鸦片烟做成的。”大家笑了一会，从此这小娃子，每日必须喷烟，直待百日后戒断不提。

再说这子晋的死信，不能长久的瞒着他女儿，俟他体气稍充，只好对他说明。他听说父亲已死，心中十分悲伤，又听说在机器上轧死，死的日子，就是他生产的一日，三朝成服，自己不能亲视含殓，更是异常哀苦，哭得他有气无声。

大家劝了一会，这子晋女儿，本来体气怯弱，兼是新产，再加个悲哀，又受了些风寒，就会生起病来，头眩身热，腹泻不止，这泄泻是吃烟人的忌门，后来请医服药，泻是止了，只是把风寒都关在里面，渐渐的变成痲瘵，就叫个产母痲，不到一年，也就死了。殓殮丧葬等事，到又要教这仲勋忙了几时。

两回丧事已毕，仲勋只剩得孤单独自，倒遗下一个血泡大的女儿，心中未

免愁闷，就请鸦片烟为销愁之物。厂中事务，多托经手照料，自己一丝一毫不管。本来他也不会得什么。要说这经手毛厚卿，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但东家不会用他，他就要用起东家来，借着纱厂名头，在外招摇。

初时这仲勋常到厂中来问信，后来烟瘾越吃越大，精神越弄越懒，简直不到厂来，厂事全凭毛厚卿主张。这毛厚卿看他好欺，遂患通账房陆作仁，通同作弊，终日无非混迹烟花。

厚卿的家小，姓柳氏，本是烟花贱质，与这毛厚卿姘识，就住在上海地方。老去徐娘，却爱少年装束，年纪三十七八，还常要与少女争风。每日起身必在十二点钟，梳头洗脸，非三点钟功夫不办。头梳得也时，衣裳着得也俏，淡妆浓抹，总称他的高兴。

装束整齐，过得瘾足，带着个娘姨出去坐马车，兜圈子，出风头。香旎广陌之中，日落黄昏之候，轻车疾驰而过，那钗光黛影，闪烁得人两眼都明。车过处余香袅袅，倩影犹印人脑筋中。

上海地方，多有那少年浪子，当他是谁家闺秀，追踪蹑迹的跟去，想吃天鹅肉，他却是开门揖盗，还你个来者不拒，这叫做膀子吊。厚卿在外，每日酒地花天，他在家中，也从不会孤眠独宿，把厚卿阴谋暗算赚回来的钱，他就拿来贴汉。所以那班相好，虽然觉得他年老，然而看着铜钱面上，把这牛鬼蛇神的烟鬼，也只好当他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看待了。

常言道：“欢场易散，乐事不常。”这广兴纱厂自开设以来，倏忽三年，主人沉迷烟榻，终年不到厂中；经手毛厚卿，又是好烟、好酒、好色、好财，把生意却丢在脑后。那厂中一班职事人等，见东家废弛，经手又放弃职务，大家也就懒惰，不是嫖，便是赌，不是闹酒，便是吃烟，一个个全没有精神在生意上用功夫，所以这纱厂连年短折，更兼那经手账房，朋比为奸的算计，其中亏空也就不少。

厚卿见纱厂历年亏耗，转运不灵，晓得就要倒闭，他就昧着良心，到庄上去汇了几万现银，挟资而逃。等到账房晓得，也学了他的样子，卷了厂中所存现款，再往庄家付上几千，逃往他方躲避。

后来庄家得了信，都来找这仲勋，仲勋横在烟铺上，逍遥自在，却一些儿不晓得什么。问他厂中的事，他都是糊里糊涂。倒是庄家告诉了他的大概，教他到厂中去查，方知经手账房，都挟资而去，不知逃往何方。

此信传扬出去，债主都逼紧来，有人将他厂中所存一盘，应得短少十余万，再将他产业查抄，统计共作抵外，尚少得五六万。这纱厂顿时就被债家挤倒，人也押进巡捕房里去。仲勋要把经手账房二人提到，方肯了结，公堂便差包探去拿这毛厚卿、陆作仁。包探说二人在逃，不在上海地面，只好行文各县追

捕。

毛厚卿向有家室住在上海，且往他家去查问一番。谳员即命他速去办事。这包探寻到毛厚卿家，原来这柳氏，不愿跟着毛厚卿东奔西逃，就留在上海，也晓得厚卿失势，无所倚赖，思量另寻别路，重做人家。又猜到捕房必有人来盘问于他，所以预先打算好了。

这日包探前去，他却坐在家中，包探看他头发蓬松，衣裳垢敝，面黄肌瘦，齿黑唇焦，膏沐不施，越显得姬姜憔悴。包探晓得他尚未过瘾，所以不曾装扮出来，便向他问毛厚卿的消息。他回道：“不知。”包探说：“他是你的丈夫，怎说不知？”他道：“我与他不过姘头，一月前已拆开了。他走他的山东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管他到哪里去？我如今孤单独自，谁肯养我，谁便是我的丈夫。”

包探冷笑一声，来自言自语道：“你这荡妇，谁养得活你？毛厚卿已被你弄得半爿焦。”遂到捕房来销差，说毛厚卿并无下落。这仲勋押在捕房里面，别的都可，只是不能吃烟，便已制其死命，所以只好央人说情，自愿了结。债家也晓得他是无用之辈，受了人家欺骗，所以也不十分追紧，便请个公证人，将他所有的死产活产，尽行瓜分了结。

这仲勋变作了无家无室，也没有一些产业堪以糊口，于是上海不能立足，遂想到山西去寻姊夫。但不知可能到得山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访亲耗客舍谈心 乏川资穷途落魄

却说仲勋自破产偿债后，家资罄尽，贫无立锥，思量到山西去找他姊姊、姊丈。但自姊姊嫁后，一瞬十余年，父母之丧送了信去，他那里却巧由京迁移回乡。姊丈在京时还有信来往，自到山西去了，一向不曾通过信音，如今不知可好。

落魄投亲，多遭白眼，然亦无可奈何。从前父母双亡，阿兄屈死，弄得荡产倾家的时候，便欲到那里去，都因路隔关山，长途非易，所以不曾前往。如今境迫饥寒，贫困不能自立，舍了此处，更无别处可寻糊口，也只好耐着风霜，去走一遭。

但由上海到山西去，路费也就不支；况且还有个女儿，年方三岁，虽然不要哺乳，带了他去，这路上许多不便；不带他走，这上海又举目无亲，寄养他在哪里是好？若送他到育（婴）堂去，心中又觉不忍。左思右想，没有计较。

过了几时，境况越加不佳，所住的屋宇，人家也来催，没奈何就将女儿押了出去，押在一个堂子里，言明洋伍拾元，十年回赎，过期不赎，就算绝卖。仲勋拿了伍拾块钱，再将自己衣裳器用等物，拍卖典质，拼当得百金，遂动身到山西来。

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到了太原。因为不晓得张子诚的住宅在何处，只好先住客栈，再慢慢的找寻。原来仲勋当他姊姊嫁时，他年纪尚小，不曾晓得张子诚的家世。这张质夫又久住在京，所以于山西的事情，仲勋是一些儿不晓。

住下来一住两月，音信毫无，偌大个太原城，却没有一人认得张子诚。仲勋心下十分焦急，本拟到此即可相见，谁知两月尚无觅处，资斧将断，困在烟铺上愁思。

客店中忽然来了一位老者，大家都叫他百晓，是一个游荡的汉子。终年终世，没有一些事做，东家歇一宿，西家过一天，专一探听新闻，谈论古事。他自己夸张，世上的事，没有件不晓得。有人闲着无事，就与他谈谈，只要请他吃几筒鸦片，吃得高兴，他便东说阳山西说海的说个不了。

仲勋听说他是百晓，想来这张子诚家他总会晓得，就过来与他招呼，请他吃鸦片。他也不推辞，困下去呼呼呼就是三筒。仲勋道：“老伯你晓得这里有个张质夫的儿子张子诚么？”他道：“张质夫不是在京中做银号里生意的么？”仲勋道：“是的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你要早问我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张质夫他是死在京中的。”仲勋问道：“他是病死的么？”

那老者说道：“不是，是气死的。当初他在京中，替儿子娶了个媳妇，这媳妇是吃鸦片的，娶过门来，无几时把他儿子也带上了瘾。张质夫有个古怪脾气，最恨的是吃鸦片，风闻他儿媳喜欢吃鸦片，遂教他妈妈到媳妇房里，窥探真假。

“他妻子走到媳妇房里，恰巧他儿子和媳妇双双的睡在那里，你呼我吸，吃得有兴的时候。这妈妈是疼儿子的，见儿子也喜欢吃，遂不好启齿去说媳妇，只对他们说得几句，说道：‘你们吃烟要掩蔽些，把你们老头子晓得了，恐怕要吵闹出来。’对那老头子说道：‘没有这事，想是外面的人谣言，或者是下人们搬嘴。我听得媳妇家里的人说，他们姑娘素来有个肝气撑的病症，这鸦片可以平肝，所以不时吃几筒，但没有瘾。这肝气病要发，近者一月两月，远者一年半载，病是不常发，烟也不常吃，谅来不会有瘾。外人不晓得，遂把他当做吃烟，也是有的。’

“张质夫道：‘能不上瘾，自然是好。我恐吃鸦片的人，没有真话说，推三推四，只说无瘾，其实瘾已吃得极大。背地开灯私吃，若有人撞破了，总说是有病，把疾病当做吃鸦片的护身牌。你须紧紧防着他们，不要被他们瞒过。无论男女，一个人吃了烟，百般都不在他心上，哪还算个人么？’妈妈道：‘晓得了。’后来张子诚的鸦片瘾吃得大了，脸上也有了烟色。

“兄台，你晓得么？这吃鸦片人，人家一看就看出的，因为脸上挂着招牌

，任你是精壮力健的人，唇红齿白，只要吃上了烟，那皮色总是透青，唇也不红，齿也不白，都被这鸦片烧黑了。子诚的妻子，是个女流之辈，每日起来，搽脂抹粉，那脸上的烟色，还可遮得过去；子诚是个男子，不搽粉，不涂脂，这脸上的招牌，怎样可以掩饰？他父亲见了，把他痛骂了一顿，教他戒断。子诚不敢违拗，买些戒烟药品，对着他父亲，装作戒烟的样子，其实背后仍旧偷吃，哪里会戒？烟瘾反增大了。

“质夫教他妻子常常到儿子房中，看住儿子媳妇，不许他们吃烟。谁知那妈妈倒被儿子媳妇做圈做套的劝着，自己倒也喜欢吃两筒。在老头子面前，只说儿子媳妇都已不吃，烟戒断了，其实婆媳母子三人，串做一路，只瞒着老头儿。那时适逢学台岁考，子诚是个秀才，他父亲叫他去应试，子诚遵命去了。到了临场日期，子诚收拾考具进场。

“题目出来，咿咿喔喔，闹了半天，卷子上面一字没有，这鸦片烟瘾倒发了，烟虫在他腹中骨碌碌乱转，扰得他文思都抛向九霄云外。学院场中是不能吃鸦片的，烟具不能带进场去，你想哪里可以过瘾？他却预先安排好的一副奇怪的烟具，别人多看不出来。他到烟瘾发作的时候，身边取出一枝烟枪来，这烟枪是西洋外国的货色，是用橡皮做的，装着一个小小烟斗，用不着时，卷而怀之，谁也不会晓得。他在场前预先买端整的，到那时取出来放在号板上，再取出烟杆烟盒起来，这许多小巧物事，容易藏的，只有那烟灯，却是他自出心裁，奇巧无比。他进场的时候，带上几段洋烛，几个鸡蛋。鸡蛋吃了，把蛋壳*成一个灯罩，拿洋烛点好，就把鸡蛋壳的灯罩罩上，泡着鸦片，装好了，便坐在那里过瘾。满场的秀才，都看得发笑。

“恰巧学台听见，教个巡捕来一看，他的瘾尚未过足，这烟具早被巡捕拿去，禀知学台。学台大人火怒，叫上去训饬一番，要革他的功名，是学老师上去替他求情，方才把他打了几十下手心，发学申饬，不准他考，就赶出了考场。

“这个信息，传到他老子耳朵里，把他老子气个半死，怪他母亲不好，娇养儿子，帮着儿子说谎。那老妈妈说道：‘他既已吃上，怎好硬要他戒？自己儿子娇生惯养，身体又是孤弱，戒烟不要戒出病来？像我们这样人家，吃烟也吃不穷。人家有了家私，恐怕儿子出去荒唐，教他吃鸦片，把他身体束缚住了，就可保得住家私，这吃鸦片可算得教子弟守家私的第一个妙法。你却这样糊涂，不管儿子能戒不能戒，硬要教他把烟戒断，戒出病来，怎样得了？’张质夫道：‘他如今吃了烟，把个秀才几乎革掉，被学台打了一顿手心，发学申饬，赶出场来不准考，这样羞辱，还可见人？’

“他妈妈道：‘秀才值得什么？有什么好？又有什么用？饿不能当饭吃，冷不能当衣穿，有什么可惜？那学台也太糊涂，秀才是秀才，吃烟是吃烟，只要文章做得好，也就是了，管人家吃烟不吃烟？吃鸦片的人，难道就没有文才？这文才会被鸦片吃掉的么？我只要儿子心上快乐，秀才不稀奇，鸦片总是要吃的。老头子你不要胡闹，逼住儿子戒烟，戒出病来，我不答应你！’老头儿被他妈妈抢白了一番，气得发昏，不多几时，竟会气死了。”

“子诚扶柩还乡，后来那妈妈也死了。子诚服满已后，思量一身只管吃烟，不干一些事业，有些对不住父母，就拿银子去捐个大花样知县。三四年前，已上任去了，如今没有人在家，他家本住在乡间，不在此城里。”

仲勋听了，心中十分忧闷。那老者告诉了一番，自己居功，伸手去拿枝烟杆，掘上一大滴烟，向烟灯上泡发，说道：“兄台，你这烟很好，你看泡发得开，到有五寸长。兄台，你会吃棉条烟没有？我来吃与你看。”他便将烟泡了两回，卷了两回，再泡发得半尺多长，拿起烟枪，将棉条似长的泡开烟，向斗门上滴溜溜一圈，圈着像牛屎一堆，呼呼呼就吸，一口气吸完了。说道：“这烟倒真好，还要赏识一筒，常言道：‘吃白烟亡命而呼’。”吸完了，还要想吃，烟盒里面已经空了。

仲勋也不睬他，他觉没趣，站起来说声叨扰，开眉笑眼，得意洋洋的去了。仲勋一人躺在烟铺上，愁思无计，欲归则资斧已空，且亦无家可归；欲留则房饭金欠得不少，店主人日日追逼，又不会做什么生意可以糊口。无计可思，横着念头不管别的，只管吃烟。

后来被店主人驱逐出门，行李早已典尽，只剩得些铺盖零星物件，不值钱的，也抵不够所欠的房饭金，店主人只好认个晦气。后来逐出客寓，就在外面讨饭，朝村暮郭，乞得些残羹剩饭，权且充饥，只好苟延性命而已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得钱过瘾乞丐穷凶 指东话西店商受辱

却说仲勋穷途落魄，流入乞丐道中，终日在街头沿门托钵，到了夜间，就在人家屋檐底下歇宿。人家吃不了的饭，一碗半碗，要来充饥；讨下来的钱，将去到乞丐烟馆里买鸦片吃。他自己思量，这山西地面，风俗俭朴，不比吴地奢华，讨饭不能过活，做乞丐要到南方去做，于是一路讨饭向江苏来。

论年不论月的走，好容易讨饭讨到了江苏。恰值隆冬时候，彤云密布，大雪飞来，天气十分寒冷。乞丐身上，破衣褴褛，百结悬鹑，怎抵得住那一天风雪？

一日，这乞丐冻僵在茅厕旁边，看看待毙，却好有一人来登坑，走入厕所，见个乞丐睡在那里，倒也不在意。一面出恭，一面看那乞丐，见他头发蓬蓬

，已结成了饼；头上连顶开花帽子都没有；身上一件破棉袄，千孔百洞，老棉絮拖在外边；下身穿着条穷裤，简直连裤裆都没有。

那人以为他冻死了，登完坑，再朝他看，觉着尚有口气，那人看得可怜，身边摸出三五百铜钱，教他去买条旧裤，多下来的买些饭充饥。斯时却值天晴雪霁，那乞丐慢慢的爬起来，拿着铜钱，快快地往市梢头走。走过一片叫花烟馆，停住了步不走，那烟馆里面冲出一股鸦片臭气，他闻了似乎熬不住瘾发，就拿钱去买鸦片烟吃。吃了一顿烟，出到大门外来向太阳。

可巧舍钱与他的那人经过，见了他，问道：“你这乞丐，适才我与你的钱，为什么你不去买裤着？蹬在此何干？”乞丐不响，那人又问他的钱：“究竟在身上不在身上？买一条旧裤还不够么？”乞丐停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用了。”问他怎样用法？他道：“买烟吃了。”

那人探头向门里一望，见一班烟鬼，都是垢面蓬头，横七竖八的躺在乱草铺上吃烟，口中喷出来的烟气臭得难当。遂大骂乞丐：“死囚畜生！你有钱就买烟吃，怪不道要讨饭！”

那乞丐道：“老爷，你不要动气，我不吃烟，也不要做乞丐，吃烟就是做乞丐的根苗。我小时也曾读过书的，什么《神童诗》我都读过。那开卷便是说：‘天子重烟膏，文章不用了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鸦片高！’适才的钱，不瞒你老人家说，实实在在买鸦片吃了。吃饱了烟，这老大西风，穷骨头到还耐得；要是没有烟吃，瘾发了，真熬不住一刻。我方才僵在那茅厕上面，半是冻僵，一半还为着烟瘾呢。老爷你救人只要救得人活，管什么吃烟不吃烟？”

那人大怒，骂道：“死囚！我看你去死不远，不久终成饿鬼。你不是吃的烟，竟是吃的屎！”那烟铺里的烟鬼，听说吃屎，大家不答应这句话，出来要与他为难，那人看势头不好，自己不值得和这些叫花烟鬼扳谈，拔步便走。那些烟鬼，得意扬扬，仍旧向里面去吃烟。

这仲勋后来就有那些叫花烟鬼，荐他做个更夫。那更夫的职守，是巡警打更，终夜不睡，吃鸦片人充当，最为合宜，所以更夫统通都是吃鸦片的。列位不信，可留心看一看，更棚里个更夫，日间困着像只死狗，夜间起来，吃足了烟，再出去巡更，却从不会困失时，这就是更夫吃烟的好处。

闲话休提。再说这给钱与乞丐的人，姓苗名大年，号秀夫，是丹阳县里的秀才。平日以训蒙糊口，终年坐着张冷板凳，觉着毫无生趣，思量出门去阅历几年，或者求得个异路功名。后来有个朋友，荐他到安徽寿州去就馆，他十分得意，拼当家事，即欲启行。

这日去看他一个知己朋友，那朋友姓许名宗濂，号藕舂，家世清华，是丹阳望族，与苗秀夫是个同窗知己。这日秀夫正要去看他，恰巧在路上遇见，两人就到茶肆吃茶。苗秀夫告诉他要到寿州去就馆，他道：“极好，这训蒙本来没有道理，但官场是个势利世界，只重衣衫不重人的，你出客衣服，总须办几件，这方袖马褂是第一件出场行头，你有么？”秀夫道：“我没有，我也知道要置备几件新鲜衣服，但现在盘川够了，却没办衣服的费用，意欲与你相商。”藕舂道：“知己朋友，哪有不帮忙的道理？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送你二十金程仪，明日教下人送到府上，但有一事相托，你到寿州，那寿州斗多带几只回来。”秀夫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老兄的日常用品，小弟哪有不放在心上。”两人闲谈一回，各自归家。

秀夫到了明日，等到日中，不见许藕舂家送钱来，心中着实焦急。忽然想到他是吃烟的，如今尚未翻身，我倒在此呆等，他说了总是要送来的，不曾撒谎。我何不先去置办衣服，如今做是来不及，好在衣庄上各种都有。

吃了饭，拿了洋钱，走到街坊，看见一片衣庄，倒也很大，衣摊上面，立着一个伙计，在那里叫摊，旁边拥着许多乡下人，看的看，买的买。秀夫朝里一看，那伙计们做生意，忙得落乱，柜台里面，地当中立着一个伙计，捧着枝水烟筒，在那里吃水烟。

他便走上去朝他点一点头，说道：“买衣服。”那人对他一相，似睬不睬的把头略为一点，问道：“你要买什么衣服，那边叫摊上去拣，中意就是了。”秀夫道：“我要买好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挂在那里都是好的，你自己看罢。”

秀夫肚里思量：“这个伙计，两只眼睛发直，看是在那里想心思，倒把生意丢在脑后，只管捧着水烟筒吃水烟，人家向他买东西，好像是向他讨债的面孔，岂不诧异？”遂高声说道：“我要买件珠皮方袖的缎子马褂，你家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到别家去。”

那人方才放下烟筒，有阳无气的去拿出半新旧的一件马褂出来。秀夫把标签纸一看，计价十三两五钱，就问道：“是一块洋钱一两么？”那人左顾右盼，心不在焉，听人问他可是一块洋钱一两，他脱口而出的说道：“没有这样贵，真真老陈公膏，从前好挑二两，如今虽然涨价，也挑得一两五六钱。”秀夫道：“我是问你买马褂，不是问你挑鸦片，你的心放在哪里？你是衣庄店的伙计，不是烟馆里的跑堂。怪不道你在那里出神，没有心思做生意，原来你一心想吃鸦片，立在柜台里面，还当是横在烟铺上，你不要是在那里说梦话，你的烟瘾过足没有？你去过足瘾再来做生意。”

店中的人听了，大家发笑。那人好没趣，脸涨通红的忙说道：“我听差的

，我听差的，衣裳是一千个钱一两，先生不要笑话，说差是作得的。”秀夫不与他多言，把衣服翻过来一看，复又翻过去一看，见袖子底下有些齜齜。那伙计说道：“这是灰尘粘在上面，我来扑去了就是。”顺手把那灰尘一扫，那灰尘不曾扫去，手指上的烟积，倒涂了个斑点。秀夫道：“你的指头不干净，想是鸦片烟积。”那伙计道：“不是，方才吃了水烟，不曾揩一揩，不妨事，换件看看就是了。”

秀夫就买了一件对襟方袖的珠皮缎子马褂，又买了几件不新不旧的衣裳，付了价，拿得回去。一算盘费到用完，那藕舫的程仪，倒不送来。

一等两日，没有消息，心中异常焦灼，以为藕舫食言，其实藕舫并非食言，他是个富家郎，哪里想得到寒士的苦处？平日与秀夫最为契合。同学时，切磋琢磨，志气也是不小。后来娶妻成家，渐渐的溺于晏安，复又讨了个妾，吃上了烟，这平生的大志，都被这娇妻美妾销磨尽了。

常言道：“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”天下这等人却也不少。虽然有那良师益友，苦口婆心的规劝，却总是耳边风，纵有时听得入耳，自己要想发愤为雄，都是一般虎头蛇尾。这也有个缘故：大凡家道丰足的人，不愁吃，不愁着，贪着现前快乐，便没有什么大志。藕舫是丰衣足食的人，终日在家，调笑妻妾，吞吐烟霞，哪里还想得到求取功名，希图上进呢？

那日他见秀夫要出门，一口照顾，送他二十金程仪，却是出于至诚，并不是谎言。但他回去，烟铺上一躺，几筒烟一吃，妻妾之间，谈谈家常，说说笑话，把日间的事，忘得影响全无，吃烟人记不得隔夜事，这是一定的。

那秀夫等得发急，只好亲自走到他这里来，一面算是辞行，一面看他的动静，再作道理。藕舫与他见了面，问道：“老哥还未动身么？现在一准几时荣行？”秀夫道：“还没有一定，心里要紧走，却是盘费不舒齐。”藕舫觉道自己忘了将程仪送去，误了秀夫的行期，心中倒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老哥不要动气，兄弟误事，忘了将程仪送过来。”连忙入到里面，取出二十块洋钱，把红纸封好，亲手交与秀夫，说道：“些些薄礼，聊表微忱。”秀夫千辞万谢的受了。藕舫道：“知己朋友，有什么客套？你在此用过夜饭去，省得我到馆子上替你钱行。”遂教家人去买上几件菜蔬回来，留秀夫吃了夜饭。临别，说道：“恕不送行，愿老哥一路顺风，他日得意归来再见。”

秀夫辞别归家，明日即动身向寿州来。到得那里，见过东家，把荐书递过，东家请他把行李搬到署中，暂且派个征收事务，过了年再派好的事务。秀夫就在这寿州衙门里就馆。要知此寿州知州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营金屋刺史启华筵 弄笔头幕宾失馆地

却说寿州知州，原来就是吴仲勋的姊夫，仲勋天涯地角，寻他不着，却不

道在寿州做官。要是当日苗秀夫晓得冻僵乞丐是张子诚的内弟，也就想法带他到寿州，可惜交臂而过，这也是仲勋的晦气，只好终于丹阳的了。

这张子诚捐官到省，初放的是舒城，后来调署这寿州，一路在官场总算敷衍得过。但他年近四十，却没有子息，这中年人望子之心，最为急切，他以为妻子早岁吃烟，不会生育，要想讨个如夫人。

谁晓这太太不答应，说道：“子息是命中注定，迟早有数，你不要着急，人家四五十岁还会生儿子，我尚不满四十，自然是要生的。你不见我日常总吃那宁坤丸、调经种子丸、通经破血丸么？生来得子迟，早了也招不住的。

”子诚道：“你会生育最好，可惜你不会生育，我与你十五六载夫妻，你从来不曾生过一胎。常言道：‘三十无子，四十便要绝望。’你不许我娶妾，难道愿我绝嗣不成？”那太太道：“绝嗣也是你张家的气数，你也不能怪我。

你看哪处地上不会出草？自己无用，到怪人家没有洞！”子诚道：“地上固然没有一处不出草，但也有沙漠地方，不会出草，你不要说得嘴响。譬如种田，若种了块石田，那耕夫总费尽气力，这石田终不会生五谷的。”那太太道：

“你怎知我是石田？我又不是石女，也不是雌雄人，怎说不能生育？”子诚道：“你吃了烟，这天癸不来，那就是石田的证据。”那太太道：“我初嫁你的时节，何尝天癸不通？近来不过不准些，三月两月之间，间或还来。

你自己不争气，若换了别人，早已儿子长得大了，隔几年且可以娶媳妇抱孙子了。这是你无福，不能怪我。”子诚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像什么话？要被外人听了，岂不要闹笑话？你去吃你的鸦片烟，妾我终是要娶的。”那太太道：

“我一定不准，看你敢讨不敢讨！”

夫妻二人争执一回，子诚气不过出来到账房，却巧没有人在此，只剩得苗秀夫一人坐在那里。彼此招呼了，坐着闲谈，子诚约略把方才的事说了几句。秀夫看他气不过，劝他道：“东翁不要动气，夫妻有什么不了？这是东翁不会，大凡妇人家吃软不吃硬，你只要和颜悦色，慢慢的说得他回心转意，自然就可以讨得。”

子诚一想，倒也不差。自此以后，却不与太太斗口，每日跟着太太讨好，把个太太拍马屁拍得圆转如意，渐渐的拿言语来打动他，说道：“养子防老，积谷防荒，无子息的人多被有子息的人欺侮，若有了家私，死后就让他人享用。人家觑着你有财产，都愿意做你的儿子，却都是口是心非，总没有亲生的着肉。我往往见没有儿子的死了，亲族中争嗣争继，官司闹个不了，倒把死者搁在床上，置之不问，岂不可叹！趁我在中年讨个妾，生下一男二女，日后不受人欺侮，妾生的儿子，就是你的儿子，不过借他肚子袋一袋罢了，与你亲生有什么两样？我要娶妾，一半是望生儿，一半也是讨回来，替我服侍你的。”

那太太听他说得凄楚，看他样子可怜，这心便软下来了，答应他，准他讨一个。子诚听见太太答应他讨妾，犹如囚犯遇着了赦一般，欢喜非常，遂出来对苗秀夫商议，说道：“老兄妙策，果真非凡。如今太太已许我讨妾，我欲相烦老兄到扬州去走一遭，全凭法眼，替我选颗明珠，无论南部烟花，小家碧玉，只要有宜男相，便算得如意珠，身价不必限定多少，悉从尊意指挥。”

秀夫见东家托他到扬州去买妾，十分愿意，遂在账房中汇了数千银子到扬州来。一路思量，蕀门圭窠，人才既少，且不易访求，即使买了回去，这闺门之女，谨守绳墨，不会花言巧语，善伺主人意思，便不能得主人欢心。不如到勾栏中去，访求既易，罗致亦复非难。个中人卖俏倚门，本以媚术博人欢笑，若讨一个回去，那旖旎风流的样子，必能博东家宠爱。即使夫人见了，那柔情媚态，也要生怜，嫡庶之间不起争端，东家也就相安无事，日后总怪不到经手人选择不精了。

主意已定，到得扬州，遂直走平康，花天酒地，闹了半月，看中一个妓女名唤小红，年方二九，娇容嫩脸，虽不是闭月羞花，也要算个中翘楚。秀夫花一千八百银子买了，就在扬州略替他办了些妆奁首饰衣服之类，一路携带归寿州，好似范蠡载西子一般。

到得署中，先去见了东家，告诉了他一切。子诚心中欢喜，慰劳一番，然后备乘小轿接进署来。署中幕宾，一个个都来替子诚道贺，大家要赏鉴这位新来的如夫人。

这小红进署，自有仆妇婢女指点，先拜见了老爷太太，然后妆成见客。大家见他脸若桃花，腰如杨柳，眉梢眼角，微含着三分荡意，大家都赞他国色天香，是苏小小、关盼盼一流人物，品头题足，闹了一时，子诚心中十分得意。

只有太太一见，便起醋心，自己一副烟鬼形容，齿黑唇焦，全没有一些妩媚，如今放着个，婷婷的少女，在面前相对，愈形丑陋。然而心上虽然嫉妒，却不好说出口来。

子诚遂命厨房办酒，请一班幕友赴宴，这都是秀夫的功劳，自然要请他坐个首席。大家以次就坐，子诚敬过三杯酒，说声：“各位请宽饮几杯。”自己就入内去了。这班幕宾，各自开怀畅饮，酒筵吃过一半，席面上人数渐渐的稀少起来，单单剩得一个书契师爷在那里独酌。原来那班幕友，都去过瘾去了。

列位，这鸦片勾人上瘾，第一是烟馆，第二就是衙门。那衙中的幕友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不是在外面寻花问柳，便是在衙中吐雾吞云，所以当幕友的大半是个烟鬼。有那不吃烟的，像苗秀夫这等人，初次出门，在衙门中没有事的时候，东奔西走，好觉没趣。衙门中的大概，日间十二点钟以前，没有一

个幕友会起身，夜间十二点钟以后，却没有一个人会困的。

秀夫初到此间，交游尚少，后来渐渐熟识，就常常到人家烟榻上去坐坐，烟铺上去谈谈。有那几个爱朋友的常常装筒烟请他呼呼，他初时犹还自己当心，恐怕弄上了瘾；无奈吃烟的朋友多，这里请他吸一筒，那里请他呼一筒，他一时贪着别人的烟吃了不要会账，不知不觉，就会吃上了瘾。人家见他有瘾，却没有一人肯请他再吃。

这也是吃烟人的一般普通脾气，肯请不吃烟的人吃烟，却不肯请那吃烟的人吃烟，寻常一筒也总要吝嗷的。秀夫有了瘾，没有人再肯请他，只好自己办副烟具开灯自吃，所以如今也去过瘾了。

这书契师爷姓乔名岳，号仰高，天性潇洒，倜傥风流，日常最恨的是吃烟。这日正吃酒得高兴，见大众都去吃烟过瘾，剩他一人独酌，心中十分不快，遂乘着酒兴，回自己寝室，提起笔来，戏仿《陋室铭》作《烟室铭》一则云：

灯不在高，有油则明；斗不在大，过瘾则灵。斯是烟室，惟烟气馨，烟痕黏手黑，灰色透皮青。谈笑有荡子，往来无壮丁。可以供夜话、闭月经。笑搓灰之入妙，怪吹笛而无声。过瘾心头乐，过瘾发涕泪零。烟鬼云：欲罢不能！

做好自己看了一过，笑了一回，遂出到筵前一看，已是酒阑人散。重复回房，独坐无聊，握管伸纸，复又做成《烟鬼谣》数则，以讥诮那些烟鬼。

其一云：

烟鬼起，烟鬼起，烟鬼何时起？红日已斜西。披衣趿屐下床走，蓬头垢面瑟瑟抖，睡起呵欠犹呵呵，此时此际懒开口。两眼赤漫漫，眼刺像汤团，眼光鹞碌四面看，疾忙过去端烟盘。

其二云：

烟鬼出，烟鬼出，烟鬼何时出？白天等到太阳黑。衣衫百折皱痕多，周身斑点鸦片涂，出门惘惘街头走，迎面亲朋避面过。大街转，小巷兜，人前不走走人后。甘蔗长，荸荠圆，两手水果托得满。一头走，一头望，旧货摊，去张张，旧书旧画都不爱，单单赏识一支多年广竹鸦片枪。

其三云：

烟鬼乐，烟鬼乐，烟鬼何时乐？一顿鸦片瘾过足。精神矍铄喜连连，清膏吃过两三钱。云铜灯，紫砂壶，吸完忙把茶来呼。横眠翘足长歌啸，此乐不与外人道。

其四云：

烟鬼笑，烟鬼笑，烟鬼何故笑？膏名福寿真奇妙。吐雾又吞云，馨香扑鼻

闻。一呼一吸兴致豪，谈吐风生议论高。此烟本是神仙吃，无奈世人都不识。我今吃罢鸦片烟，此身如登极乐国。吁嗟乎！人生行乐须及时，不尝此味何其痴！

其五云：

烟鬼穷，烟鬼穷，烟鬼何故穷？烟瘾吃上家财空。头发结成饼，衣衫剩条筋，鞋皮蹋跣没了跟，旧棉胎里宿，乱柴草上蹲。今朝有钱且过瘾，人生三要衣食住，烟鬼生来全不顾。君不见，烟鬼多少苦形容，从前尽是富家翁，吃烟不治生人产，田地房屋一齐吸入斗门中，只剩穷裤御西风！

仰高写到此处，觉得酒涌上来，遂把笔放下，上床和衣而睡。却巧有一个同事在他房前经过，走进来一看，遂将稿子藏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动疑心深宵窥秘戏 寻短见吃醋闹官衙

却说乔仰高睡时，忘将稿子放过，摊在桌上，被同事取去。明日给大家一看，个个心中怨恨，怪他不语语含讥刺，笑骂吃鸦片人。有几个老于世故，和那替乔仰高日常要好的人，都一笑置之，怪他不弄笔头，瞥人短处。同事相处，总宜和好，无端瞥议同袍，不特开罪于人，且亦有伤忠厚。再有那狭量的人，以及平日与他积不相能的，遂拿着稿子去见东家，说他种种不是。子诚见他稿子刺着了自已的病痛，心中也十二分不愿意。隔了几时，就辞了他的馆。

这乔仰高一时乘着酒兴，摇笔弄舌，及至明日醒转来，这事倒已忘了。后来被东家辞了馆地，自己莫明其故，有和他要好的朋友，对他说明，方才晓得一个馆地是弄笔头弄掉的，自己并不懊悔，搬着行李就走。仗着随身本领，哪里不可寻饭吃？这州县衙门中一个书契馆地，本来也不甚爱惜。他出得衙门另寻亲友，别找馆地，这且搁过一旁。

再说张子诚自从讨了如夫人以后，喜新厌故，也是常情，妻妾之间，也常常要争风吃醋。子诚心里纵向着姨太太，然面子上总不敢得罪大太太，要求个安稳，少不得太太面前还要趋奉趋奉，防是河东狮吼起来，要不太平。

一日，子诚在姨太太房中吃烟，太太闯了进来，见两人双双睡着吃烟，不由的心中不气。子诚和姨太太见是太太进来，大家立起，姨太太便走过一旁让太太，那太太道：“你日常说我吃鸦片不会生育，要娶个姨太太生几个儿子。如今姨太太是娶了，儿子不会生，你倒教他吃鸦片，是何缘故？”

子诚说道：“他在此替我开烟，并不是吃烟，你不要错怪了。”那姨太太道：“老爷要我开烟，我就替他开几筒，倒惹得太太疑心，我是勿会吃烟的。”那太太道：“我进来的时节，看见你烟枪含在嘴里，怎说不是吃烟

？”姨太太道：“开好了烟，总要试一试透气不透气，怎好算吃烟？”太太道：“这斗门上的烟，只剩得半筒，还要嘴硬说不曾吃？”

老爷一看，知道说不过去当面要拍太太的马屁，遂把这事推在姨太太身上，说道：“我原说你不能吃烟，太太知道要费话说，你定要香一筒，如今果然要讨太太的骂。”姨太太道：“都是你缠账，扭住了我香一筒，香一筒，如今太太看见，倒都推在我身上来。做了老爷，还要这种样子，真真气数！”

子诚不再多言，立起身来说：“我要外面办公事去，太太你就在此吃几筒罢。”太太也不睬他，看老爷去了，叫个使女说：“那烟具搬我房中去，以后不准老爷在姨太太房里吃烟。”姨太太一肚子的气，发泄不出，只说得声：“也算倒灶，烟吃得半筒，气倒受了一饱。”

停一会儿老爷进来，晓得太太将烟盘取去，不准他在姨太太房中吃烟，遂走到太太处，对太太说道：“你晓得我每日起来即须吃烟，你把烟具取了过来，若是姨太太周番，我住在那里，许多不便。不知你把灯枪交与我，只要我看管好他，不准他吃就是了。”太太道：“不行，你们串做一路，我信不过你们。你要吃时，我好教丫鬓鬓送来你吃。”

老爷道：“起来迟早不定，你又困惯晏朝的，若等你起来再安排我吃烟，不要教我失瘾。”太太道：“这个倒有个法子，这里系个铃，用条铁丝，引到姨太太房里，你要吃烟，只须把铁丝牵动，我闻得铃声，就赶紧教人送过来。”老爷笑道：“要是你睡熟了，便如何？”太太道：“铃就系在我的床上枕头边，也就不妨了。”老爷没法，只好如法施行。

一日，老爷在姨太太房中宿，太太独自一人睡到半夜，闻得铃声响动，惊醒起来，一看天尚未明，丫鬓都未起身，思量老爷怎的起来得这等早？这时候便要吃烟？再听那铃声疾徐中节，叮铃叮铃响个不止，心上好生疑惑！遂披衣起来，悄悄的开了房门，轻手轻脚，走到姨太太这里来。

到房门口，看里面露出灯光，侧耳一听，仿佛尤云一雨之声。向门缝里张去，只见帐子乱动，帐须抖得如一阵急雨一般。

太太看得欲火中烧，一时不可遏抑，却又不好意思声张，心里又气又急，就倚住房门呜呜咽咽哭泣起来。早惊动了里面一对的戏水鸳鸯，问外面是谁？太太也不答应，只管的哭，哭声渐高。

二人非常诧异，只好罢休，就此收兵不战。子诚披衣出来，开门一看，一个太太哭得泪人儿一般，门儿一开，太太倒栽葱的跌进门来。子诚连忙扶起，搀住了他，送他归房去陪伴着他困了，枕边百般的讨好。

那边姨太太一回戏尚未做完，半夜里杀出个程咬金出来，把个老爷从热被窝里抢了去，譬如馋猫口里的鳅，有人去硬挖了他出来，你道他心中恨是不恨

，恼是不恼？可怜他少妇青春，盼得今朝双栖双宿，那一霎衾寒人往，要教他熬这孤眠独宿的况味，真一刻难耐！所以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恼，思量不如一死，免得受这种凄凉之苦。

想到这里，索性起来啼啼哭哭，骂骂咧咧，把头发挂在帐钩上，坐在床沿，两只脚向地板上乱掉，口中只说：“我要寻死！我要上吊！”把丫鬟使女惊醒起来，大家赶进来劝，见他上吊是把头发挂在帐钩上的，口中倒说寻死，大家掩着嘴暗笑。

有人到太太房中去送信，说姨太太上了吊。老爷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抛开太太，再赶到姨太太这里来，见姨太太已有人救了下来，坐在床上哭个不止，遂竭意的前去抚慰。

斯时天已大明，合署的仆妇都已闹醒，大家都来张望这姨太太，忽然一个小丫头奔进房来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太太吞了生烟！”把个子诚吓得三魂出窍，六魄离躯，急问小丫头：“怎样吞烟？吞了多少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太太见老爷撇了他就走，等了半天不来，就把一盒鸦片向嘴里一倒。”子诚再奔过来，看见太太仰眠在床，双眼哭得红肿，面色发青，嘴唇发白，再查看那烟盒，见一盒烟所剩无几，约莫吃了有二两多烟，忙教人去请医生来救治。

太太见了老爷，放声大哭，骂道：“你日常多厌着我似眼中钉，我死了，好让你们快活。我只吃了几口烟，又没有干个歹事，你总说女子吃烟，便算坏品，我如今吃了这一顿，以后永不再吃，省得你憎嫌。我死了，让那不吃烟的，替你当家。我活在世上，也无好处，死得倒干净。”子诚忍气吞声，只说得句：“太太，你不要烦恼。”

不一会儿医生来了，请入里面来看，说道：“不妨，我带有急救误吞生烟的药水在此。”取出来教取开水来冲了，子诚端着来教太太吃。太太不肯吃，经大众劝说，勉强灌了下去。一霎时药性到了，呕吐出来，呕得满地板都是黑水，简直像泼翻了一锅不曾收膏的烟。医生见了，舌头多伸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吞得这样多，不是我来得快，迟一刻那就没有医救了。如今再吃些安眠药水，请太太休息几时。这会受病实深，太太须要养息几日，服几剂调理药。不然，恐烟毒留恋肠腑中，要变别样疾病。”

子诚问道：“我们太太是吃烟的，停会儿过瘾是不碍么？”医生一想，生意来了，说道：“不能，吃了药水，须三四日不可吃鸦片。”子诚道：“这便怎样？”那医生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一种戒烟药，既非药水，也不是寻常丸散，却是一个峨眉山僧人传授秘方，是采名山药草配成的，吃了这药，永远不想吃烟。这药药性和平，功效神奇，已屡试屡验，从不会牵惹别样病痛。真要算戒烟的圣药，比较林文忠公的戒药方，好得百倍。”子诚说

：“你且回去送一服来试试看。”先生答应出去。

子诚过来甜言软语，抚慰一番，然后私下走过姨太太这里来看。姨太太听说太太吞烟，吓得不敢声响，此时倒也安静。子诚再想惹祸之故，原来那铃索本系在姨太太房内，子诚贪过便，移在床柱上去，困在床上，一伸手便掣得到，这烟就可在床上吃，不必起来，这是吃烟人贪懒的缘故。不料翻云覆雨之时，床柱震撼，牵动了铃索，遂惹出祸来，闹得合署不宁，大家传为笑柄。自此也就把铃索换了地方。

再说医生回去，不一时，取了戒烟药来请太太吃，说道：“这药吃下去，并不难过，只要安眠半日，以后就不再想吃烟了。”太太吃了药，果然睡着。子诚教账房送他二十金，医生去了。子诚等太太醒来，两三日之间，果然不想吃烟，却也没有什么病痛，只是人少了些兴致。

子诚心里欢喜，以为是仙丹妙药，自己也想着戒烟，遂去请那医生来，如法服了一剂。以为这戒烟药真个有灵，不知要闹出桩笑话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奉差遣捕盗扰村坊 愁参劾入都思运动

却说子诚见他太太近日不想吃烟，以为那戒烟药果然灵验，自己也就要戒烟，请医生来如法吃了一剂，困了一回，醒转来对着烟膏烟具似乎不十分想吃，遂把那烟膏烟具等教人收拾藏过一旁，免得放在面前，勾惹旧瘾。两三日间，倒也无碍，没有什么变动，只是觉得下元虚。

那一日在二堂上坐衙理事，审过几起案子，将要退堂，忽然奔进一个地保来禀道：“西门外强盗打劫，抢去了一片钱庄。”子诚听了，眉头一皱，立起身来望里就走。满堂吏役不知什么道理，都猜不出他的意思。有的疑心他听见了强盗，就吓了进去，但他是老州县，谅不会这样胆小。

他起身以前，听得他身上哗刺一声，他便立起来向里走，像是惊惶的样子，不知那公座上有什么东西？大家一看，却看不出什么，只是闻着一阵臭气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前面说过，他自戒烟以后，有个下元虚个毛病。这日正要退堂，被地保上来一禀，多坐了一些时候，那股气振不住，肠腑中的秽积，直冲下来破关而出。他把眉头一皱，想要熬一刻，却早已淋漓满裤，所以只得立起身来望里面奔。

衙役听得哗刺一声，就是他黄龙出谷的时候。他奔进去到太太房里，忙将裤子换了，教丫鬟去收滚水一盆进来，洗了屁股，再传通班捕快，教他们速速会同汛地武弁绿营老将，以及巡防保甲，前往捕盗。盗踪去谅不远，追着了重重犒赏。

有他那贴身服事的二爷出来说：“方才老爷坐在堂上，因一时尿急，来

不及出恭，就在堂上出屎，出得满裤裆的屎。”

大家听了，哄堂大笑，说：“老爷出屎，从来没有的，要算天下奇闻，可以上得无双谱。只他好好吃烟，为什么忽然要戒呢？”大家一阵发笑，里面的老爷听见了，老羞成怒，重复出来，把适间禀报的地方，打了五百大板。

地方算晦气，说道：“老爷没有吃鸦片，在公堂上面出屎，总不成是小的害老爷的。”那班值堂的皂隶掩着口笑，暗暗的说道：“老爷出屎，地方不出屎，他就要打到你出屎，你不要不识相，认个晦气下去罢。”老爷见衙役皂隶，一个个掩口葫芦，勃然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要打个满堂红。大家见势头不对，一声吆喝，哄堂而去，把个老爷。在堂上。老爷倒也无法，只好一个人踱了进去。

再说那班马快奉了本官钧谕，齐集了伙计，出城来会同绿营老将、巡防保甲，约有二三十人，呼红喝绿，到那抢劫的地方，高声喊道：“强盗在哪里？强盗在哪里？”那邻右人家听得好笑，说道：“见鬼！强盗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”一个老将说：“这班匪徒，也晓得老爷们的威风，却已闻声远避。但不知向哪一方逃去？去当不远。”

有那口健的人说道：“强盗向西南而去，离此五里之遥，有个古庙终年没有香火，常为匪类潜踪，如今想在那里分赃，你们追上去，可以人赃俱获。”

捕盗的人听了，大家骚乱了一番，说道：“我们赶去！”于是明火执仗，蜂拥的向西南追赶下来。路上，那空枪施放得响声不绝，单刀铁尺，亦舞动有声。约莫追了有三里光景，人影全无。大家有些力乏，远远见有村落，于是都向这乡村上来。到得那里，已是初更以后，乡里人起得早，困得亦早，这时都已困静，只有临路几间茅屋，里面射出灯光。

先一个捕快推门进去，一看是一个乡村小烟馆，烟客尚未散尽，吃烟的人，都是烂毡帽、破棉袄、芦花蒲鞋，有的黄铜灯、毛竹枪，困在那里过瘾；有的潮烟管、破茶壶，坐在那里谈天。烟馆里的老班，手里捧着枝跌断的黄铜水烟筒，坐在那里吃水烟。烟馆里的伙计，手里拿把破扇，蹲在那里煎烟。

那班巡兵捕役陆续的拥进去，把个小小烟铺屋子已经塞满，尚只得进去了一半。进去的人都叫道：“吃鸦片，吃鸦片。”把那些烟鬼吓得呆了。

开烟馆的大胆，问一声：“各位哪里来？”有个人喝道：“你管我们哪里来的，我们到你这里来吃鸦片，你快教那些人让开去！”那老班带笑的说道：“众位爷，我这里屋小烟铺少，烟也无多，各位只好对不住，别处去吃如何？”那烟馆老班身旁站着一个小年轻马快，伸手就是一下腮巴子，骂道

：“老爷们吃烟有钱，你赶我们出去？” 随手又是个左右开弓，打得个老班乱钻。

旁人劝开了，说道：“ 我们都是公差，追赶强盗到此，你不要弄差了。” 那老班道：“ 是，是，是，我说我这里地方小，站亦站不下你们这许多人，请你们分几位到别家去。” 一个保甲问他说：“ 教我们哪里去？” 他说：“ 我们这村上有三片烟馆，请你们把人匀做三起，那就可以了。” 一个老将说道：“ 好，好，那两家领我们去，我们就分做三起。” 老班没法，领了他们到那两家去。

这里先进门的自然据了烟铺，没有躺处的退出去，跟着那老班到别家。那乡村里的烟馆，都差不多情形，这第一片烟馆的烟客，见他们来势凶恶，早都从后门溜了出去。那两片烟馆里的人，见他们入来，也都让开去。这起人就在三片烟铺吃烟。有瘾的过瘾，没有瘾的也欢喜吃两筒消遣消遣。这鸦片烟账总归要记在陈大爷账上去的。没钱的烟落得吃了几筒；那不吃烟的人，齐着十几个，教这烟馆伙计去找了本村总甲来，教他去弄半夜餐来吃。

总甲领了那一班人，排门去敲这家要米，那家要柴，东舍出菜蔬，西舍出酒肴，弄得一村数十家人家，鸡犬不宁。他们把饭煮熟，菜烧好，聚在一处，就在村前打麦场上，狼吞虎餐的吃。吃完之时，天色已明，那三片烟馆里的烟，早已吃光，连那炉子上煎起来的十两烟都吃完了。

天色既明，他们要入城去，由总甲说好说歹，这一起人凑了几吊钱出来，分给三片烟铺。他们去了，这村上人家，没有一个不咒骂，说他们哪里是捉强盗？他们还比强盗狠的多！

只可怜这临路一家烟铺，最是遭殃，捕快们凑出来的钱，是总甲拿去了。那两片烟铺都怪他领道，一齐向他算账。这许多差役兵勇，本来俱是黑心，鸦片吃不了，他们会打成了泡带去。这三片烟铺，一日没有烟卖，那老主顾也只好到别村去吃。第一片烟铺的烟吃去顶多，适逢煎烟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看见，又不敢不供给他们。吃去了烟没有钱，还要赔偿那两家的，统算倒弄掉几十吊钱，简直与遇盗一般。

再说这些捕快绿营巡防，回转去各归自己处所。捕快到得衙门，入去回覆，只说盗已去远，一夜未曾缉获。那被盗的钱庄亦经官踏看过，据报抢去五千余金。那钱庄的东家是本地一个绅士开的，不时进禀来催破案，子诚催比捕快，捕快已几次逾限，比亦比过几次。盗与赃却无从追缉。子诚不得已，悬着赏格，却也没有影响。

一瞬事已隔年，那庄家就进省去，告追上司，把张子诚先行撤任，仍命缉捕，捕到了还可弥补，不破案定要开参。子诚发急，一面托人在上司处打关节

，求宽缓；一面要想托人到京中去走门路。

后来打听得从前乔师爷他现在某王爷府做记室，颇见信，遂思量去投他的门路。其时他已离任，那班幕友都已如鸟兽散，各人另就别处馆地去了，只有那苗秀夫是他信任的人，又是账房，交代尚未算过，所以还跟着他。他就备三千银子一席酒，请他吃了酒，然后说明要托他入都去营干。这秀夫与他平时投契，也是义不容辞，就携了行李，带着三千两银子汇票，辞别登程，一路入都来。

一日阻雨涿鹿客中，连日天不放晴，一个人在旅馆中非常沉闷。客寓后面有一个蒙馆，因到蒙馆中来看看。见一间东倒西坍的旧屋，纵横放着三五张桌子，历乱坐着十几个学生，天地玄黄，赵钱孙李，吱喔吱喔，念得倒也高兴。那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，已算得是高等弟子。还有那说方块头字的，天地君亲师，喊得也响，颈项中的筋，都喊得坟起。

一个先生，约莫四十余近五十岁的光景，几茎花白胡须，头上一顶西瓜皮帽子，带得已是油光透亮。身上大布之衣，脚上穿的是长统转转袜。那上身的马褂袖子，足有一尺二三寸阔，其长过膝。宽袍大袖，真是古道可风！可惜吃鸦片，屋里避风处设着张榻，先生横在那里吃烟，烟具恶劣，那烟灯罩的玻璃，已是两片，一个烟盘是用的考篮盖头。先生在那里吃烟，学生就躲懒不念书。有那伶俐的，口里念书，手里却拿着物事玩弄，眼光不在书上；也有的走下位来惹事招非。

那先生一面吃烟，一面还在那里喊，呼一口烟，含着枪喊道：“念呀！”再呼一口烟，再喊一声：“不念要打了！”学生如不听见。先生断断续续，好不爽利吃那口烟，吃完了，竖起来，拿着烟枪，这个敲几下，那个骂几句，打得学生，哭的哭，笑的笑。

秀夫看着不禁失笑，遂出来到自己卧处，坐一回，天晚了，吃过晚膳，开灯过瘾。忽然出一桩怪事出来，不知什么怪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滞魄幽魂现形惊异类 危言谏论改过望同胞

却说苗秀夫在客寓之中，吃过了晚饭，一个人开灯过瘾。忽然灯光青黯，火焰无光，烟枪亦塞窒，呼吸不通。骇极，不知是何怪异，坐起来，把烟枪用铁签通着，灯光复明，烟枪通好，躺下去再开。开好筒烟要吃，灯焰忽然又黯，枪亦依然塞窒。知必有鬼魅在此播弄，乃默默祝告曰：“倘有幽魂滞魄，亦嗜此味，不妨略尝。我非吝啬的人，何必作此惊怪，以扰行人？”因将装好的那筒烟，向空虚举，说道：“请了，请了。”旋闻筒响飕飕，枪上的烟，居然一口气吸尽。遂复再装，再吸如故。秀夫曰：“既是同好，必是良朋，盍现形共谈以消长夜？乞无销声匿影，使人闷损也。”

于是灯火复放光明，即见对面枕上卧着一人，年纪二十许，面目黧黑，衣裳褴褛，举手作拱揖状，形容足恭，笑曰：“仆姓马，名君妍，燕都人也。幼读书，酷好此嗜，抛荒学业，家君督责甚严，而仆终不改，家君遂抑郁而死。服既除，有亲友数人，力劝予改行，赠金使入都，应童子试。至试期，同伴均早眠，养精蓄锐，冀向文场一战。予独贪烟不寐，逍遥乎烟榻之上，夜深始寝。同伴中夜起，将入场，推予如醉如泥，遂舍予入场。迨予醒而红日半窗，试院门久闭，予不得意，淹留烟肆。同伴均恨予，几不以人类齿予，乃朝呼暮吸，如野马无缰，不可收拾。未几金尽，烟肆主人将予逐出。予被逐后，寄身野寺，为寺僧服役，仅免冻馁，而嗜烟如故，得钱辄买阿芙蓉，无钱吞土皮过瘾。

“一日，予因困顿久，思畅吸一朝，遂伺僧不在寺内，盗僧钱而出，向烟肆吃烟，希图吃个畅快。不料寺僧追至，捉予归，重挞几死。予乘机而逃，乞食北行，途中瘾发，困惫殊甚，卧柳树下，为野狗所食。

“予既死，闻家君在冥曹，为六路司吏总管，予往定省，家君见予，深恶痛绝，闭予于幽室中，烦苦殆不可言。适有父执数人知其事，遂一再向吾父说情，吾父始终不允。现逢冥考，父执又来说项，乃出予于幽室，谓予曰：‘今冥间考取遗才，以补司吏之缺，不肖子其往应考，努力上进，赦尔前过。若再蹉跎，九幽十八狱，汝须历尽，冥法不汝贷也。’予奉命应考，途行经此，闻烟气飞空，不觉喉中奇痒难耐，故此相扰。”

秀夫问考期何日？答曰：“即在今日丑刻入场，明日午刻出场。”秀夫曰：“然则此其时矣。君胡不行？若误了场期，归去必再受苦。”那鬼云：“再求少赐恩膏，便当贾勇前进。”秀夫命其速速过瘾，勿再耽误时刻。鬼曰：“昔张旭草书，愈醉愈妙，仆之吃烟亦然，瘾愈过得足，文章亦愈做得出。”秀夫笑其荒唐。

未几，鸡声喔喔，明星有烂，秀夫曰：“天将晓矣，尔尚流连在此耶？”鬼曰：“予酷嗜此，每吸烟一口，便觉两腋风生，飘飘然如上九霄而登大宝，虽玉皇香案吏，亦不屑为，况考取冥差耶？即使是补作冥王，予亦不愿舍烟而去。”

秀夫闻鬼言大怒，声色俱厉曰：“此物非不可尝，苟文人墨客，浅尝辄止，用以悦性陶情，有何不可？若因此丧产败家，寡廉鲜耻，断不可为！”

鬼曰：“君言差矣，大抵我辈皆应运而生，昔人嗜酒，今人嗜烟，莫之为而为之，皆气运有以使之然也。若再历数百年，不知又有何物可以中人嗜好？使古时有烟，吾知嵇康、阮籍、刘伶、陶潜诸人，必溺烟而不起；杜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当易为《烟中八仙歌》也。且古而有烟，又安知无人云使

某为烟帝，定须封我为瘾乡侯，嗜酒为名士，安得谓嗜烟非名士乎？”

秀夫曰：“嗜己之烟，已非名士；况嗜人之烟，而要得为名士乎？”鬼曰：“毕吏部盗酒，不拘小节，古今称之。我直与毕卓并著，古有酒狂，今即有烟狂。”秀夫大怒，欲饱以老拳，鬼云：“尔不畏烟鬼乎？”秀夫曰：“烟鬼何足畏？攫人之烟而嗜之，技止此耳。”鬼曰：“烟鬼能现诸般恶相。”秀夫曰：“人皆见惯，不足畏怖。”遂烧烟扞欲刺。

鬼大惧，伏地哀告曰：“冥律不比阳律愤愤，凡投考不到者，便捉去下别足狱。此刻试期已误，罚必不免，归去则家君又不相容，叩求长者仁慈，许寄床下，此后吸所不敢望，乞取贵斗中余黏可耳。”秀夫骂曰：“是何物烟鬼，无故缠人？吾誓扑杀此小鬼头！”

正在格斗间，忽帘钩作响，一牛头厉鬼持钢叉而入，大呼曰“尔在此耶？吾奉帝旨搜罗考试不到考者，牵赴市曹行刑。冥王有令：凡患病有事故不到者均免，独吸烟、赌博、宿娼三等人，例所不赦；而吸烟者，受罚尤应加酷。”

烟鬼闻言，若崩厥角，乃谓曰：“牛兄请息怒，此间烟味颇佳，曷不试尝之？”即取盘中铜盒捧献，牛鬼接盒，颜似稍解，揭视盒中，已无余沥，大怒骂曰：“无耻的贼！窃取他人之物以媚人，又欲诳人，可恶已极！予誓擒尔去！”秀夫在旁呼曰：“速擒速擒，勿任其逸去，缠人不休。”

鬼遂手攫取烟塞于口，秀夫力夺而弃之于地，鬼乃伏身于地，就舐如犬，向牛鬼曰：“牛兄试尝此味，胜于尔 / 豆多矣。”牛鬼怒曰：“我虽牛首，而食人食者，汝以我为畜耶？”以叉刺其胫，鬼长号如斩豕。秀夫劝勿毙其命，视之已死，秀夫深怨牛鬼卤莽，杀之太忍。

牛鬼云：“无妨无妨，君毋恐，此贼诈死，而非真死，乃咽喉科所谓斗底风也，嗅以烟灰，当更复活。”试取烟灰嗅之，果复苏，乃令牛鬼牵去。牛鬼觅锁，鬼脱然而逃。

秀夫惊曰：“奈何？奈何？”牛鬼曰：“此贼狡猾，闷不畏死，然闻烟香即止，此处有别个吸烟否？”秀夫曰：“不知，舍后有蒙馆先生者，予知其亦嗜此味。”牛鬼曰：“当在彼处，定不远离，我去擒彼也。君今夜仍宿在此，我来有言相告，于君亦殊有益。”牛鬼遂去。

时天已大明，秀夫欲覘其异，因往舍后视蒙馆。见馆门已开，训蒙先生在那里顿足狂呼。问他何故？蒙师言道：“我昨日买了三两土，要想煎烟，因日间学生多，功课不暇，故夜间起个四更，在此煎烟。煎得将好，正在此收膏，忽然一阵怪风，把烟锅覆掉，烟淋满地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？”

秀夫知其故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拼着丢了这三两烟罢，这覆在地上的烟，拾起来也不能复原，且亦失去真味，不堪再吸。”蒙师问他何故？他道：“我昨夜也被个烟鬼扰了一夜，消费得我数两烟，我一夜未眠，故起得这等早。本欲来关照你，不料那恶鬼已把先生的烟覆翻了。”遂把昨夜的事述了大概，那先生听得咋舌。

秀夫回转客舍，适是日天晴，而路上泥泞尺许，不能上路，遂留此以待夜间牛鬼之至，日间因小睡以俟。夜初更向尽，有风飒然，牛鬼褰帘入，秀夫问曰：“顷间之烟鬼捕获否？”曰：“彼狡甚，予追去时，已覆蒙师之锅而舐其烟，予缚之遂送之冥王处。冥王怒甚，押彼入阿皮地狱去矣。”问：“何谓阿皮地狱？”牛鬼曰：“阿者乌也，皮即土皮之谓，是狱均系烟鬼，故名。”

曰：“是十八狱中之一乎？”牛鬼曰：“否，在十八狱之外，专为烟鬼而设者。狱在阴山之后，广漠之野，其大略与十八狱等，冥王以阳间吃烟之人占多半，故是狱较十八狱为大。”

问：“阴司吃烟之人多乎？”曰：“多，吃烟人死为鬼，亦须吃烟，故多。”

问：“有烟肆乎？”曰：“与阳司等。”

问：“烟具若何？”曰：“皆阳司物，凡吃烟人死，其家剪纸为烟具焚之，此即阴司烟具之所由来。”

问：“阴间亦种罌粟乎？”曰：“阴司寒冷，百卉不生，烟多掠是阳间者。”

问：“烟鬼许投胎乎？”曰：“与他鬼同，凡人间弱种，皆烟鬼投来。”

问：“转世后复须食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是有夙因，哪得不吸？”

问：“世间吸烟者，俱烟鬼转世乎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凡父母吸烟，子孙亦必吸烟，是有夙根，所谓遗传性。世间即此两种人，流传广布，势必胥天下之人，皆变成吃烟而止。”

曰：“然则未来之世界，其为烟鬼世界乎？”曰：“否，上帝见人间吃烟之人日多一日，黄帝子孙，日就堕落，故饬下阴曹，命造阿皮地狱，必坑尽此等烟鬼，不使留一个种子在人间。”

曰：“今天下吃烟者多矣，求一终身不尝此味之人，千百中不获其一。我同胞四万万人中，除偶然吸食而无瘾者外，大都有瘾者，已占全数五分之三，或十分之五，坑之其可尽坑乎？”曰：“上帝原许人悔过，既吸而能戒，便为善良。所坑者，皆吃烟而不肯戒者之人耳。”

曰：“烟可戒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以有戒烟而毙命者？”曰：“是不然，人不食五谷则死，不食烟决无死法。世之戒烟而死者，皆命尽禄绝，数合应死，戒烟适逢其会耳。世人每以此为口实，想戒不敢戒烟，是为怙恶不悛，死后皆当入阿皮地狱。”

曰：“何以有既戒复吃者？意戒烟亦难事乎？”曰：“否，欲戒则立时可戒。世人之既戒复吃者，非烟瘾，乃心瘾耳。烟瘾易戒，心瘾不易戒，故戒烟必死心塌地而后可。譬如戒酒，苟碎杯覆醅，终身不复饮酒，决计无妨。若戒之而辄复尝试之，则数日之后，故态复萌矣。烟之毒甚于酒，世人乃饮鸩而不悟，可悲也。今敬以告君，中国十年后，将行禁烟之令，阴曹已在提议此事矣。”

问：“所议何事？”曰：“无他，议补阳律之漏耳。凡阳世有大更张，阴司于十年前，即已筹画，阳间或有漏网，阴曹决不宽贷也。”

曰：“阴律对于十年后之吃烟人若何？”曰：“遵限戒者，赦免其罪；不遵法令者，逾限当死，死入阿皮地狱。惟有三等人罪重难赦。”

问：“哪三种人？”曰：“官、吏役、开烟肆者。”

问：“何以故？”曰：“官吃烟，玩视民瘼；吏役吃烟，渔肉乡民；开烟肆者，诱人上瘾，故其罪较重。若在戒烟之时，此三等人之罪，尤为显著。君于十年后，必当亲见之。凡公堂悬禁，私室开灯者，皆官也；明奉禁令，暗索漏规者，皆吏役也；溺于厚利，违禁私开者，皆积年开烟肆者也。乡愚无知，以为朝廷禁烟，官长吃烟，是禁烟之令，终属虚文，违禁而私吃，吏役来可以贿免耳。而开烟肆者，复多方欺诈，散布谣言，或以卖膏为名，或以卖戒烟药为名，其实仍为烟肆，入其室而卖烟如故也。于是无知愚民，信禁烟之令之决不能行，而观望不戒，以致于死。皆此三等人之孽也，故冥律最重。此三等人死，必使刀山油镬，历尽诸般痛苦，然后禁錮之于阿皮地狱，永永埋头，不再使有超升之日。君勉之，君固亦嗜此味者，豪杰贵识时，其宜速戒也。君居停夫妇俱有烟癖，而为官又无状，冥王已夺其寿算，昨已俱死，入阿皮地狱矣。君亦无庸入都，再为营干矣，三千金君自用之。”

秀夫闻言，恍然久之。又问：“戒烟有妙法乎？”曰：“人世戒烟药品，皆骗人财帛，其实戒烟无须吃药，只须立志坚定耳。若肠腑留有遗毒，可每晨饮盐汤一盏，即无事。别矣，勉旃！”

牛鬼起身去，倏忽无踪，是光绪二十三年事也。

秀夫信其言，碎灯劈枪，立时即戒。明日束装南旋，挟三千金而归，不再北上矣。

【完】